嘉靖　隆慶　萬歷



# 明相呂調陽

呂龙章著

# 明相吕调阳

吕龙章著

谨以此书

向重建吕相祠献礼!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八日

# 前　言

明王朝从宣宗朱瞻登基开始，阉官弄权，冤案丛生，而且愈演愈烈，直至明室的衰亡。然而就是在如此腐败没落的官场之中，竟然有一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三朝元老。这位元老就是明万历年间的内阁次辅大臣吕调阳。他恃正不偏，不胁肩谄媚，不阿谀奉迎，更不吹牛拍马。一身正气，秉公办事，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而不计私利。廉洁自律，手脚干净，朋党奈何他不得。面对权奸的拉拢，他坚持操守，“固谢不往”。在三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一路标高，只升不降，是官场中的不倒翁。最后获全身而退，善始善终。这在封建官场中是少有的，尤其是在明中叶以后的没落官场中更是罕见，但吕调阳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明，他面对错杂纷纭的政局和互相倾轧的朋党，善于协调处理，善于“弹钢琴”，发挥了“律吕调阳”的作用。

在万历年间，吕调阳与张居正同为内阁辅臣，他们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吕调阳全心全意，有力地支持着张居正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始终如一地维护着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有的就是因为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失败了。而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有吕调阳替他挡住非议和压力，妥善处理同事间，僚属间的矛盾而发挥了特殊作用。吕调阳清心寡欲的高尚品格，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精神，难于为人所知，只有张居正才有深切感受。所以，他在《吕公墓志铭》中写道：“在

汉丙吉,今也则公……守和自近,孰知其功?"丙吉是汉代宰相,他为官宽松和谐,好为官属掩过扬善,不怕引起非议,自己有贡献而噤口不言。张居正就是把吕调阳当成丙吉一样的贤相来歌颂和表达崇敬与感激之情的。张居正在吕调阳离开内阁之后,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压力增多,连他的内阁成员也带头上书弹劾他,少主神宗也怀疑他,视他为"奸臣"。最后,张居正遭毁而家破人亡。这种结局,也正好反证了吕调阳曾为稳定内阁,有力地支持张居正改革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对有着治国安邦功绩又具有崇高品德的吕调阳,明史没有为他立传,只有张居正的《张太岳文集》、吴国伦的《甔甀洞稿》和申时行的《赐闲堂集》对他的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吕调阳是一代完人贤相,而文献记载甚少,这是历史的遗憾。

《明相吕调阳》一书,是向重修吕相祠献礼的专著,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吕调阳不平凡的一生,着力表现了他学识渊博,计虑周全,运筹帷幄的组织才能和淡泊名利,甘作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本书取材于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通过多种手法和各个侧面的描写来表现吕调阳的为人处事和忠君爱民的古大臣风范,试图弥补一下历史的遗憾。能否起到这种作用,要让读者朋友们掩卷之后来作评论。

由于时间久远,资料不全,加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远古始祖炎帝神农氏之像



吕氏得姓始祖伯夷公之像



吕氏开族一世祖望公之像



明内阁辅臣吕调阳之像

# 目 录

# 第一章

## 宰相之族　源远流长

吕姓素称名门望族，是众所周知的宰相之族，自然有其悠久而又不平凡的历史。

吕姓起源于上古时代的虞夏之间，即公元前22世纪末，距今已有4200多年了。吕姓的得姓始祖叫伯夷，伯夷是炎帝之第十四代孙，曾替尧掌管四岳。四岳是尧舜时的四方部落首领，伯夷为四岳之长，号太岳。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帝任命伯夷为“秩宗”，即执掌宗庙礼仪的官。伯夷在主司各项礼仪中，创建了一整套维护尊卑的礼法制度。后来他又辅佐禹治水有功，于是被封为吕，建立了侯爵吕国，称吕侯。其子孙后裔就以封号为姓，吕氏便由此而得姓。

吕国在今河南南阳西，后分支到河南新蔡，史称东吕。南阳及新蔡都在黄河以东地区，称为河东，这就是吕氏望出河东，以河东为郡的由来。河东郡，在今山西省夏县，秦时设置，此支吕氏，为春秋晋国大夫吕锜之后。

吕国历经夏、商、周，立国二千多年，直到春秋初期，即公元前688年，被楚国所灭。然国虽灭而姓犹在，公族后代一直姓吕，延续至今。见于文献最早的吕姓人物是吕尚，据图鉴版《中国通史》记载：吕尚（? --约公元前1021年）祖姓姜，其先人

封于吕,(今河南省南阳市西)以吕为氏,故称吕尚,字子牙,号太公望。吕尚为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太师,传为炎帝之后,东海人。又据福建省漳平市一九九八年修纂的《吕氏宗谱》记载:太公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出生在河南省汲县(今河南卫辉市)朝阳乡吕村。公生于商庚丁元年壬寅即公元前约 1219 年八月初三日,卒于周昭王元年壬寅,即公元前约 1038 年十月二十日,享年 181 岁,妣马氏夫人,生子伋。上述国史及族谱对吕尚的记载中,除生殁时间有出入外,其余内容基本相同。家谱所载吕尚享年 181 岁应是神话传说。故国史所载吕尚生庚不可考,殁庚为公元前约 1021 年较为可靠。另外国史记载:吕尚,祖姓姜。家谱记载:大公姜姓吕氏,吕尚究竟姓姜姓吕?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姓氏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姓氏的来历自伏羲氏开始"正姓氏,明婚姻"以来,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远古时期,"姓"和"氏"意义并不相同。"姓"发生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那时出生的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而随母姓。说明姓原本表示妇女世代相传的血统关系,由女性方面决定。例如"姬、姚、姒、妫、姜、娄、嬴……"这些我国古老的姓都含有"女"字,而且"姓"本身即由"女"和"生"两字组成,这些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明显印迹。但那时的姓与我们现在的姓并非同一涵义,那时的姓,是一个部落的名称,主要是为区别于其它部落而避免近亲繁殖。到后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男子逐渐取得了部落的

统治权，社会发展到了父系氏族公社。加上人口繁殖迅速，一个部落一个姓已不能满足社会活动的需要，同部落中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男子需要有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志，于是出现了"氏"。氏的出现，是男子的象征，主要起着"明贵贱"的作用。由此可见，吕族得姓始祖伯夷因功受封于吕，就是当时处于重要地位的男子，吕氏就是他的象征和标志。伯夷是炎帝后裔，吕尚又是伯夷第十四代孙，据考，炎帝即神农氏，是姜姓部落的始祖，生长于姜水，以水名为姓。姜水在今陕西岐山的东面，是渭河的支流。姜姓部落是古代羌人的一种，其苗裔有烈山氏，共工氏等。四岳是姜姓部落发展下来的胞族，后代有齐、吕、申、许四个分支。另据《姓氏寻根问祖》、《中国姓氏大全》等文史资料记载，从姜姓部落分支出的姓氏有 56 个之多。所以吕尚的姜姓吕氏是以炎帝部落为姓，以伯夷封号为氏。到后来，姓和氏逐渐融合，姓氏合二为一，姜、吕便成了各自独立的姓氏，但两姓仍有着古老的亲缘关系。

吕尚以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建立了齐国。他成为齐国的始祖，齐国的国姓为姜，吕尚又称姜子牙。吕尚之子吕伋，是齐国的第二代国君，亦是周朝的元老，对周王朝起过很大作用，吕伋逝后封谥号为"丁公"。其子孙中有一支就以他的谥号为姓，就是丁氏，奉伋为丁姓始祖。可见丁氏的一部分是从吕氏分支而来。

齐国疆域在今山东的东平、泰安一带，所以有吕氏望

出东平，这就是吕姓的又一郡望“东平”的来历。东平郡，汉时设置，此支吕氏以寿张（今山东阳谷）吕氏著称，大概为吕尚20世孙康公吕贷之后。

齐国世代相传，至齐康公吕贷时，即公元前391年被田和迫迁于海上，齐国的政权被田氏篡夺。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约380年），田和受命为侯，居于海滨，姜氏遂绝，太公庙遂亡。但后来，康公娶夏氏，生子取名困贞，恢复了吕姓，齐国所有太公后裔仍然姓吕。从此南阳、新蔡、齐国的吕氏后代共同形成吕姓的三大主流。

另外，据《姓氏寻源》、《魏书·官氏志》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即公元473年，将鲜卑族（原分布于蒙古一带）的复姓“叱吕”氏改为吕姓。建都汴梁的后周，约在公元578年，将三字姓“俟吕陵”氏改为吕姓。从此以后，吕氏宗族的属员就由南阳吕国、新蔡吕国、齐国吕姓以及改姓吕的“叱吕”氏、“俟吕陵”氏等五个派系所组成。

吕姓不仅形成的历史悠久，而且播迁频繁，分布广泛。

南阳吕国灭亡后，约公元前681年，部分遗民就迁至了今湖北蕲春，是入鄂最早的吕氏分支。

新蔡吕国灭亡后，约公元前650年，其遗民主要分布于今河南南部及安徽北部，是入皖、豫最早的吕氏分支。

齐国吕氏在康公失国前，约公元前403年，就已散居韩（今陕西东部、河南北部一带）、魏（今山西西南部、河南

北部一带)、齐(今山东益都县以西至历城、聊城县和河北景沧诸县)、鲁(今山东滋阳县东南迄安徽泗县、江苏沛县一带)之间。其后子孙在陕西、甘肃发展繁衍,是入陕、甘最早的吕氏分支。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吕氏还分布于今河北、山西、内蒙古的一些地方。

东汉末年(公元196—220年),西阳人吕范,因避难也移居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

三国时(公元220—280年),蜀汉人吕凯和魏国人吕虔的后裔徙居河东,(即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

南北朝时(公元420—589年),吕姓居民就开始迁入今浙江,江苏的不少地方,是入江、浙最早的吕氏分支。

北宋初(公元960—976年)吕氏有一支徙居福建,分布于泉、漳二州,后有一部分移居广东,是入闽、粤最早的吕氏分支。

据有关书籍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吕姓主要分布于我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内蒙古以及京、津、沪、渝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约2800万人口。在当今中国的百家大姓中,按人口多少排列,吕姓排为第四十位。

另外,自清朝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开始,福建、广东吕氏有吕阿四、吕阿南移居台湾,经发展,吕姓现为台湾第

29位大姓。后来，又有一些人远徙海外，分布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文莱、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据全国各地现存的《吕氏宗谱》所载，吕姓以炎帝为远古始祖，以伯夷为得姓始祖，以吕尚为开族一世祖。从有文献记载的开族一世祖吕尚起，吕氏宗支蕃衍至今，已逾百世，真可谓源远流长。

吕姓由于播迁频繁，且年深久远，这里对吕氏宗族的分支情况，很难一一详述。只将自唐代以来，有据可考的部分吕氏宗支分布情况辑录如下：

唐玄宗开元10年至天宝9年（即公元722—750年）的第六十三世祖：

**吕延之**：（吕佐之子）世居吕氏发源地河东郡，

唐昭宗大顺元年至后梁末帝贞明4年（公元890—918年）的第六十九世祖：

**吕梦奇**：（公元802-898），武穴、蕲春家谱载，又名吕适，字商佐。世居河南，唐文宗末年（公元838年前后）任徽州朝奉郎致仕，因以徽州为家。为避黄巢起义战乱，由徽州迁居饶州之乐平泉水源，即今江西省乐平市，为迁居江西之分支始祖。

后梁末帝贞明4年至后晋开运3年（公元918—946年）的第七十世祖：

**吕龟昌**：（吕梦奇次子）字文光，行十一，为上舍，由河

南迁越杉田里，为冈上始祖（今江西乐平市）。传十六世孙吕子仪转迁广济、蕲阳二县（今武穴市、蕲春县）即为鼻祖，是吕氏在武穴、蕲春的分支始祖。

**吕龟吉**：（吕梦奇四子）字文成，行十九，随父梦奇迁饶州，复迁石塘，为石塘分支始祖。

宋太祖开宝5年至宋真宗咸平3年（公元972—1000年）的第七十二世祖：

**吕　蕡**：（吕通之子）因葬父于陕西京兆之兰田，遂以兰田为家，为迁居陕西之分支始祖。

宋仁宗嘉佑元年至神宗元丰7年（公元1056—1084年）的第七十五世祖：

**吕好问**：（吕希哲之子）因江湖群盗蜂起由淮南寿县（安徽寿县），避地金华（即浙江金华府）为迁居浙江金华之分支始祖。

宋徽宗大观3年至高宗绍兴7年（公元1109--1137年）的第七十九世祖：

**1、吕宗原**：（吕祖仁之子）寓居婺州（浙江金华）曾游兴冶（兴国大冶），后代迁茅潭里。故以吕宗原为迁冶之分支始祖。

**2、吕云凌**：（吕祖谦之长子）字观日，因避乱隐名五十官人。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瓦屑坝迁居冶邑，复迁寿昌（即今鄂城），为迁鄂城之分支始祖。

3、**吕彦洪**:(吕祖谦次子)字百川,由婺州迁兴国,爱箕山之秀而为家焉,是迁居兴国州(即今阳新)之分支始祖。

4、**吕延年**:(吕祖谦三子)迁居安徽为安徽分支始祖。

宋高宗绍兴7年至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37—1165年)的第八十世祖:

1、**吕可怀**:(吕宗原之子)自婺州迁兴国州,为阳新兴国州分户祖。

2、**吕隆八**:(吕云凌长子)迁居鄂城洪三里,为洪三里分户祖。

3、**吕十八**:(吕云凌次子)迁居鄂城洪一里,为洪一里分户祖。

4、**吕万八**:(吕云凌三子)迁居鄂城永福乡丁桥镇,为丁桥之分户祖。

5、**吕安信**:(吕彦洪之子)随父迁居兴国州。

6、**吕文德**:(吕延年之子)封太师卫国公忠武王以镇守荆襄,由徽州来鄂,殁葬大冶县道仕袱仓基湾,即今黄石市西塞山区西塞办事处境内。

宋孝宗乾道元年至光宗绍熙4年(公元1165—1193年)的第八十一世祖:

1、**吕志忠**(吕可怀长子)随父居兴国州城荷花池。殁葬贵丰十里庄。

2、**吕显升**:(吕隆八长子)字才文,为鄂城黄山庄分户

祖。(今鄂州市鄂城区沙窝乡黄山村)

3、**吕显富**:(吕隆八次子)字才润为鄂城七里冲庄分户祖。(今鄂州市鄂城区沙窝乡草皮村)

4、**吕抱瑜**:(吕十八之子)字恒瑾入赘洪氏,合洪吕为一族,百年不婚,这就是吕、洪两姓亲缘关系之由来。

5、**吕继五**:(吕万八之子)随父居鄂城丁桥。

6、**吕道隆**:(吕安信长子)随父居兴国州。

7、**吕道衍**:(吕安信次子)随父居兴国州,殁葬大坟茔

8、**吕道昌**:(吕安信三子)随父居兴国州,殁葬东港坜。

9、**吕师中**:(吕文德之子)字清八迁居圻水下巴河(今浠水)为始迁浠水下巴河之分户祖。

宋光宗绍熙4年至宁宗嘉定14年(公元1193—1221年)的第八十二世祖:

1、**吕　广**:(吕志忠之子)自兴国迁居冶邑流水里吕府当,为始迁冶邑牛皮地庄之分户祖(今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吕家自然村)。

2、**吕朝一**:(吕抱瑜长子)居鄂城十八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鄂州市鄂城区泽林镇塔桥村)后裔分支大畈上等庄户(今鄂州市鄂城区泽林镇楼下村)。

3、**吕朝二**:(吕抱瑜次子)居鄂城吕家嘴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鄂州市鄂城区西山街办小桥村)。

4、**吕朝三**:(吕抱瑜三子)顶洪姓家婆户。

**5、吕再一**：（吕继五长子）居鄂城白浒山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鄂州市葛店区，武汉市洪山区交叉处）。

**6、吕再二**：（吕继五次子）居梁子湖湾庄为该庄分户祖（今鄂州市梁子区公友乡境内）。

**7、吕再三**：（吕继五三子）居鄂城丁桥镇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鄂州市华容区华容镇丁桥村）。

**8、吕景三**：（吕道隆长子），系兴国（今阳新）广户之分户祖。后裔分支至西塞山（今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袱华家屯庄）。

宋宁宗嘉定14年至理宗淳佑9年（公元1221—1249年）的第八十三世祖：

**吕兴六**：（吕道衍公之孙，吕元玉长子）。又名正六。于元至正二年，即公元1352年，因避兵灾，由江西饶州迁徙于黄冈之彭城畈，为始迁冈邑之分户祖。后迁兴国州，为高户分户祖（今大冶市大箕铺镇高塆村）。

宋理宗淳佑9年至端宗景炎2年（公元1249—1277年）的第八十四世祖：

**1、吕荣一**：（吕兴六长子）由兴国即今阳新迁居冈邑南湖为吕家大洲之分户祖。

**2、吕荣二**：（吕兴六次子）迁居圻水，即（今浠水县境内）

**3、吕荣三**：（吕兴六三子）迁居河南。

**4、吕荣五**：（吕兴六五子）又名五保。由江西洪都（今

南昌)迁至圻水(今浠水县)下巴河乌金石社摄湖堡琉璃镜竹叶港睡巴山等地，为该地之分户祖(今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蜜蜂村)。

宋端宗景炎2年至元成宗大德9年(公元1277—1305年)的第八十五世祖：

1、**吕谟祖**：字道清(吕荣一之子)由阳邑迁居饶州转徙冈邑卜居南湖，亦为吕家大洲庄之分户祖(今黄冈市黄州区路口镇吕家大湾村)。

2、**吕道福**：(吕荣四长子)，由彭城畈徙居阳逻堡回龙畈之武落村，为该庄之分户祖(今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境内)。

3、**吕道弘**：(吕荣四次子)，居黄冈阳逻黄安之龙王山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境内)。

4、**吕道魁**：(吕荣四三子)，居黄冈阳逻黄安之中和村卓望山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境内)。

5、**吕谟初**：(吕荣六之子)，居黄冈儒博桥港口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境内)。

元成宗大德9年至顺帝元年(公元1305--1333年)的第八十六世祖：

1、**吕庚一**：(吕志亮长子)，字显高，为阳新匆户(今大冶市大箕铺镇小箕铺)之分户祖。

2、**吕庚二**：(吕志亮次子)，字显贵，迁居江西，为江西

分户祖。

3、**吕庚三**：（吕志亮三子）字显通，迁居冶邑尚和堡吕家口庄，为该庄之分户祖（今大冶市汪仁镇）。

4、**吕庚四**：（吕志亮四子），字显荣，迁居圻州（今蕲春武穴一带），为圻州分户祖。

5、**吕庚五**：（吕志和之子），字显华，迁居阳新吕茂才庄，为该庄之分户祖。

6、**吕庚六**：（吕志亮五子）字显详，迁四川，为四川分支始祖。

元顺帝元年至顺帝至正10年（公元1333—1350年）的第八十七世祖：

1、**吕文广**：（吕荣十次子）由广户迁居芦塘，为芦塘分户祖。

2、**吕　志**：（吕富三次子），字道明，由东港园避居泉口山，后又迁黄陂山桃花尖下冯家园居焉，为阳新高户之分户始祖。

3、**吕进一**：（吕庆三之子）迁石盐庄立业居焉，为石盐庄分户始祖。

元顺帝至正10年至明太祖洪武11年（公元1350--1378年）的第八十八世祖：

**吕兴鉴**：（吕文四次子），又名吕鉴，由冶邑牛皮地庄迁居广西，落籍桂林府临桂县，为广西桂林之分支始祖。

明世宗嘉靖14年至嘉靖41年(公元1535—1562年)的第九十二世祖:

**吕念良**:(吕思国长子),顶家婆姜姓军籍,名载军册,为姜家嘴庄之分户始祖(今大冶市东岳街道办事处境内)。

《新唐书·宰相世系》载:"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膂,脊梁骨;股,大腿;肱,手臂;股肱,比喻辅佐的大臣。"吕"字的含义,告诉人们吕氏是辅佐皇帝的宰相之族。历朝历代,吕氏子孙,人才辈出,安国兴邦而功勋卓著,也的确与其姓氏名副其实。始祖伯夷,辅佐虞舜夏禹,建功立业,而受封侯爵。吕尚辅佐武王,灭纣兴周,创八百年基业,德高望重。吕氏堂号"渭滨堂","绍渭堂",就是因其垂钓渭水,而后立下不朽功绩而命名。先秦吕不韦,任秦相国,被秦王尊为仲父。他命门人著有《吕氏春秋》一书,是秦王朝统一天下的重要文献。其后,吕氏便有了"文献堂"的堂号。汉代吕雉,高祖刘邦皇后,辅佐刘邦治理朝政,后来亲自执政十六年。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第一个执掌了国家政权的女性。两晋时的吕光建立后凉立国十三余年。唐初哲学家吕才,精通阴阳历书,奉命删定《阴阳书》颁布天下,宋代史学家,思想家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有《东莱集》、《东莱左传博义》等著作。后来吕氏又有以其著作命名的"东莱堂""博义堂"之堂号。纵观历史,吕氏一族可谓,名贤继起,相业相传 。唐、宋、明、清四朝有"吕氏

十二相”已刊入家乘，现据有关史书记载辑录如下：

**吕　諲**：唐肃宗，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入朝为相。

**吕余庆**：宋太祖开宝八年，即公元976年入朝为相。

**吕蒙正**：（公元944或946—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状元及第。太宗、真宗时三任宰相。详载宋史。封许国公，谥号文穆。墓葬于河南新郑。

**吕　端**：（公元935—1000年）字易真，宋太宗时，以参知政事代文穆为相，赐第居河南开封，官至太子太师，位列“三公”，谥号正惠。

**吕夷简**：（公元979—1044年）字坦夫，北宋大臣，原籍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居河南新郑，咸平6年（公元1003年）进士。仁宗天圣间（公元1023年）拜相。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封许国公，以宰相兼枢密使，逝后赠太师，谥号文靖。

**吕公著**：（公元1018—1089年）字晦叔，寿州人，北宋大臣，高太皇太后临朝，他和司马光同被召用拜相。逝后赠申国公，谥号正献。墓葬河南新郑，御书“纯诚厚德”之碑。

**吕大防**：（公元1027—1097年）字微仲，北宋大臣，汲郡（今河南汲县）人，后迁居陕西兰田，仁宗皇佑初（公元1051年）进士，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拜相，卒赠太师宣国公，谥号正愍。

**吕颐浩**：宋高宗、孝宗，即公元1127—1163年两朝为相，谥号忠穆。

**吕　原**：(1417—1462)，字逢原，秀水人。明英宗正统七年，即公元1442年，进士及第，左春坊大学士，天顺间(1457年)入内阁佐李贤柄政，卒赠礼部左侍郎，谥号文懿。

**吕调阳**：(1516—1580)祖籍湖北大冶，客籍广西桂林，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榜眼，建极殿大学士，内阁辅臣。谥号文简，墓葬广西桂林。

**吕　本**：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1562年进士，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安。

**吕　宫**：清世祖顺治四年，即公元1647年，状元入相。

上述"吕氏十二相"中的吕调阳，系吕氏历代源流总系之第七十九世祖吕宗原公派下之第十三世祖。其祖先是湖广冶邑四会乡茅潭里牛皮地庄，即今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吕家自然村。吕调阳之高祖吕文四是落业于冶邑茅潭里的第六世祖，即总系第八十七世祖，吕宗源派下第九世祖也。吕文四，妣黄氏，生二子，长子兴富("兴"读"xìng")，次子兴鉴，又名吕鉴，即调阳之曾祖。

吕兴鉴，字朴庵，与其兄兴富先后出生于元末战乱年代，父亲吕文四，母亲黄氏，深受战乱之苦，家贫如洗，靠沿门乞讨养活两个儿子。兴富刚到六岁就为财主家放牛混饭吃，放牛娃的饭是财主派人送到山上去的，所以为让弟

弟兴鉴也能和自己分吃点放牛饭就常常带他一起去放牛。相传有一天，他们兄弟俩在阿公林山放牛，看到两个陌生人在山上指指点点，比比划划，他们感到奇怪，就上前藏进深草丛中想探个究竟。原来，那俩个陌生人是两个看风水的阴阳先生。

只听其中穿黑色长衫的人讲："我们一路上赶来，已有月余，这头金牛原来就卧在此处！"

另一穿蓝衫的人讲："我看未必，要搞准确，还得试一试。"

两人一边说，一边随手折断一根黄荆条儿，将叶子全部除掉，把光秃秃的黄荆条插入土中。

蓝衫人讲："如果这畜牲真在此处，明天早上除去的叶子就会全部重新长出来"，说完他们就转身走了。

兴鉴兄弟俩看那两人走后，就连忙钻出草丛，将插上黄荆条儿的地方做好标记。第二天早上天没亮，他们兄弟俩就摸到山上，找到做标记的地方一看，黄荆条的叶子，果然重新长了出来。于是，他们又折断一根与原插的大小一样的黄荆条，同样除掉叶子，换上原插的那根黄荆条儿。兄弟俩不露声色地又藏进深草丛中。

一会儿，俩位阴阳先生来到了插黄荆条儿的地方，看到条儿没有开叶，穿黑衫的人讲："金牛不在此处！"

蓝衫人讲："看天地之气，就此打住，这畜牲就在此处，

不妨再试试！”

于是，他们拔掉条儿，在原处扒个小坑，将一枚鸡蛋埋了进去。兴鉴兄弟俩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等他们走远后才钻出草丛去放牛。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兄弟俩带着一枚鲜鸡蛋又来到阿公林找到白天埋蛋的地方，扒出那枚鸡蛋打开一看，蛋清中已有鲜红的血丝，于是将带来的鲜鸡蛋随手埋了进去，钻进草丛，只等阴阳先生到来。

等到上午，那两位阴阳先生才来到山上，扒开鸡蛋打破一看，只见蛋清新鲜如故，黑衫者不觉叹息说：“这畜牲已经走了！”

蓝衫人却说：“从天地之象看，这畜牲应当不会走的。但两次试验都说明此地已无金牛，这只能是一张牛皮啊！我们赶快去追那畜牲。”说完两人向山下急走而去。

兴鉴兄弟俩见阴阳先生走后，连忙搬来石块埋在该处作好标记才下山回家。他们下山时，忍不住放声大笑，两位阴阳先生的神机妙算竟然败在两个放牛娃的手下，能不令其大笑开怀吗？

兄弟俩一边下山还一边大喊：“阿公林是一张牛皮哇！”吕氏牛皮地庄就由此而得名。

三年后，吕文四，黄氏两人由于贫病交加相继死去，十一岁的兴富和九岁的兴鉴将父母遗体都背到当年埋石作了标记的地方，用稻草包裹遗体先后埋在那里，取戌山辰

向，即座西北偏西，向东南偏东。

明太祖洪武八年，即公元一三七五年，兴富、兴鉴已长成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兴富长有一身力气，开荒种地聊可度日。兴鉴则决定外出谋生，听说先祖吕文胜早年从军去了广西桂林，于是他就投奔先祖文胜从军来到桂林。第二年，吕文胜的后人便将桂林的军务移交给他。（古时，军籍是世袭制）从此，吕兴鉴落籍桂林府临桂县。成为吕氏宗族牛皮地庄出户祖在桂林的分支。兴鉴娶刘氏生纲，纲即调阳之祖父，字宗要，吕纲从小就不愿从军，于是弃武习文，成为"补邑庠廪生"，可惜寿年不永，吕纲年仅23岁就去世了。吕纲之子，吕璋，字秉之，别号古愚。生于成化二十三年，即公元1487年，两岁丧父，祖母刘氏将他抚养成人，读书长志，成为郡学诸生。虽命运不佳，省试不能如愿，但后来终入仕途，授广东雷州府徐闻县县令。吕璋娶张氏，生二子，长子应阳，早年去世。次子调阳，即本书的主人公，官至内阁辅臣。

明太祖自洪武十三年起撤销了宰相官职。此后，并无宰相之官，而将相当于宰相职位的官称为内阁辅臣，有首辅、次辅之分。但到后来，人们还是习惯于称辅臣为宰相。故本书就以"明相吕调阳"为书名。吕调阳辅佐了明朝嘉靖、隆庆、万历等三代皇帝，是一代"守正而进，见机而退，始终纯白，上下无间言"的完人贤相。

# 第二章

## 少志不凡　学优而仕

“仕不难，而患学不优”，是青年时代的吕调阳对“仕”与“学”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做官并不难，不值得担忧，而应当担忧的则是学不优，着力追求好的学问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也只有“学优”了才能当好官，这就是青年吕调阳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学说的理解。所以青年时期的吕调阳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而能成为一代名儒，全在于他对“学而优则仕”的正确理解。

吕调阳，字和卿，别号豫所，生于明武宗正德十年即公元一五一六年丙子二月十八日。在其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母亲张太夫人睡梦中看到一条巨大的黑色蟒蛇，从大门直入房中，昂头三尺多高，口中吐出五光十色的霞光，扑面而来，张夫人不觉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第二天下午酉时，小调阳就降生了。事后，夫人向人们谈起小调阳降生时所做的怪梦，人们都认为，这是贵人降生时的吉兆，小调阳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小调阳出生时，其父吕璋正游学在外，所以还没有为他起名字。古时读书人，为了交流学问，四处游学，时间总在三年五载，吕璋这次游学出了远门，并不知归期。调阳生性聪慧，不到七岁，母亲就送他到

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就将梁代散骑常侍周兴嗣编的《千字文》教他认读。不一会儿，小调阳就指着其中“律吕调阳”的句子，望着他的老师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先生对此深感惊奇。他因为姓吕，其哥哥的名中有个“阳”字，他便自然地以《千字文》中“律吕调阳”句的后两字为名，这样就成了律“吕调阳”了，足见他的秀出颖异。他的一生，也确实是把这名字奉为金科玉律的。后来，吕璋游学归来，看到儿子心里格外高兴，又听说儿子如此聪明，更是喜不自禁，连声称赞：“儿志不凡，儿志不凡啊！”

小调阳天资聪颖，学习用功稍微长大一点，就学习《易经》，还读了很多史籍传记文章。不到十岁就懂得经书大义，诗词歌赋更是出口成章，信手可成。十三岁时童试考中头名秀才，成为名震桂林的小秀才，主持考试的上海督学潘先生，对他大加赞赏说：“真是桂林的一支独秀，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嘉靖十三年，即公元一五三四年秋，小调阳参加乡试，一举夺魁，时年 18 岁，成为当时桂林最年轻的举人。是年冬，父母为其完娶，娶朱氏为妻，朱氏嫁未一年就去世了。公元一五三八年春，其父吕璋授广东雷州府徐闻县知县。调阳跟着父亲赴任至徐闻县在官署读书二年，目睹了海边渔民十分困苦的生活，也看到了海盗渔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身为知县的父亲却无力惩恶扬善的社会黑暗。从

此，他下决心要进一步发奋读书，只有将来做高官，才能革除弊政，解民于倒悬。公元1539年，调阳从徐闻回到临桂，整理行装，准备北上参加会试，听说父亲吕璋要解职，他只好放弃北上会试而赶往徐闻县，扶侍父亲回家。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调阳继配张夫人。张夫人是名家之女，温柔贤淑，不仅对调阳的生活悉心照料，而且常常陪伴他挑灯夜读。在她的支持帮助下，调阳在第二年（公元1541年）就完成了太学学业。当时，永康名儒国子祭酒程文恭大人，在隆福寺办国学广招门徒讲学，调阳就急忙赶往拜见。他与程文恭先生一见如故，与之彻夜长谈，对文恭先生极为尊崇，同时，他也深得文恭先生的钟爱。于是，调阳就寓居于隆福寺，拜程文恭先生为师，专心致志，又苦读了三年书。调阳师从程先生后，日益相信人、物之情都是天生的，人性是天命或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所以他一切名利都不放在心上。甲辰（公元1544年），丁未（公元1547年）两次廷试，由于奸相严嵩把持朝政，科场舞弊成风，调阳都未能得中。按明代科举制度的规定，凡在国学读一定年限或廷试不中者，仍可授予教官或等级不高的官职。因此，当时有很多人劝调阳随便当个官算了，但调阳却不以为然，他说："仕不难，而患学不优！"众人听后，无不折服。当时的人都知道，青年时代的吕调阳就是一个具有雄心大志的人。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一五五0年秋，

吕调阳再次参加廷试，终于进士及第，而且是一鸣惊人，考中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编修，即正七品的官职。

吕调阳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后，由于文学才华出众，被安排做了皇帝的史臣，即跟随皇上进出宫廷，专司记载皇帝的言行及日常起居之事的史官。这样一来，他便成了皇帝身边的人。虽然如此，但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韦带布衣的平常人，没有半点特权思想。他忠于朝廷，工作勤谨，深得皇上的信任。事亲孝顺，也是吕调阳的优秀品格。他进京为官一直牵挂二老的生活起居，就在他担任史官的第二年，即把父母亲接到京城赡养。他和张夫人都要亲自照料父母亲的饮食起居，二老心情舒畅，晚年生活幸福愉快。有一次，由于天气寒冷，在父母卧室生有火炉，深夜父母二老煤气中毒。调阳在睡梦中，突然心中一动，好象有人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一样，他翻身下床连忙跑到父母的住处，打开门进内一看，只见父母二老僵卧在床上，几乎停止了呼吸。于是忙唤醒家人，端来清水，他和张夫人亲自用水浇于父母的脸上，父母亲才慢慢苏醒过来，脱离了危险。事后，人们都认为，这是调阳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才将其父母亲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公元一五五二年，调阳翰林编修期满，皇上也封其父亲为文林郎（正七品）封其母亲为孺人。

当年秋天，父母二老思念家乡，调阳即告假扶侍父母

回乡，在家中陪侍父母一年有余，仍不忍离开。经他父母多方规劝，告诫他不要因私废公而忘报国，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别父母，返京复职。

嘉靖三十四年，即公元一五五五年，正值会试大比之年，皇上命吕调阳担任同考官，为朝廷选拔人才。明代会试相当严格，在全国只录取350名左右的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同考官多半结党依附，都把录取的进士当成自己的知已亲信，以便日后结成朋党。调阳深知选拔人才责任重大，决不能辜负皇上的信任。他对当时那种结邦拉派之风不屑一顾。秉公办事，一丝不苟，对应考的举子一视同仁，择优录取。当年经他录取的贡士，都是海内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深得皇上的赞赏。不久，调阳升任国子司业（正六品）、南京国子祭酒（从四品）接着又晋升为国子祭酒、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兼掌詹事府詹事，而成为皇帝身边的正三品大臣。

# 第三章

## 回乡祭祖　敦本睦伦

嘉靖三十六年春，即公元一五五七年，正当调阳全身心地投入国事，为朝廷尽忠之际，传来了他父亲病危的消息。根据嘉靖皇帝登基时再次立下的法令，凡在任官员的父母双亲去世，都要辞官守制，不得夺情留职。

调阳是皇上身边的大臣，更应以身作则，他毅然向皇上辞官回家为父亲送终守制，皇上很快恩准，并赐给他银两、布匹，派车马送他回家。

当年三月，调阳身着青衣小帽回到家中，日夜守护在父亲的病榻前。

一天，父亲对调阳说："吾一生并无所憾，只是迄今为止，吾家客居桂林已历四世，还没有人到过祖籍。吾儿一定要抽空到冶邑茅潭故里牛皮地庄去看望族人，以完吾愿。"说完，其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调阳紧记父亲的遗嘱，并遵制成服，寝苫枕块，为父丧守制至公元一五五九年，调阳的母亲张太夫人又不幸逝世，调阳父制刚满，又当母制，他哀恸不已，只好继续留在家中守母制，一共在家守制四年半时间。四年多来，调阳一直待在"孝阁"之中，从不外出。他一边守孝，一边研读《太祖

实录》,连他的家人和亲戚也很少见到他。

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一五六二年秋,调阳丁忧满,他不忘父亲命他回冶邑省族的临终遗嘱,决定趁回京复职时,顺便取道大冶省族祭祖。于是,他一边修本上奏朝廷说明除服回京,并取道大冶省族祭祖的情况,派人送往京城。一边整理行装,带着随从一起从桂林出发向湖广冶邑而来。

吕调阳的祖藉在今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吕家湾自然村,古时称茅潭里牛皮地。因这里 500 多年前是丘陵沼泽地带,茅草丛生,人烟稀少,王母山前,又有一大水潭,汇集着茗山,洋湖之水向东流经金湖汇入长江,故名茅潭里。

调阳派往京城的人早已到京,皇上听说调阳除服即将返京,而且还要取道冶邑到祖藉省族祭祖,心里非常高兴,连忙称赞:“吕爱卿,回祖籍寻根问祖,难得有如此仁孝之心!”于是下旨沿途各府驿站,对调阳回乡祭祖要“三里一茶,五里一酒”给予接待,以体现皇上对调阳仁孝之举的奖励。

但是接到皇上圣旨的沿途驿站,却都没有见到调阳一行打从驿站经过。当时参政吴国伦奉旨前往武昌驿馆等候调阳一行的到来,因为调阳到冶邑必经武昌。吴国伦屈指算来,调阳应该在近日就可来到武昌。可是,他在驿馆一连等了几天都没有接到调阳一行。他只好带领一些官员直奔冶邑茅潭里迎接吕相的到来。

古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公文也是靠骑马传递，长途跋涉，往往要多次换马，于是在各地都建有驿站、驿馆，专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管理驿站、驿馆之类的事务就叫驿递，凡来驿站的官员，吃、喝、住、行都由驿站承担。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驿递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即非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力，使用的标准也有限制，任何人都不得擅自使用驿站的车马。凡批准使用驿站的官员都要发“勘合”(类似今天的护照，签证，即允许使用驿站的凭证)京师官员出行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地方官员出行的“勘合”由各地巡抚和巡按发出。但是，到后来由于贪官污吏的肆意妄为，驿递管理趋于混乱。特别是奸相严嵩把持朝政以来，许多官员以出行之名，利用一张“勘合”沿途骚扰各地驿站，苛派强索，百般生事，甚至夹带走私，交通沿线深以为苦。对驿递出现的腐败现象，吕调阳早已看在眼里，只是苦于自己的权力不及，没有整治的机会。但是，他作为皇帝身边的人，决不与那些以权谋私、肆意挥霍百姓血汗的官员为伍。早在嘉靖三十五年他辞官回家丁忧之时，就按规定将勘合及在任官员福利待遇的有关凭证全部上缴兵部。所以这次回京取道大冶日行夜宿的所有费用都由自己掏银两，沿途根本没有到过任何驿站、驿馆。这就是接到皇帝圣旨的沿途各地驿站、驿馆都接不到调阳一行的原因。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调阳一行终于来到了冶邑。这一年的五、六月份，这里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成灾，夏粮已是颗粒无收。直到七月，洪水退去，因此，秋季的收成也不景气。调阳一行由冶邑县城向西而行，一路上看到的是水灾过后的萧条景象，他心情沉重地来到了茅潭里的王母山，这里的人烟本来就稀少，水灾之后，更是荒芜，凄凉满目。调阳的心头不觉掠过一层阴影，同情百姓疾苦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心想，这次省族祭祖，正是了解祖籍乡间民情的机会，一定要尽力为祖籍的老百姓办点实事。

参政吴国伦奉旨迎接调阳来到冶邑县衙。当时的知县叫贾栖鸾，四川巴蜀人，是在调阳回桂林丁忧时，即嘉靖36年调任冶邑知县的，他为人正直，文才雄敏，勤政爱民，法纪严明，曾亲自带衙役上山擒贼，深得百姓爱戴。贾知县听说要去迎接吕相调阳回乡省族祭祖甚是高兴，于是着令年轻的县教谕（从七品）周行谕示四会乡茅潭里乡绅、里长：组织举人贡士等有功名及乡里有名望之士到道口，码头迎接吕相归来。

公元一五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参政吴国伦，冶邑知县贾栖鸾及教谕周行等带领众官来到茅潭港码头迎侯。此码头在今陈贵镇李河村周家自然村前的大港处，现已废弃。当时，全冶邑的官员为迎接吕相，几乎全部聚集于此。县教谕周行年轻，多有才气，他看到这里迎接吕相回乡的盛

况，马上提议将该码头命名为“官聚头”，周家自然村也就随之叫“官聚头周家”，一直流传至今。当时，茅潭里的乡贤王永升、赵昂、黄冕、萧霖、陈冕以及牛皮地庄的吕槐阳、吕凤阳、吕金阳、吕宝阳等人都在王母山脚下的路口等侯，正好碰上青衣小帽的吕调阳一行来到这里打听去牛皮地庄的路径，大家才知是回乡省族祭祖的吕相国到来了。快马传到“官聚头”，在那里等侯的全体官员迅速赶到王母山山脚下。当时的王母山林密草深，山前又是一个大水潭，在山脚除一两户王姓人家外，周围并无人烟。吴国伦和贾知县等一行人来到这里，看到调阳青衣小帽打扮，一路上竟没有丝毫扰民，不觉肃然起敬，一齐跪地施礼道：“恭迎贤相回乡！”

调阳连忙扶起大家说：“各位大人免礼，调阳本是服丧刚满，又是初次回乡，在乡亲父老面前，不敢言尊，众位大人快快请起。”

知县贾栖鸾起身忙说：“请相国大人到县衙休息，我等应当尽地主之谊啊！”

吕相说：“今年遭灾，冶邑并不富裕，我本是游子归乡，更不可叨扰父母官了！”

贾知县深为感动，只好指挥衙役在王母山侧搭起临时草堂，好让吕相进草堂休息。当年，众官把这草堂命名为“绿野堂”，若干年后，有人作诗云：“二三父老谈遗事，犹是

当年绿野堂”，对当年与吕相欢聚草堂的情景，怀念不已。

后来，人们又将这临时搭盖的草堂称为“官集堂”，意思是“众官齐集于草堂”，此堂正好搭在一个山垴之上，后人便称此垴为“官堂垴”，就是现在的大金公路朝金山店的公路分叉的地方。

当年，茅潭里是受水灾最重的地区，百姓生活极为困苦，调阳刚一来到这里就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他一再要求“不可铺张”。贾知县只好差人到栖儒市店铺买点酒菜，王永升还就近找村民弄来一些王母山上生长的乌糯、紫萁等特色野菜，做成便宴在草堂内为吕相接风洗尘。

吕调阳对这便宴的安排比较满意，他决定借此机会与故乡父老好好地交谈叙族。然而，今天在这里有老百姓，也有官员。论年岁他最长，论官职他最高。如果按年长和职位高低论尊卑，那就很不利于他接近故乡百姓和交谈叙族了。

于是在进餐时，他别具心裁地对大家说：“各位大人，众位父老乡亲，调阳服丧刚满，还未复职，没有官位，不算尊长，我又长居异乡，这次初回故乡，在父老乡亲面前，也不宜称年长。故今天的便宴席位不能论资排辈。我提议，在众位乡贤中择胡须长者为尊坐首席！”

大家见吕相如此诙谐、平易近人，便毫无拘束地大笑起来。吴参政忙说：“那就按相国说的办！”

当时在场的茅潭里乡贤王永升，虽然二十刚出头，但他长有一副长长的胡须，于是大家便推举他坐首席。王永升见状连忙推辞说："我何德何能，不敢，不敢！"

吕相忙笑着说："哪有不敢之理，你年少胡长，堪称一王，'王少胡'不坐首席，谁还能坐？"

大家一听，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草堂之中，陡然间平添了一些和谐、欢乐气氛。这时王永升只好到首席与吕相同坐。谁知吕相这几句诙谐的说笑，竟引出了一个村子的名字。后来，王母山右侧的王姓村子，就以王永升在欢迎吕相回乡的接风酒宴上坐首席的故典命名为"王少胡"村，一直延续至今。后来，王永升亦入仕途，升任四川涪州知州。

吕调阳的清廉、平易近人，很快得到了家乡人的认可。草堂之中，官民一体，气氛欢乐、详和。吕相一边高兴地饮酒，一边向众人询问了故乡的一些情况。知县贾栖鸾详细地向吕相介绍了冶邑的行政区划、人口、田亩、赋税等情况。当年冶邑的行政区划编为四个乡共二十五里六十八个堡。具体辑录如下：

北面四会乡共七里十八堡。即茅潭里（含茅一、二、三、四里）兴国里、云程里（含云一、二里），十八堡分别是：

县市堡 五里堡 石磊堡 金桥堡 东方堡 南河堡 铁山堡 长虹堡 驾鸿堡 三山堡 北练堡 河泾堡 换涂堡 城山堡 古塘堡 松山堡 鳌山堡 黄土堡

西面宣化乡共五里十六堡即顾县里(含顾一、二里),宫台里(含宫一、二里),果城一里,十六堡分别是:

石鼓堡 土桥堡 乔店堡 金山堡 保安堡 黄土坡堡 吴王堡 横山堡 月山堡 司徒堡 梅山堡 茗山堡 杨桥堡 洋湖堡 多宝堡 弥陀堡

南面安昌乡共六里十三堡,即果城第二里,启石里(含启一、二里),西阳里(含西一、二、三里),十三堡分别是:

马叫堡 姜桥堡 南昌堡 分流堡 凉亭堡 龙济堡 永清堡 南方堡 马岭堡 长岭堡 天台堡 讲堂堡 栖儒堡

东面永丰乡共七里二十一堡,即流水里(含流一、二、三、四里)章山里,道士里,坊市里,二十一堡分别是:

蛟潭堡 枫树堡 尚和堡 关王堡 白坟堡 猫矾堡 道仕伏堡 袁家湖堡 黄石湾堡 石灰窑堡 五庙堡 黄石港堡 申明堡 泉塘堡 吕甫堡 七花堡 凤凰堡 宋皇堡 桐城堡 杨岭堡 杨泽堡

当时全县只有4178户,65446人,经开垦可耕田地(含塘堰在内)全县共计只有295863.5亩,人均4.5亩。明代的税制分为两大类,一是田赋,即按田亩摊税粮,分为夏税(麦粮)和秋税(米粮);二是丁役,即按人口摊派义务工(即徭役)折成税粮。当时全县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田税合计为66018.2石。人均一石。还有丁役税为16270石,其中官田税为2492石,占丁役税15%,所谓官田税,是指官府所

有的田，只计田亩，不计田赋。但徭役和田亩税都要全部摊到老百姓的田亩中去。因此，老百姓的负担极为沉重，只好外出逃荒。茅潭里由于茅潭港弯曲窄浅，排洪困难，连年洪灾不断，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因此，当谈到田地赋税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吕调阳投以热望的目光。这时，调阳正在为那些官田的赋税摊到老百姓的头上而感到忧心忡忡。

他说："这种田亩税制非改不可！父老乡亲们，我一定要把故乡田赋负担不合理的情况，如实上奏朝廷。大家务必要勤于垦荒，重农桑以足衣食啊！"大家听了，心情豁然开朗，都纷纷给吕相敬酒。

席间，众官对调阳那种纡尊降贵和关心百姓疾苦的精神深为敬佩，当时参政吴国伦在席间所吟的五言律诗，较为生动地记录了这次吕相回乡的真实情景。其诗云：

大道衣冠集，　争迎上相归。
何当纡属驾，　先自访岩扉。
野服牵萝薜，　山盘进蕨薇。
一樽申契阔，　花鸟亦忘机。

下午，草堂外下了一阵蒙蒙细雨，当吕相起身去牛皮地阿公林山展拜祖茔时，蒙蒙细雨停了下来。众官陪同吕相一起过石滩桥，经茅潭港桥，朝牛皮地庄走去。当时，这两座桥都是木桥，不能骑马过桥，只好让马匹泅水过港，吕

相徒步过桥时对左右官员讲："这两座桥都是要道必经之桥，一定要把它们修好啊！"众官连忙称是。

后来，万历年间，石滩桥、茅潭港桥以及上游的洪滨桥这三座木桥都由宫台里的乡贤余必迪（即余国柱之曾祖父）捐银修成石桥，吕相的嘱咐终成现实。

吕相的祖茔在牛皮地庄的阿公林山，此山与众不同的是满山都长着清一色的枫树，当时正是深秋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时节，吕相一行于远处就看到了阿公林雨后的红叶格外鲜艳，山间好象泛出一片闪闪红光，正迎着吕相的到来。

知县贾栖鸾远望着红叶美景，即兴口占一联："大冶县山青水秀出鼎甲，衔八座唯有一人"，以此联祝贺吕相官升八座之首，"八座"是朝廷政权的总汇。此联意思是说山青水秀的大冶，唯吕相一人官位最高，无人与之相比。吕相听后很快对出了下联："小门生才疏学浅居第二，留一位以待诸公"。意思是说，我仅是个一甲第二的小小门生而已，现正留着第一名等待着诸位高中啊！这样既表现自己谦虚，又鼓励别人上进，实在妙不可言。众人听了，对吕相的心胸境界及文学才华赞不绝口。

吕相在众官的陪同下很快来到了山前，但山间并无路径，虽是深秋时节，但依然荆棘丛生，林密草深。吕槐阳、吕凤阳等人组织村民很快辟开山路，让吕相一行上得山来，但山上的坟冢到处都是，根本无法找到吕相的祖墓。于是

吕相吩咐众人说："在这里所有的坟前都点上蜡烛，我拜祖先，也拜拜乡亲们吧！"大家按照吕相的吩咐，就在满山所有的坟前都点燃两支腊烛，让吕相面山展拜。

吕相站立山前，面朝满山的坟冢大声说道："是吾祖，当受吾拜！"说完倒身便拜！

山间顿时响起了"是吾祖，当受吾拜"的回声。接着，突然刮起一阵山风，吹灭了山上许多坟前的腊烛，只剩下山左侧戌山辰向的三排坟茔的蜡烛纹丝不动，依旧燃得正旺，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不一会儿大家都醒悟了过来：吕相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又是相国身份，一般的人怎么受得了他的礼拜呢？点燃的蜡烛自然会被风吹灭。只有他的先祖才受得了他的礼拜，故而蜡烛不灭。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确认这三排未灭燃烛的坟茔就是吕相五世以上诸祖墓。恰好在第一排坟茔的旁边还有一棵株树，它枝叶茂盛，高大参天，正是象征着明朝朱姓的江山，吕相又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其祖茔拱卫着株树，不正象吕相在朝辅佐皇上一样吗？这真是太巧合了！众官都一齐向株树和树下的坟茔躬行叩拜大礼！吕相也向众官一一回礼。接着大家一起为这三排坟茔进行除草扫墓。

由于调阳决定要择日为先祖举行祭礼，不宜过多地占用众官的时间，于是他劝说众官各自回府。因参政吴国伦是奉旨迎接陪伴吕相的，所以除吴国伦及武昌府的随行人

员继续留下来外，其余众人都各自回府了。

十一月十五是下元节，调阳决定在下元节那天为先祖举行祭礼，现在正好距下元节还有两天时间。于是，调阳便利用这两天时间与牛皮地庄的族人一起叙族谈心！牛皮地庄当时人烟稀少，而且都不住在一起，再加上遭水灾，外出逃荒的人还没有回来，庄上的人不多，调阳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一边了解一些情况，一边给族人传授一些宗法制度的具体要求，深受族人欢迎！调阳在与族人的叙谈中，除了主要了解先祖的一些情况外，还着重了解了当时族人的生活情况。当时的槐阳、凤阳、金阳、宝阳等人详细向吕相介绍了茅潭里的水灾尤其是嘉靖二十九年的水灾，田地房屋全部淹没，连县衙门前都要驾船行走。那一年的茅潭四里都遭了灾，百姓四处逃荒，饿死的人倒在路上惨不忍睹。牛皮地庄原有十几户人家，就是那一年逃荒后只剩下这四户人家了，而且生活穷困不堪。听到这里，调阳不觉凄然泪下哽咽道："乡亲们太苦了啊！"

族人们看到调阳虽然当了大官却还这么关心百姓的疾苦，这么平易近人，这么不忘根本，无不感动万分。调阳看到族人虽然贫穷，但个个为人纯朴敦厚，心里也很高兴。于是，他根据自己修心养性的心得结合朝廷对黎民百姓的具体要求，把忠孝仁义，耕读守法等方面拟成条文以皇上圣谕的形式传给族人，圣谕共计 112 字，从 16 个方面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辑录如下：

敦孝悌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多少年来，牛皮地庄的族人把吕相传给的圣谕作为本族的族训全部刊载于《吕氏宗谱》，世代相传，铭记千秋。同时，还把吕相这次回归故里敦本睦伦的仁孝之举，作为吕氏的堂号，称做“敦本堂”。“敦本”就是亲厚根本之意。这样，在鄂东南的吕氏宗族，又有了“敦本堂”的堂号。

十一月十五日，调阳起床沐浴更衣，在礼生的带领下，前往阿公林为其五世以上诸祖墓举行扫墓祭礼。墓地里早已摆好了香案，首先是按祭礼的程序进行“三献”礼仪，并在各个墓前摆上了“三牲”祭品。然后，吕相调阳亲自给五世以上诸祖致祭文。只见他朗声致祭曰：

惟水有源，其流则长。惟木有本，其干则芳。繄我人斯，源本曷在。衍庆发祥，世德为大。仰维我族，系出楚邦。大冶之邑，茅潭之乡。王事勤劳，调戍西粤。轮值番吏，未

有定宅。迨我曾祖，始家桂林。历祖若考，四传于今。积德累仁，既深且久。浚发闳衍，骏昌厥后。肆予小子，谬忝甲科。玉堂通籍，金玛鸣珂。匪曰能之，贻谋所启。孰开其先？大冶尹始。粤山楚水，千里言归。为将寸草，聊报春晖。百年垅丘，今日展拜。瞻望绯徊，怆然兴慨。世代云远，一气感动。列祖不昧，鉴此虔衷。　尚飨！

耳孙 调阳 号豫所 拜奠

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下元日祭

吕相所致祭祖文，字句工整，情真意切，把怀念祖宗，不忘根本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百七十六字的祭文全是吕相脱口而出，竟不用文稿。他毕恭毕敬，饱含深情的朗诵，字字句句无不感人至深。吕相这次展拜祭祖之举给故乡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后来，即万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吕相已逝世十年了，人们仍是念念不忘。因此，当年大冶知县郭逵组织修建了吕相祠，并在阿公林吕相当年致祭祖文的地方，建立了祭祖文碑，在吕相祖墓前还建立了“吕相祖茔”牌坊，为吕相展拜祭祖的仁孝之举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后来为了保护好这一古迹，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4 年），皇上又对吕相祖墓的来脉颁旨予以褒封，自马鞍山封至阿公林、太公山、吕儿林、求雨山、栗林垴、枫秧林、吴公林、胡庄山等九处山场，均建立界碑，进

行封禁。同时，院司道府严明示谕，吕相祖茔附近居民人等知悉：“今后不许在吕相祖茔前后左右牧放牲畜，樵采茅柴。”另外，对吕姓本族人等亦有禁谕，谕曰：“至于本族人等，不得以坟侵葬，至犯吕相祖墓，一应树木务宜禁蓄，培荫风水，遇有枯朽、修坟，毋得妄行砍伐，违者一律重惩，须至示者。”从此以后，牛皮地庄族人严守禁谕，极力维护吕相祖茔，从无附坟侵葬之事发生。后来，吕相之孙吕嗣简又出银另买山场，以助族人葬坟之需。因此，虽历数十代四百余年，吕相祖茔牌坊、祭祖文碑及坟冢的遗迹都保存下来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才遭到破坏，但碑座，牌坊基石至今尚存。二00四年清明节，牛皮地庄嗣孙又在原碑座上重立了“吕相祭祖文”碑，恢复古迹，以传后世。

参政吴国伦(1524-1593)，字明卿，号南岳山人，兴国人(即今阳新县)。他与调阳是同科进士，而且又是同乡（当时大冶系兴国州治下)，故领旨迎接调阳以来，他一直陪伴在调阳身边，而且两人谈话投机，感情很好。

调阳祭祖的礼仪结束后，吴参政就邀请调阳到其兴国州家中暂住几日，调阳欣然而往。第二天，调阳遂向族人一一告别，同吴国伦等人一起来到了兴国州。

调阳来到吴参政家中，由于连月来的奔波劳累，正需休息调养。吴参政吩咐家人，对调阳及其随行等人热情招

待。调阳在吴参政的热情款待中早已感受到国伦的正直、真诚和热情，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国伦也敬佩调阳守正不阿的为人。因此，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他们常常推心置腹地交谈到深夜。在闲谈中，调阳说："吾犬子四人，起名都以'兴'字，这都是先父之命未能实现回归故里的愿望，所以要求孩子们都不忘故里兴国。小儿名兴武即兴自武昌也，以后就让他先留在兴国吧！余日后终要迁复故土的。"

国伦的夫人笑道："很好，很好！大人这样不忘根本，实在令人感动！"

"既如此，我们何不就在这里为大人建新第一所，以备后用。"国伦接着说。

调阳异常激动地说："有劳大人关照，调阳实在感激。到时所需之资，我着人送来。余告老还家后，即以家来菟裘于此，叶落归根啊！"

后来，吴国伦就在兴国洲(即今阳新县城五马坊)为吕相修建了房屋。

调阳在兴国吴国伦家休息三日之后就高高兴兴地启程回京。国伦陪同他一起来到武昌府，稍事停留为调阳一行换乘快马，好让他早日抵京复职。

半月之后，调阳回到了京城。在早朝时，他向皇上启奏的第一件事就是冶邑茅潭里的连年洪灾，将他在故乡所

见到的灾后荒凉景象如实地向皇上说了一遍。然后，将冶邑百姓的田赋负担、生活困苦的实情也详细奏明。

嘉靖皇帝步入晚年后，一心想着得道成仙，长生不老，他多方寻求妙药仙丹，还听信当时的道人陶仲文的建议，用童女滴血炼丹。在调阳回桂林丁忧的五年时间，陶仲文以宫廷的名义曾先后在京师周围地区召选八岁至十四岁的女孩 400 多人进宫，以供炼丹药用。调阳刚回京就听说了这些情况，他想：皇上既想得道成仙，必然会以慈悲为怀，悲悯天下生灵。所以他决定在朝见皇上时，以家乡灾后的荒凉及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况唤起皇上悲悯、同情百姓之心。于是，吕调阳伏在地上奏道："微臣这次回乡省族，看到故里水灾肆虐，乡亲父老们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生活困苦，令人心寒，然而微臣却无力拯救乡民于水火，实在是愧对皇上对微臣的信任啊！"

调阳那种同情百姓，责备自己的言奏，果然打动了嘉靖皇帝的善心。嘉靖听完调阳所奏后说："吕爱卿一片忠孝仁爱之心实在难得，如此眷念故乡百姓，朕深受感动，既然爱卿故里洪灾不断，百姓生活困苦，那就着户部从明年起免去冶邑的麦粮吧！"

明朝各县邑的粮税赋额，都是由户部核定报皇帝批准的，一经皇上钦定的数额，任何人都无权变动，特殊情况，也非得奏准不能变动。今天皇上竟一下子就免去了冶邑

县的麦粮，确实难得，这不能不说明皇上对调阳的倚重和信任。因此，调阳听到皇上免去故乡麦粮的口谕，早已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连忙倒身下拜："皇上真乃圣德明君，浩浩皇恩，臣虽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呀！在这里，我替家乡的父老给皇上谢恩了！"说完三呼万岁叩谢皇恩。

从嘉靖四十二年起冶邑的百姓就再也不交麦粮了，每年只交一季秋粮，赋税减掉了三分之一。喜讯传来，百姓们无不对吕相感恩戴德！

在吕相逝世20年后，人们还时时提起"冶邑免麦粮"的故事。后学陈宝寿先生在《培修吕文简公祠感事》的五言律诗中，就有"吾乡无麦粮，感沐到黄童"的诗句，充分表达了老百姓对吕相恩德的深切缅怀。

# 第四章

## 志同道合　共谋大计

公元一五六七年，嘉靖皇帝逝世，隆庆皇帝即位，调阳依然在隆庆皇帝身边工作并负责修纂《明世宗实录》。第二年，他看到了当时任吏部左侍郎的张居正写给皇上《上陈六事疏》的奏本。奏本中谈到了治理国家，重振朝纲的六件大事，调阳颇为赞同。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定远，客籍湖北江陵。他也是一个才华横溢又十分勤政的清官，史书上和历代史学家都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调阳从他呈给皇上的奏疏中，已感觉到张居正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治国贤臣。从此，吕调阳与小他九岁的张居正由于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而结成了知己。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朝廷政务和治国方略，他们一致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以改革除弊兴利，然而，改革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和支持方能成功。

于是他们以历代帝王尤其是明太祖时期治国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为鉴，结合他们多年在朝参政的亲身经历共同合编了《帝鉴图说》一书。该书共六卷，积累了吕调阳和张居正多年来钻研而整理的帝王治国之道。书中记载了自尧舜以来善可效法的八十一事和恶以为戒的三十六事，以

善事为阳，兆吉利，所以用九九八十一之数，恶事为阴，兆凶险，故用六六三十六之数，每件事都是史册所载，还配以画图，进行直解，较为生动地为帝王解说了修养圣德，治理政务的主要准则。其书名为《帝鉴图说》，是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意，该书已编入《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是皇家子弟学习治国柄政的好教材。在隆庆帝即位时，他们将此书呈给隆庆皇帝，博得了皇上的赞赏，并得到过皇上的赏赐。同时，隆庆帝还以此书为教材，由吕调阳、张居正教习当时的太子朱翊钧，但终不能实施他们的政治主张。

自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撤中枢省设内阁以来，由于内阁成员是由高级朝官以“廷推”的形式产生，而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又握有弹劾建言之权，所以廷臣之中分成派系，互相攻击。隆庆帝即位后，廷庭派系争斗尤为激烈，昏庸无能的隆庆帝根本无法整肃朝纲。吕调阳心想：要实现自己与张居正共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帮助年轻有为的张居正进入内阁，掌握一定的朝政大权才有希望。于是他就利用自己在皇帝身边的优势经常提起张居正是朝中年轻有为而又不可多得的贤臣，以引起皇上的重视。后来，张居正的同乡和老师徐阶升为内阁首辅大臣，在调阳和徐阶两人的帮助下，通过“廷推”张居正终于很快升为内阁大臣，有了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但调阳还是认为目前实现政治主张，条件还不够成熟，还应进一步创造条件，只有张居正成为

首辅大臣有了更大的权力，方可实施改革。于是他对张居正讲："大人虽升任内阁大臣，然切忌锋芒太露，还须等待时机，大人定有不可限量之前程。"

居正亦有同感，他说："吕大人教诲得极是，余今后必定小心在意。"

果然不久，内阁首辅徐阶致仕（辞退官职）以后，具有极强报复心和政治欲望的吏部尚书高拱当国，成为当时的首辅大臣，形势仍然不利于张居正。这时张居正不得不佩服吕调阳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

隆庆六年，即公元一五七二年一月，吕调阳被拜为礼部尚书。五月，在位只有六年的隆庆皇帝驾崩。当时皇太子朱翊钧只有十岁，十岁的孩子当皇帝根本无法处理朝政。吕调阳觉得帮助张居正施展才华，进行改革，振兴国家的机会来了。他深知眼前的朝廷就会有巨大的变化，也会给各个大臣的政治生涯带来巨大的波动。凭他多年在皇帝身边工作的政治经验，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次的皇权更迭，必将引起一场你死我活的内廷争斗。

其形势非常清楚，一是登位的太子只有十岁，完全要依靠某个大臣的辅佐才能治理国家；二是隆庆帝临终时，托付大事的顾命大臣有高拱、高仪、张居正和秉笔太监冯保等四人，这四人中高仪已年老力衰且又多病，无疑将会病退，冯保是太监只是内臣，按当朝祖制，太监是不能作为

辅政之臣的。所以高拱和张居正二人，必有一人成为十岁小皇帝的首辅大臣。想到这里，调阳暗下决心，定要促成张居正执掌辅政大权。

大太监冯保，自六岁入宫成为阉人，十岁开始入御书房偏屋读书，他十分聪慧精明，四书五经过目不忘，及至弱冠，主理皇帝起居住行等杂务，深得嘉靖、隆庆两代皇帝的欢喜，同时也步步升迁。本来像他这样的身份是没有什么欲求的，他完全可以安心地度过后半生。但是，几年前，他却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明代司礼监设掌印太监及提督太监，司礼提督太监掌管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司礼掌印太监则掌理内外章奏，下设秉笔太鉴和随堂太监。司礼掌印太监专门替皇帝审查奏本，将应由皇帝钦定的重要内容用红笔勾划出来再交给皇帝批示称为“批红”。所以往往司礼太鉴的决定就是皇上的意旨，其权力大得很，并掌管着锦衣卫、东厂等特工组织。当太监的人要出人头地，就全靠能升到这个职位上，因此冯保把这个职位看得非常金贵。

在徐阶致仕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空，本来应该由冯保替补的，可当国的高拱却与其他三个宦官滕祥、陈洪和孟冲打得火热，最终司礼掌印太监的职位理所当然地被陈洪抢去了，冯保为这事着实恼火了一阵子。后来，陈洪病死，冯保满以为这次司礼掌印太监的职位该轮到自己，可

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高拱把这个被冯保看作是命根子的职位又给了孟冲，气得冯保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从此冯保对高拱的怨恨日深一日。这些年来，冯保一直在寻找机会和高拱对决一次，否则他一生都无法安宁。但他太没有实力了，他只是个秉笔太监，朝廷的事务是无权过问的。自隆庆帝即位时，他就开始照料皇太子朱翊钧，并和太子的感情很深，太子一直视他为大伴。虽然他在千方百计地寻觅良机，但机会毕竟太少了，且隆庆帝年轻力壮，皇太子又自年少，等到隆庆仙逝，太子登基，这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这几年来，冯保他开始绝望了。但是隆庆帝突然驾崩着实令他兴奋不已，而且隆庆帝临终又把他作为顾命内臣看待。他认为这次对决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下决心要利用这次机会扳倒高拱，以报多年的不白之冤和羞辱之仇。

吕调阳对冯保与高拱之间结下多年的仇恨，早就耳闻目睹，他觉得冯保与高拱的争斗定会促成张居正当国。于是他利用为隆庆帝张罗殡丧的机会对张居正说道："这次冯公公与高首辅之间的事定会有个了断，不知大人有何打算？"

张居正心中十分明白，高拱和冯保这场争斗是无法避免了。政治舞台上出来了一个冯保，这么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倒是他张居正始料未及的。所以他只好这样回答吕调阳的问话："在此非常时期，我能有何打算，一切只好顺其

自然了！”

吕调阳道：“皇权更迭之际，宫廷斗争势不可免，张大人要格外小心才是！”

张居正立即向调阳道：“大人言之有理，在此非常时期，我该何去何从，还望大人赐教！”

“高冯之争，定会异常激烈，大人宜设法回避，千万不可卷进他们争斗的漩涡啊！”吕调阳语重心长地说。

“先皇殡礼，太子登基，我等内阁大臣岂有回避之理？”居正不无担心地道。

“张大人不急，明日朝见皇太子，便见分晓，你我须见机行事。”调阳说完转身就走了。

没有皇帝的国家，照常理是不应该有早朝的，但在隆庆帝驾崩的非常时期，一切都改变了模样。皇太子朱翊钧总是以父皇尸骨未入土为安而良心不安为由迟迟不肯登基继承父业。“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句古训已经牢牢地嵌在满朝饱读诗书的大臣们的脑海中，没有皇帝的国家就好象没有家长的家庭一样。许多事情都无从办理，太子不登基，国家无一个主管人员，这样的景况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况且，首辅大臣高拱发动的各方大员，正准备着一场弹劾冯保的战争，没有朝见皇太子的机会和场所，他们又如何施展呢？故而，这种奇怪的现象便出现了：群臣相约在养心殿等候朝见皇太子。这样皇后、皇贵妃以及太子

朱翊钧不得不出来面见群臣了。(当时十岁的皇太子只能在陈皇后及其生母李贵妃的陪伴操纵下面见群臣。)

太子没有登基就不能坐上龙椅,因此,在大伴冯保的带领下,皇太子朱翊钧便规规矩矩地站在他父皇隆庆皇帝坐过的龙椅旁边,陈皇后、李贵妃依次坐在幕后操纵着一切,在群臣的祝贺声中,完成了早朝的第一轮程序。

皇太子朱翊钧本来就不想来上朝的,这几日他一直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在他的心目中,再也没有比失去这个慈善的父亲,更让他伤心的了。但是各位臣子并不理解他的心思,三番五次地要求早朝、午朝,这可让他烦死了,他开始痛恨这些在他看来不识时务、不懂大礼的臣子。本来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当朝的太子应该在召见群臣时客套一下的,但是现在他懒散得很,根本就没有话说,即使有话也不再去说了。所以当群臣称贺之后养心殿内一下子就冷了场,宽敞的大厅内鸦雀无声。皇太子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站在龙椅旁边盯着下面的群臣。他要看着这些吵着要上朝的大臣到底有什么事情可叙述。大臣们被他这一招搞蒙了,数百个大臣都直直跪在那里,心里直犯嘀咕:这太子到底怎么了,莫不是犯了什么傻病吧?

直到陈皇后低低的咳嗽一声示意太子讲话。他再才不情愿地对着跪着的大臣们道:“都起来吧!”

群臣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参差不齐地从地板上爬了

起来,这皇太子的下马威可真够历害的。大臣们虽然有所怨言,但是对待太子和未来的皇帝,谁敢面上流露出半点的不悦之色?

“各位大臣今日上朝可有什么要事要禀报的?”皇太子朱翊钧懒散的问,不悦之情溢于言表。

养心殿一片寂静,年轻的太子发了一通小小的脾气,的确让各位大臣心下不安,同时也稍稍打乱了他们各自行事的计划,本来高拱布置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等言官预备在朝堂之上弹劾冯保的,但被太子这一怒气的冲击有些大臣便惶恐了,谁也不敢先站出来讲话,惟恐太子全部的怒气都发在自己的身上。

但沉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偌大的朝廷毕竟还有不畏死的忠臣,同时,也有借此机会想名垂青史的奸佞。长时间的沉默已经让某些大臣们心烦气燥,终于有一个臣子站了出来,他径自走出队列,口呼:“太子殿下,臣有本奏!”

“说吧!”皇太子朱翊钧面无表情地说道。

得到皇太子的允许,这位官小位卑的臣子,开始了他的大胆谏奏。

“微臣给事中程文,追随先帝多年,念先帝待微臣不薄,今先帝新丧,臣不胜惶恐……”

这一番不着边际的陈辞,令皇太子十分反感,他迅速地打断给事中程文的奏本道:“你有什么话说,直陈可矣!”

皇太子如此不懂礼貌的责问，不仅让程文惊恐不已，同时也让在列的大臣们紧张惶惑。惊惧不已的程文已经由适才的不安中转了过来，他明白这个早朝不是自己名垂青史就是太子名裂身后了。于是他定神，朗声道："臣给事中程文奏本，先帝驾崩，群臣无首。国不可一日无君，若无主之家，一盘散沙，如何收拾。臣之意，太子应及早登基，以免国事耽搁，民心思变，酿成恶果，一发而不可收拾！"

皇太子朱翊钧听惯了阿谀奉承之辞，何曾听到过如此硬梆梆的谏奏，当然他更无法理解群臣的真正意图所在，包括陈皇后和他的生母也未曾把他不及早登基的理由向他详细说明，这才十岁的太子当然无法理解这中间的"猫腻"，几天之前在这个地方，他已经代表他的生母和皇太后回绝了群臣要求他登基继位的要求，今天程文又斗胆提出此事，怎能让他不气愤不已。于是，他心头一寒，头脑一热，稚嫩的声音迅速地从宝殿之上传了下来，"尔等臣子，胆大妄为，本太子已经重申过先父未入土为安，岂敢妄自登位，你存心让本太子陷入不仁不义之中。你居心何在？来人啊！拖出去重责二十军棍，直到他求饶为止！"

怒气冲冲的皇太子朱翊钧可能是气昏了头，这次连皇后和贵妃的咳嗽暗示都没有听到，大伴冯保的眼色他更是没有看到。

听到命令的两名侍卫迅速冲上宝殿拖起程文即欲往

外走。正在这时，礼部尚书吕调阳站了出来。他温言而柔语:“慢着！”说着跪了下去:“微臣吕调阳有所本奏。”

皇太子一看吕调阳出面说话，怒气顿时消了不少，因为吕调阳为人温和，且他为父母丁忧五年和省族祭祖的仁孝之举曾受过皇祖的嘉奖在朝享有盛誉，极有威望，又是皇太子的老师，太子对他一直都很敬佩，所以柔和地说:“先生，请站起来讲！”

“臣以为”，调阳顿了一顿又道:“给事中乃本朝言官，有谏奏的权利和职责，且程文所谏有理有据，虽言辞激烈，冒犯太子，但望太子念及该臣的忠心一片，可饶他一次，否则将会令群臣寒心啊！望太子三思而后行。”说完，他向张居正投去一瞥，张居正亦向他颔首会意。

皇太子朱翊钧早对吕调阳这个温和的老臣产生了无限的好感和无比的敬仰之情。他虽然发怒，不过是小孩子的脾气而已，又听吕调阳的话有理，于是放慢了声调对着六部给事中程文说:“那好吧，看在三朝元老大学士吕爱卿为你求情的面子上，本太子姑且饶你一次，往后休得胡言乱语，若自行不改，下次定打不饶！”

“谢太子恩典，微臣记下了！”程文一边称谢一边退回了队列。这时所有的大臣都松了一口气，所有敬佩的目光一齐投向吕调阳，气氛顿时也宽松了许多。

“臣有本奏！”这时，对情势窥测已久的高拱不失时机

地站了出来，他奏道："吾皇万岁新丧，太子因忠孝两全之礼而不欲继承父业于仓促之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虽古之理也，然天赐甘露，地涌呵泉，忠孝之义，成全太子日后明君之名，此事故可以稍稍后延。只是如今当酷暑之日，先帝龙体暂停宫内，不日恐有不测之变，依臣之计，更顺应皇室之求，可择一二大臣及掌礼宦官前往圣地为先帝择吉祥之地，以便先帝入土为安，太子日后从政可专心为一，不令大臣们伤神费心，这岂不是两全之策吗？"

调阳听了高拱的奏本，心里早就明白：高拱是想借为先帝选择佳城之地，把司礼太监冯保挤兑出内廷。看来高、冯争斗开始了，而冯保会无动于衷吗？调阳正不露声色地静观其变，果然高拱的奏本，句句似尖刀一样刺在冯保的心头，他面色骤然大变，心里暗道："高拱啊，高拱，你好歹毒啊！你冠冕堂皇地说出一大堆理由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你的伎俩我一望到底，你想挤兑我离开皇宫，这皇宫岂不成了你的天下么？我冯保怎么也不会上你的当，你是痴心妄想！"

高拱此言一出，正合皇太子朱翊钧的心意。但他不欲下结论，等待着幕后生母和皇后的暗示，但幕后没有动静，他似乎明白了，想必生母和皇后已经同意了。于是他清了清喉咙道："高大学士所言极是，我也正想委派一大臣去为

父皇选择一吉祥之地。父皇已丧，入土方为重要，否则父皇之灵在天无迹，在地无痕，众人朝拜也无一定所，这岂不是我等罪过么？高拱大学士乃朝廷忠义之臣，视国为家，其余群臣可要效仿啊！”

皇太子一番话听得高拱心头暗喜，他瞥了一下冯保，正巧冯保怨愤的目光与他撞了个正着，高拱自知心下有鬼，不敢正视对望，只好不自在地转移开来，心下却道：“太子采纳了我的建议，你冯保身为司礼太监不去谁去，你离开了皇宫，看你拿什么跟我斗哇。”

想着想着得意之色布满面孔，微笑一下子全藏到了起起伏伏的褶皱之中，为了怕被别人看出，他压低了头，静等太子的下文。

皇太子稍停又道：“替父选陵，此乃朝廷大事，一两小臣去办理绝对不可，且不宜只去三人五人，宜当多派人员，巫师、占术、相士等等人员尽数多带，为父皇选择一吉祥之处，以令先帝在天之灵护佑我大明江山世代相传，香火不断！只是这人员选定，不知高大人可否心中有数呀！”

高拱心下一喜马上脱口而出：“回太子，以往朝之例此事应由司礼太监负责，故而依微臣之见，派冯公公前往比较合适。冯公公身居宫中多年，又在先帝身边侍养多年，先帝性格品性等一一视若洞火，且冯公公年幼入宫，对各种礼仪祭词、相术、占卜等都了如指掌。此乃最佳人选，不

若冯公公带领人员尽快前往，可尽快择一吉祥高贵之地，不知太子意下如何？”

冯保一听，火气顿时冒了上来，但只能干瞪眼而已，皇太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是不敢擅自开口的，他知道殿下大多是高拱的手足心腹，若有不慎，无疑会给人落下口实加以诽谤攻击，最终落下不忠不孝的罪名，于是，他只是气鼓鼓地盯着高拱，一声不吭。

皇太子朱翊钧年少轻率，哪里知道这其中的诡诈和奥妙，他见高拱所言句句在理，便转头对冯保道：“冯公公，我认为大学士所言也的确有道理，你能否依学士之言去万寿山为父皇择一吉祥之地以安息先帝，以免他灵魂不泯，形神俱困！”

大伴冯保虽然一肚子的委屈，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无法辩解，只得顺着太子的意思回答道：“能为朝廷效力此乃我冯保终生之福，冯保正求之不得。太子礼贤下士，动辄礼仪相待，老臣受宠若惊，此事老臣是当以死相效，决为先帝择一吉祥瑞气之地，以供先帝安乐。只是老臣有一要求，不知太子能否应允？”

“请讲”，皇太子朱翊钧从小就是在大伴冯保的照顾下生活的，他对冯保也是百般信赖的，故而冯保的所有请求他都会一一满足。

司礼太监冯保冷冷一笑，心下道：“高拱啊，高拱，你贵

为首辅大臣，你想挤兑本人，绝没有什么好下场，我不在宫，你也别想呆在皇太子身边指挥群臣！”

冯保边想边说：“老臣虽然可以为先帝择一佳地，但先帝乃大明帝国人主，天之龙子，而老臣乃一太监，说到底只是半个人，民间所说乃不男不女之人，若择地之事重权委托于老臣，这对先帝隆庆帝也是不孝之举。前几朝帝王入庙皆由当朝大臣办理，对天下志士也有所交待，若今冯保一人当差，虽可以把事情办得圆满，无奈后人传说，世人议论，有损皇家之名，更会亵渎先帝之英名矣！望太子三思为是呀！”

皇太子朱翊钧被冯保的这一番话弄得迷迷糊糊，他实在不知道冯保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于是他问道：“冯公公所言极为恰当，一片忠孝之意，皇室朝廷会牢记的，但是不知大伴想约何人一道去为宜，公公尽管说来，本太子派他偕同前往，可矣！”

司礼太监冯保一听大喜过望，心下道：“高拱啊，高拱，谁让你不安好心，成心诈人，今天也让你偿偿这被人挤兑的滋味啊！”他边想边看了看殿下的高拱，高拱一脸的苍白，明显地他感到了威胁，这威胁是来自冯保的，冯保的脸上正流露出得意的笑容，高拱不再言语，低着头等待冯保的回答。

冯保强忍着兴奋与激动回禀太子：“先帝驾崩之时，曾

托命于高拱大学士，张居正学士，高仪大学士，又令高拱大学士为首辅大臣，想是大学士威望过人，能力超群，老臣以为今若派高拱大人偕老臣一同前往，则是朝廷之福，皇室之幸。且高大人德高望重，群臣之楷模，为皇帝选陵之事又应当传颂千古，令来臣效仿。再说，此事由高大学士出面办理，天下之德尽收朝廷，百姓必将称道连连，再者，高大学士出面办理又示殡丧之事隆重，此非高拱大人出面不可矣！老臣之言，望太子思之。”

皇太子朱翊钧早被冯保、高拱两人的话搞得头昏眼花了，他开始烦躁了。他觉得这样一件本来可以容易解决的事情放到早朝上来讨论来讨论去实在不雅。于是他马上回道：“两位大人所言皆有道理，无论谁去都是为朝廷效力，既然两位大人都是当朝顾命大臣，那么就请两位偕同前往吧！所带之人，由高拱大人和冯保公公商量再定夺，所需器械，财产尽可从国库中调拨，各位大人也应照值拨出。不得误了先帝择陵之大事。”

皇太子朱翊钧这番话一说出口，高拱的汗珠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感到一切都完了，如果出去为皇帝择地，那么回来之后，谁还认得他这个内阁首辅？在这危机存亡的关头，他高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的。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地到了这种地步，高拱手下所有的宦官和手下心腹全部派不上用场了。太子的话一出，虽不是金口玉言，但谁

敢去反对呢？于是高拱心下空虚，脚下发软，几欲跌倒。

满头大汗的高拱那种心急如焚，无可奈何的表现，早被站在一旁静观待变的吕调阳看得清清楚楚。他觉得他说话的时候到了，但他又觉得此时让张居正出面去说会更为有利些。

于是，他用目光向张居正示意，张居正早已心领神会，于是站了出来。他说："烦劳太子一时，微臣张居正有所本奏！"皇太子朱翊钧本来想退朝的，但看到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没有办法，只好说道："张大人，你有何本奏，快快讲来，我在这里已经站了一个多时辰了！"

张居正不慌不忙地缓缓道："高拱大人和冯公公两位都欲为皇室效力，其忠孝之心着实可作为群臣榜样，今两位大臣欲前往为先帝寻觅一处佳地瑞土，倒是让微臣心下不安，高拱大学士乃当朝群臣之首，内阁首辅，先帝托孤的头等大臣，今若高大人提命择地，在朝廷看来确实是完善之举，只是高大人这一去之后，定然是遥遥数日，这朝廷诸事如何提携，太子尚年幼，微臣认为高大人不宜撇开繁重事务而去为先帝择陵。否则，太子未登基之日，群臣心下惶惶，今高大人一去，岂不是雪上加霜，情况更甚么？故而微臣恳请太子三思！"

张居正说到这里，正欲往下说，吕调阳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张大人所言极是，高大人去不得！"

德高望重的吕调阳话一出口,群臣都纷纷附和:“是呀,高大人确实去不得啊!”

“内阁首辅在此非常时期,怎能离开皇宫呢?”

张居正四下都望了一下,感觉到四下的压力突然高涨起来,这并不是对着他而是对着大太监冯保的,而司礼太监冯保正面色惨白地站在皇太子朱翊钧的身边。

张居正清了清喉咙,高声压住正在议论的各位大臣,又道:“太子的意思呢?”

皇太子朱翊钧根本就无法明白大学士张居正的良苦用心,这倒不能怪他,怎么能让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去判断这国之大事呢?故而皇太子面色一红,道:“大学士所言极是,我倒要听听你的意思,你有何看法呀?”

张居正并不直接回答皇太子的问话,他只是抬头望了望站在龙椅旁边的大太监冯保道:“冯公公,我看你是否可以为太子找一方凳,太子年幼,从未站过这么长时间,我倒担心他龙体之力经不住如此的折磨啊!”这一席话倒也把在列的各位大臣搞懵了,冯保饶是精明也不知如何对付,只是轻轻地而又愤愤地道:“张大人,这样有所不妥吧?”

张居正微微一笑道:“这有何不妥,高大人你看可以么?”高拱见了张居正问他,顿时来了精神,心想幸亏是张居正帮忙解了围,看来,张居正是有心向着我的,否则我可是败局已定了。

于是，高拱忙不迭地道："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太子以贵重之躯，不敢有半点闪失啊！冯公公你就去为太子送上一方凳吧！"

大太监冯保看到了张居正和高拱联成了一道防线，心中暗暗叫苦，只是在群臣面前，又在太子面前，且幕后有皇后和贵妃在听，他纵有天大的胆子也是无能为力。于是他悻悻地道："遵命，我现在就去！"

稍顷，冯保拿来一个锦布包裹的方凳毕恭毕敬地放在了皇太子的身后，小小年纪的太子不知是坐好，还是推辞好，一时竟愣住了。他眨着一双乌黑亮亮的眼睛求救似的望着高拱和张居正，希望能给他一点暗示。

高拱打了一个圆场，他一本正经地说："请太子落座，此乃我大明之福啊，请太子无须顾虑太多，在龙椅之侧安放一个方凳，与皇帝身边站着太子是一样事情，此无辱没先人之嫌，请太子落座吧！"

首辅大臣如此一解释，皇太子心下释然，群臣也齐声口呼："请太子落座，保重身体要紧！"幕后的陈皇后和李贵妃也一齐道："孩子，坐下吧！不要辜负了众臣的期望，你忠孝之心，全国上下都看到了，不要犹豫了，张大人还有话说呀。"

既然在场的所有人都这么说，皇太子朱翊钧也就不再犹豫，稳稳当当地在方凳上坐了下来。

众大臣见太子坐了下去，顿时安静下来了，大学士张居正望了望在朱翊钧身边呆呆站着的冯保道："我们刚才都看到了，皇太子目前年幼体弱，加之先帝适才驾崩，太子纯孝至悲，恸伤身体，使身体更加虚弱……"。说到这里，张居正稍停了一下，又继续道："太子自幼跟随冯公公长大，冯公公数十年来已经学会照顾太子和皇帝，虽然离开冯公公，皇太子依然会有人照顾，但是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可是太子乃我大明根基，若其他人照顾太子万一有个闪失，谁能负起这个责任？选择皇陵，这前辈也已有定制，虽然冯公公比较熟悉此项典制，但也不是非他不可的，故而，我认为冯公公应留在皇太子的身边，照顾好太子这就是冯公公的最大的责任。至于选择其他司礼太监前往，我想冯公公应该有最佳人选，我的意思就是如此，不知冯公公有何建议，若无其他意见，可否在太子身边照顾好太子，我等臣子也心下安顿了！"

听着大学士张居正的叙述，大太监冯保的脸色渐渐地好看起来。心想：这张居正真是好样的，难得他有心向我，终于给了我一个可下台阶的机会。于是，他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和不安道："张大人言之成理，保自幼进宫侍奉皇室，今已慢慢老矣，幸而太子为大伴，实乃保之大幸也，保一生无牵无挂，惟有把全力献给朝廷才能心安，今先帝驾崩，太子冲龄，保不知忙于何处，然保分身乏术，惟有太子命从，

今张大人建议保照顾好太子保护好大明根基，保一定尽力。至于择陵之术，有占士、巫师等才人，若说统率之人可委派司礼监太监曹宪前往，曹公公一生清白，为皇室忠孝两全，可担负此等大任，至于朝廷另派一大臣前往，选择谁去，全在太子定夺，保不敢擅专矣！”

冯保说完不再言语，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在皇太子身边和高拱决斗了。如果高拱被派往万寿山，那么冯保现在就可以胜券在握，而大开宴席了。至于派另位大臣去，朝廷看来还没有定夺，张居正看来正在暗中帮着自己，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分量，刚才群臣的附和声让冯保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这会儿听了张居正的叙述，他又觉得自己是天底下的第一巨人，充满了战胜高拱的信心。“事情正在变化！”冯保暗自思索。

大学士张居正的建议一提出，朝中象是炸了窝一样纷乱起来，群臣各怀着不同的想法议论纷纷。

这时，朝堂之中静待其变的吕调阳，频频点头，心想：这张居正真是了不起啊，他的一席话竟然同时赢得了高、冯争斗双方的好感，他对鹬蚌相争故典的运用，真是出神入化，实在令人佩服！不过，下面的事，他不宜再讲下去了，只有老夫帮帮他的忙了。

于是，他望了一眼正在议论的群臣，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各位同僚，请静一静”，吕调阳轻轻地咳了咳，清了

清喉咙对着议论纷纷的大臣说道："为先帝择地按理是要有一威望有加之贤臣前往，但今朝中臣贤子贵，无奈顾命之臣实在少矣，先帝爷病逝之日授命高拱大学士，高仪大学士，张居正大学士以及冯保公公共同辅佐太子，如今高拱大人为内阁首辅决不能离开朝廷，冯公公乃皇室内廷要人，太子年幼体虚，尚在冲龄之年，需他照料。故而依微臣之见高拱大人和冯公公两位朝廷重臣皆分身乏术无力前往而高仪大人又重病在身……。"说到这里，吕调阳又顿了顿，朝堂上下开始慢慢地静寂下来，大臣们都期待着吕调阳继续说下去。这时吕调阳却望着皇太子说道："要派谁前往，还是请太子定夺吧！"

皇太子朱翊钧，听完吕调阳的一番话，他早已明白了应该派谁前往，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对张居正道："吕先生所言极为有理，我想惟觉只有辛苦张居正大人一趟，你可携同司礼太监曹宪等一干人等前往万寿山为父皇择一吉祥之地！至于所需之物尽可从国库中提取，各臣也要鼎力协作，不得因事拖延推却，张大人你可有难处要禀报吗？"

听到这里，吕调阳与张居正同时感到，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只见张居正轻弹衣冠，双膝跪下朗声道："微臣张居正，承蒙太子恩典，定当尽力完成皇室托付，臣遵命前往，宫中内外之事就不再过问，望太子及诸臣多多保重！"

"既然张大人没有异议决心前往，那各位大臣还有什么意见吗？"皇太子朱翊钧大声问道。

听这口气，谁还敢去提什么意见，弄不好还会落得象程文一样的下场，吕调阳再也不会为你讨保了，所以养心殿内数百大臣无一做声。太子道："既然无异议，那么张大人就择日前往吧！"

"臣遵命！"张居正跪拜一番："谢太子恩典！"

这时年幼的太子真是困倦不堪，他不自觉地从方凳上站了起来："诸臣若无他事，可回去吧！"

"退朝！"一司礼太监拖着长长的尾音宣布早朝的结束，也宣布了高拱和冯保等人的计谋破产，以及吕调阳、张居正正确谋划的初步胜利。那些被高拱组织的想在朝廷上直面攻击冯保的宦官大臣们也只好收起言辞锋利的篇章，待日后再找机会了。

皇太子朱翊钧看看在殿下一齐跪着的大臣，就在大伴冯保的牵引下，走到殿后去了。

太子走后，大臣们也各自散去。张居正和吕调阳一起走出养心殿的大门时，吕调阳微笑着对张居正道："大人还愁不能回避吗？不过，上了万寿山后，不到该下山的时候，可千万别下山啊！"

张居正会心地笑了笑："我上万寿山，风景着实宜人，大人在朝中，更有好戏连台啊！"

"哈哈哈……"吕调阳朗声笑了起来。

张居正和吕调阳分手后,各自回府了。

在吕调阳的帮助下,张居正终于完成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第一步:巧妙地回避了宫廷争斗。他第二天就登上了万寿山正中按吕调阳定下的策略,顺利地回避了这场宫廷内的政治斗争。

高拱也由于吕调阳的帮忙而留在朝廷处理朝政。他心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要在皇太子朱翊钧登基作皇帝之时就把冯保斗倒。于是他紧锣密鼓地行动了起来。他利用主理朝政的优势,一方面从南京召来数百武艺高强的人留在其府中听用,另一方面继续组织六部言官和他的手足心腹向皇太子奏本弹劾冯保。

然而,冯保也不是吃素的,他掌管着锦衣卫和东厂一班卫士特工人员,高拱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冯保依仗着在内宫接近皇后和李贵妃以及照料皇太子起居的优势,针对皇后和贵妃担心十岁的太子有遭不测的恐惧心理,经常在皇后和贵妃面前说高拱有图谋越轨之心。

一天,在坤宁宫,冯保当着皇太子朱翊钧以及陈皇后、李贵妃的面说:"高拱已从南京召集了数百武林中人来到了皇城,经常在皇宫周围出没,其心不轨呀!"

"啊!"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紧张起来,他平时就很怕高拱,但也知道这人脾气暴烈,不易驾驭,且专横擅权。

“什么事？”陈皇后也是一惊。

冯保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地道：“娘娘有所不知，先帝病丧那日，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回到内阁，高拱所言着实令人惊俱呀！”说到这里冯保不再往下说了，他故意顿了顿。

“他说了些什么？”李贵妃忙担心地问道。

“那日在文渊阁，高拱对着高仪、张居正两位大臣大吼：‘十岁孩童，如何做人主！’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当时高仪大人手中的茶杯都惊诧得摔到了地上，所以从那以后，高仪就推说有病而不来文渊阁了。凭老臣这几十年的经验知道这高拱必反无疑。”冯保十分肯定地说道。

“果真有此事么？那高拱真是这样说的么？”三人惊恐地同时问道。

“老臣侍候皇家多年，没有必要说假呀！那高拱的野心在朝野是闻名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只是皇后娘娘和贵妃久居内廷不知而已。先帝也早想除去这祸患，只是高拱根基甚大，不敢轻举妄动，以防他狗急跳墙。”

“那么，依冯公公之见，下一步该如何对付呢？”李贵妃小心翼翼地发问。

“罢掉高拱，让他回籍闲住！”冯保咬牙切齿地说。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岂不是违抗了先帝的旨意么？先帝驾崩之时，可是让高拱作顾命大臣啊！况且高拱又是群臣之首，若行动有所不慎，不仅不能成功，反而对自己不

利呀！我们贸然罢掉他，也得事出有因才对，且太子尚未登基为人主，下诏未免有些唐突。陈皇后不无忧虑地道。

于是，他们四人经再三商定，只有让太子尽早登基为人主，继承了先帝大业，再罢去高拱就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们又商定，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太子登基之后，就可以宣诏罢免高拱的官职了。只是这是件大事，一定要拿稳，还是通知张居正大人知道为好，他是先帝的托孤辅臣，让他在太子登基那天回宫才好！陈皇后最后敲定了此事。

万寿山，大峪岭。这里风景秀丽，山青水秀，当年隆庆在此游玩之时，就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当时他就要求日后停棺于此。如今大臣张居正和司礼监曹宪就是奉着皇太子之命率领占士、巫师、风水道师等三百多人，正在此处开拓一方佳地瑞土以供先帝藏棺之用。

这美好的景象也勾起了张居正的无限遐思，他眼望着郁郁葱葱的群山美景，心都飞到了紫禁城，已是好几日没有消息，不知京城之内的斗争如何，究竟是谁占了上风呢？这几日该有消息传来了吧！

这时戚继光大将军派往张居正家中的家将林枭飞，快马来到山前，对张居正说："这几天，礼部正在张罗太子登基大典，尚书吕大人叫我来万寿山看看大人，叫大人千万别中暑病倒了，以免误了大人参加太子登基大典！"

原来，吕调阳前日接陈皇后的懿旨，说是要礼部赶紧

筹备太子登基大典，时间定在六月十日。吕调阳接旨后心下暗想：这太子突然登基，必定有事！此时，张居正大人千万不可介入。所以，他就让张居正的家将林枭飞快马上山来说了上述的话。张居正明白了吕调阳捎来的话，说的是反意，是要他设法找借口不参加太子登基大典。于是，他对林枭飞讲："多谢吕大人的关心，请转告吕大人，太子登基大典，全靠他操劳了！"林枭飞会意，忙答应一声快马离去。

六月初八那天，司礼监曹宪正指着山上的某处佳地，滔滔不绝地向张居正谈论着此地方的好处，突然一锦衣卫引领冯保手下太监武文清匆匆地来到了山上。

"两位大人辛苦，辛苦，我代表太子感谢你们的辛苦尽心！"武文清一上来就客套起来。张居正已经明白，那曹宪问道："武公公，何事如此匆忙呀？"

"噢，也没有什么大事，皇后娘娘让奴才送来懿旨，宫中近日有点小事！"武文清含蓄地说。

"那我们回去详谈吧！"张居正对着曹宪道。说着说着他脚下一滑险些跌倒，一旁的曹宪连忙伸手扶住了他："大人，你不舒服么？""没什么，可能是大热中暑，劳累所至。"张居正缓缓地道。

"请张大人先回接旨，保重身体要紧，奴才再去全面占测一番，随后就到。"曹宪看到张居正面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憔悴，就不失时机地道。

“那也好，此处多多劳累曹公公了，居正身体不适先行下山了！”张居正一边说，一边和武文清往山下走去。

武文清来到张居正的居所，把高拱企图谋反的情况向张居正详细地汇报了一遍。张居正听完一直沉默不语。

“张大人对时局如何看法，这是冯公公托我问你的。”武文清问道。

“这个，微臣的确没想到过高拱有反叛之心，这样吧，你回去转告冯公公，让他多保重，等到太子登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时啊，嘱咐他胆子放大一点，不然他会被人占了上风！”张居正细细地嘱咐道。

“多谢大人关照，张大人你也要保重身体呀。”武文清被张居正的真诚所打动了。

“呃，我倒是没事儿，只是偶尔中暑罢了，休息几日便会好起来的。”张居正自嘲道。

“张大人，何时动身回京参加皇太子的登基大典？”武文清岔开了话题。

“这个，唉，今天已经是六月初八日了，太子在六月十日登基，时间急促呀，看微臣这身体，早不行晚不行，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中了暑，这该如何是好！”张居正故作焦急地自怨自叹道。

“这倒也是，张大人病得的确不是时候。奴才不打搅

大人休息了！”武文清说完就告辞出门。

“武公公慢走，老臣因病在身，就不远送了。”张居正在卧榻上向武文清挥了挥手。

就这样，张居正按照吕调阳的精心安排，在太子登基大典那天，果然推病没有参加，只是向新登基的皇帝递上一道告病的奏折而已。

高拱接到皇后的懿旨，六日十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也正合他的心意。隆庆帝刚逝世时，他反对太子登基，是因为他要斗倒冯保的工作准备没有做好，现在他已经组织好了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等预备弹劾冯保的呈文，太子要登基当皇帝，正是他组织言官大臣向皇帝苦谏斗倒冯保的好机会。因此，高拱接到皇后的懿旨后，高高兴兴地四处张罗，等待着太子登基大典的举行。

公元一五七三年六月十日，大明帝国的又一位皇帝登上了金銮殿，他就是明神宗朱翊钧，他登基伊始改国号万历。大赦天下，提封百官，北京城内一片喜气洋洋，一个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早朝时年幼的万历皇帝再也用不着站在龙椅之侧接受百官的朝拜而备感上朝之苦了。他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大明帝国的皇帝。然而，他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所以，朝政之事他不敢擅自处理，一切只是个摆设。大臣们递上来的奏本先由众官交到司礼掌印太监冯保那儿，冯保再组织

手下的小太监审视，找出其中必须经万历皇帝亲批的本子或奏本中重要的文句，他用朱笔勾出以示明显，而后让万历皇帝在指定的地方写上“知道了”、“不行”或是“可以”等等就行了。这奏折的内容年幼的皇帝是无需知道的，自然由大伴冯保去过问。这样一来，司礼掌印太监冯保的决定，就成了万历皇帝的意旨。

尽管高拱经过充分准备，弹劾冯保的呈文和奏章纷纷递了上来，但万历皇帝是怎么也不会知道的。因为全被司礼掌印太监冯保给留中押了下来，而给万历皇帝看的奏章，却一下子激起了小皇帝的愤怒。

就在万历皇帝即位的第五天的晚上，万历被大伴冯保带到了坤宁宫，母亲李贵妃和嫡母陈皇后正在那里等着他，他一进门，就知道事情不妙。只见冯保说的第一句话是：“那高拱已经开始反扑了！”说着他拿出已经过了“批红”勾画出重点文句的奏折递给了他。

万历皇帝接过折子心想，这有什么神秘的，还不是让我写个“知道了”就完事吗？但是，他投目而视，只见红笔勾画之处写道：“太子登基数日，内阁运转照常，奈何无帝王御批之旨到钦，太子之懒欤？皇帝之惰欤？”万历看到这里就生了气，他按下心头之火继续看了下去：“皇帝果能自立乎？缘何奏本上皆有'知道了'等含糊其辞之语，中宫代乎？若如此，立皇帝何用？立大臣何用？顾内阁何用？一

并撤除，可否？”这种严厉的措辞，可把年轻气盛的小皇帝气坏了，他小手一挥，把奏本扔到脚下，狠狠地踩了几下：“把此人抓住砍了。”

“皇上！”冯保压住兴奋而小心翼翼地道：“请皇上注意龙体，莫气坏了身子！这都是高拱操纵的一伙人捣的鬼。”

“这乱臣贼子，朕定要将他收拾掉！”万历皇帝咬牙切齿地说。

冯保见已激怒了小皇帝，时机已成熟，于是他道：“收拾高拱是件不容易的事，他的心腹甚多，弄不好，局面将难以收拾啊！”

小皇帝怔了一下：“那将如何是好？”转身面向皇太后道。

“那还是冯公公拿个主意吧！”陈皇后接口说。

“奴才以为收拾高拱，要突然下手，绝不能让他有反扑的机会”，冯保说着停了一下，望了一眼万历母子三人接着说：“皇上可下圣旨夺其大权，令其回乡闲住，不得有半刻停留。随后让锦衣卫队押送，直到他离开京城，到达他河南新郑老家为止，这样一来，高拱的手脚顿失，定不会有什么作为了。明天早朝时，皇上突然颁旨，罢去高拱的官职，在宫内宫外他是没有什么反抗之力的，皇上尽可放心，我冯保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皇上一发圣旨，其余的

事情就由老臣来做吧！”冯保做出孤注一掷的样子，他心下明白，如果今日不能说服皇上采取行动，那么以后局面的发展很难预料，如果把他私自扣押奏本的事情抖落开来，他就一败涂地了。所以，他必须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万历皇帝看了看皇太后和皇太妃，希望他的两个母亲能给他一点自信的力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看来只有如此了，绝不能让那高拱有反扑的机会，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将悔之不及。冯公公，皇上年幼，一切都不能自作主张，这事情就由你办理。首先拟出圣旨，待到明天早上，皇上就召集众文武百官，宣布圣旨罢掉高拱官职，那高拱等人定然是措手不及，他们有回天之力也不能挽回局势了。另外，冯公公一定要多派锦衣卫士以防不测之乱！”皇太后吩咐冯保道。

司礼掌印太监冯保心下暗喜，皇太后和皇太妃都支持自己，眼看高拱的倒台就在明朝，明天就是自己报仇雪恨的大喜日子。于是，他毕恭毕敬地道：“请皇上、皇太后、皇太妃放心，此事保自会妥善处理，不令皇室失望，今天色已晚，请皇上注意龙体，此乃国之根本，不可大意，保近日的确是抽不开身照顾皇上了，等到此事一过，天下即可太平，皇上也可高枕无忧。老臣就此告辞了。”

“大伴也要多注意身体，这几天累坏了你，等到此事平

定之后，朕必当多多奖赏你，你可去准备吧！”万历皇帝到底是个孩童，对冯保这一番真情告白感动得不知所措，开口就对冯保许下了日后定当奖赏的大诺。

“多谢皇上，此乃保职内之事，承蒙皇上挂心，保着实感激不尽，保去了！”冯保说完就直奔自己的寝殿。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六月十六日，这将是记录于史书关键的一天，冯保一夜未眠，他在企盼着天亮，因为，天明之后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了。圣旨已经拟好，各方防守准备也都完成，只要明早他冯保把这圣旨在文武百官面前一念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冯保在等待着。

天色尚早，还未到寅时，四下还是黑沉沉的，天气已经收起了炽热，黎明前的气候很是怡人，只是天色黑暗了一点。不过这不要紧，皇宫中的会极门已经聚集了空空散散的几位官员，他们得到传令，皇上要在这里召见他们，肯定会有大事发生，所有的大臣心中都很明白，胜负只在这一刻便见分晓了。

可怜的高拱对自己末日的到来竟浑然不知，还以为皇上是要在会极门让他弹劾冯保哩。所以，高拱他早早地来到了会极门等候皇上的驾到，他知道皇上所以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来召见他们，肯定是有原因，自己的言官心腹手足们还是起到了作用。冯保呀，冯保，这次你定然是无法逃脱了吧！高拱想到冯保，禁不住心下一笑。

众臣已经陆续地来到了，他们在猜测着这场决斗的主角，他们无可置疑地向着大学士高拱打着招呼，而高拱这个擅权一时的大学士，内阁首辅，毫不推辞地接受着众臣的吹捧和祝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一丝莫名的恐慌。

“皇上驾到！”一声清脆沉厚的声音让所有的大臣都肃静下来，会极门前黑压压地跪满了文武百官。

少年天子万历皇帝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来到了会极门，二百余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将军紧跟其后，皆是刀剑在腰，一副神秘庄严的气势。

高拱顿时感到气氛不对，他抬头一看，少年皇帝万历身边正立着自己的敌人冯保，冯保得意的目光正直射过来，这一刹那的对视，高拱心知自己一切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了。

“百官听旨！”冯保清了清嗓子，大声地传达皇太后，皇太妃和皇帝万历的谕旨：

告尔内阁王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殡天先一日，召内阁之臣及保于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百吏，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享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再蹈往辙，典刑处之。

钦此！

宣完谕旨，司礼掌印太监冯保就陪同万历皇帝离开了，留下的是二百名大汉将军，架起瘫倒在地的高拱，一刻不停地押送他回老家闲住。

这为日不多的战争已经见出分晓，完全如吕调阳预料的那样，只能让高拱失败。因为冯保是个太监属内臣，明太祖之初就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禁，固此，他根本就不可能主理朝政。高拱败北，高仪病退，那么先皇托附的顾命大臣，就只有张居正一个人了。无疑他将是万历皇帝主理朝政的首辅大臣。这是吕调阳对局势的正确估计和对张居正的信赖、支持，而让历史成全了张居正，也可以说是少年天子的无知成全了张居正。总而言之，在吕调阳的帮助下，张居正顺利地成了内阁首辅大臣。

# 第五章

## 推行新政 初见成效

六月十九日，万历皇帝自称帝以来第三次登上了金銮殿，他是来早朝接见大臣张居正的。张居正终于恰到好处地从争斗的漩涡中挣扎出来，他的酷暑寒热病又不失时机地痊愈了。在大学士高拱离京之后，在大学士高仪死去之后，在顾命大臣之中只剩下他一人的时候，他虽姗姗来迟，但他这迟来之人，却是后来者居上，是渔人收利来了。年幼的万历皇帝接见了他的这位忠心耿耿的大臣。

"张爱卿，向前靠近一点，让朕好好看看"。这多日未见，小皇帝情不自禁地表达出对张居正的亲近和倚重。

"谢皇恩！"大学士张居正依照万历皇帝的话跪到了宝座的前面。

"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边办事边调理，就不要再继续请假了，现在一切正在颓废之中，先生可要尽力去辅弼啊！"万历皇帝对张居正道。万历也称张居正为先生使张倍觉亲切。

"谢皇上厚待微臣，今国事重大，微臣不惜病体欠佳，定然入阁视事，以效忠皇室托孤之举！"张居正诚惶诚恐。

"先生凡事可要经心辅佐，父皇曾在病危之时执小儿

之手称大人为忠臣良才，命小儿视大人如生身之父，朕一直不敢轻忘！”万历说着不觉动了情。隆庆皇帝的嘱托他还是牢记在心的。

“承皇上谨记先帝嘱托，微臣张居正虽九死而不悔，竭力同心护卫皇室以保大明江山稳如磐石！”张居正声色朗朗，他知道万历给足了他的面子。在群臣面前，他已经初步树起了威信，皇帝信任的臣子，还有谁敢于怀疑他的忠心么？

张居正一番慷慨的言辞之后，伏在地上，感激的泪水涓涓而下，不能言声。

万历皇帝略略停了一下又道："先生此次来朝，可有定国大计，治国方略，可在群臣面前详细谈谈。"

大学士张居正身体一震，心下道：幸亏尚书吕调阳大人及时提醒让我提前准备，否则定然是被问住而有失身份了。

原来，在六月十七日那天，礼部尚书吕调阳探视大学士张居正病况，来到了张居正府中。他们两人一见面都齐齐地开心大笑起来。调阳道："张大人已取得渔人收利之效，真是可喜可贺，宏图大展指日可待啊！"

张居正诚挚地答道："时局的发展正如大人所料，居正能在鹬蚌相持之时顺利隐避而摆脱争斗漩涡全赖大人的支持和指点，今后，还望大人一如继往，多作谋划，你我同心协力共同为朝廷效力吧！"

吕调阳答道："那是自然！"

随后吕调阳想到了张居正的《上陈六事疏》奏本和与他合编的《帝鉴图说》。他与张居正共同的政治主张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心里感到格外高兴，但又同时感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他心情并不轻松地对张居正言道："现在皇上尚在冲龄，大人你已经取得了皇上及皇太后、皇太妃的信任，在朝中的威信也在与日俱增，正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改革措施的大好时机。近几日，万历皇帝定会召见大人，大人宜早作准备，将改革措施，治国方略向皇上详细奏明，以期尽早付诸实施！"张居正按照吕调阳的提醒，对皇上要问及的定国大计和治国方略都提前作好了准备。

想到这里，张居正抬头十分感激地向殿中的吕调阳望了一下，接着他将早已准备好的治理政务，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全盘托出。只见他先伏地称道："臣叩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报皇恩，方今国家要务，应在兴利除弊……。"这时万历皇帝似乎对张居正的治国之道感到了兴趣，打断张居正的话道："先生你可不必下跪，站起身详细讲来吧！"

张居正忙谢恩站了起来，在朝堂之上，面对少年天子和满朝文武大臣，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由来已久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措施。

首先，他指出了自隆庆以来的廷臣纷争所酿成的四大

弊病，即世俗顽固，纪纲不振，议论繁多，诏令不行。这四弊已经极大地伤害了国体，必须革除四弊。接着他说："除四弊而必要兴六事！"这六事就是：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最后，他又针对朝中一些因循守旧之臣终日无所事事和办事拖拉不讲求效率的现象，又提出了一整套的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这就是张居正用以推行新政固本强国的考成之法。

大学士张居正所奏有理有据、切中时弊，并且还指出了解决的办法。万历皇帝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称是，当张居正刚一讲完，他就大加赞赏道："先生真是国家栋梁之臣，父皇托先生之重任，此乃朕之福分也。先生所议六事，句句言中，字字要害，如此可行必将使奸佞之臣不敢贸然行事，忠良之臣大行其道而自无顾忌也！先生可大胆施行，以兴国隆邦为重。今日早朝至此罢，赐先生纹银百两，水果十斤，吏绸衣一套。"

张居正诚惶诚恐，连连叩谢皇恩浩荡。

万历皇帝又道："今群臣毕至，先生也入阁办事，就请诸位大臣到御膳房用饭吧！朕今日与臣等共进餐饮。"

群臣齐声称谢，万历皇帝走下龙椅，在众臣的簇拥下到内厅用饭。张居正，吕调阳等人自然都坐在万历皇帝的身边，饭后，众臣散去。万历皇帝留下张居正一个人讲道："朕还有一点小事，想请先生着实办理。"

“陛下请讲！”张居正道。

“父皇驾崩已有几旬，朕登基也有数日，只是这朕之嫡母，生母的封号未定，朕年幼不知称两位母亲为何方好，还请先生帮朕想个名号吧！”

“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张居正一听，立刻知道了万历皇帝的心思，只得不做声。

万历一见张居正不做声，知是张居正有点麻烦，于是道：“先生，有什么想不通的么？”

“这倒没有，”张居正马上回答，“只是圣上可有什么建议？”

“建议倒也没有什么，只是在两位母亲的后面多加几个字就可以了，这就请先生劳神了。“万历皇帝道。

“若圣上没有什么建议，居正回去了，待思考成熟，拟一万全之封号上书圣上，以令圣上龙颜大悦，不知可好？”张居正看着万历的脸色道。

“那好吧，既然先生现在没有想好，回去想一想也行。和众臣商量也行，只要在两位母亲后面多加几个字就行了，也不要做得过于复杂，能表情达意即可。”万历口气轻缓，柔若无声，但张居正明显地感到了压力。

“请圣上放心，此事居正定然会尽力去办，让圣上欢喜！”张居正马上回答道。

“如此也好，那今天，先生可回去了！”说完，万历在宫

娥护卫相拥之下离开了。张居正随即也回府了。

万历皇帝给大学士张居正出了一个难题。万历说得倒是轻巧:“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但这几个字是不能轻意加上的。明朝典例有规定:皇帝的正宫皇后即使终生不生皇子,而其他妃子生了皇子,这皇子日后做了皇帝,这个皇帝仍然称正宫皇后为嫡母,对于生育他的这个妃子则只能称生母。在上尊号的时候,对嫡母不仅要称皇太后,而且在“皇太后”的上面还要加上徽号以示位尊。而对生母只能尊为“皇太后”不加徽号。而现在万历皇帝让张居正在两位母亲后面多加几个字。意思是让张居正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其生母李贵妃和嫡母陈皇后的地位相同,这明显是一种违逆祖制的做法。而明朝以前的诸帝之中,也曾经有过此典例。当时是天顺八年宪宗皇帝为一妃子所生,而正宫皇后终无男孩继承皇位,于是众官议定尊宪宗嫡母为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贵妃为皇太后而没有任何徽号。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万历皇帝的要求却不和先帝一样。如果按万历皇帝的要求有所改制,这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如果不改制那么万历皇帝和李贵妃又未必能同意,如此一来,岂不是两边不落好,自已在中间受气么?万历皇帝这个难题的确让才识渊博的张居正左右为难了。

张居正在自己的书房中正独自为此事而伤透脑筋。这

时，大总管焦守礼来到书房报道:“礼部尚书吕调阳大人来府要见大人！”

张居正正要找调阳商量此事，不想他来了，于是连忙说:“快请吕大人到书房！”焦守礼答应一声出去了。

一会儿，吕调阳来到了张居正的书房，张居正忙起身让座道:“我正要找大人请教哩，快快请坐！”

吕调阳边坐下边道:“大人刚入内阁视事，千头万绪，故而老夫特地过来看看，大人有何吩咐呢？”

张居正就将万历皇帝要给两位母亲加尊号的事向吕调阳讲了一遍。吕调阳沉吟片刻后说道:“此事可得慎重，大人刚入内阁，不得不权衡利弊。在嘉靖初年，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争大礼两位大学士不是因为对嘉靖的提议拒而不从，最终弄得君臣关系紧张而被迫致仕了吗？如今，如果不顺着皇上的意思去办，势必关系僵持。如果那样的话，大人今后的辅政怎么进行下去呢？大人的政治抱负和雄才大略，又如何施展呢？要知道一个不受皇帝喜欢的大臣是很难做出一番事业来的啊！”

“大人讲得对极了！只是这群臣人多口杂，如果顺了皇上的意思，难免会有人訾骂我张居正不守祖制。”张居正犹豫不决地道。

“这个好办，我会以礼部的名义在朝堂上配合大人顺利解决这一难题的。”吕调阳十分自信地道。

“有大人的支持配合就好了！”张居正听了吕调阳的话，心头豁然一松，顿时开朗了起来。

难题解决了，张居正与吕调阳便开始商量起朝政大事来了。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撤销中枢省和尚书省废除宰相职位的目的，一是为了让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二是为了减轻民间的沉重负担。但实际上事与愿违，廷臣中的派系斗争以及太监干预朝政愈演愈烈。朝中诏令不行，纪纲不振，百姓负担沉重，国库收入减少，国势每况愈下，入不敷出。自隆庆三年以来，每年朝廷的库银收入只有二百六十万两，而每年付出却要高达四百万两，至万历即位时，已是国匮财竭了，面对这样的国势，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心急如焚，他不得不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能够理解并支持他的大臣，就是吕调阳。于是他详细介绍了推行新政，实行考成法的具体措施，以征求吕调阳的意见。

所谓考成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管理制度，即在各衙门，设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薄，记载例行公事。第一本记载发文和收文，第二本将应办应查的公事写明题复报完日期，送各科备注，由各科进行查验，完成一件，由各科在底账上注销一件，完成不了的要说明原因并另立其期限，到期必须按时完成。应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就要受官法严惩，严重者可以交付刑部审讯定罪。如果属于客观情况实在无法

完成的，则可以提前申报理由，主管部门也可以因具体情况而加以豁免。第三本就是将第二本的内容另行誊写送内阁备查，并对各级官员的政绩每年考核一次，分上考、中考和下考，作为对各级官员的任用提升或谪贬的依据。

吕调阳听完了张居正介绍考成法的主要内容后，频频点头称赞道："考成之法，真是一计妙策，施行一段时间，太仓定然会充盈粮米，那就能真正做到上不加税而用足，其余政府工作也可以一一澄清，决不会有朝令夕改之举了。同时在节财用，整边备，理刑狱，饬学政，严驿道等方面也会起到明显的效果，真是一法带来多效啊！"

张居正却担心地道："我朝祖制是六科监督并控制六部，六部监督并控制抚按巡官员，而考成法却创制了内阁监督并控制六科。这样一来，定会有人说我居正加大内阁权力是为了专权，尤其考成法是针对各级官员的，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吕调阳却道："大人不必担忧，依老夫所见，历年来，这六科控制六部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为六部之官皆长于六科之官，下级对上级何以监督和控制？故大人设内阁控制六科，使六科有一得力支撑，完全是有利于国家机关的。再说，当今国事繁浩，圣上年幼，一时难以理清头绪，这内阁之任务就不能只是皇太祖时期的秘书处，而应该要有相应的权力。考成之法的关键在于监察和奖惩，如果内阁不掌

握一定的权力，便会使考成之法流于形式。考成法的实施定能强国富民，但也会触犯一些官员的利益，遭到一些非议应在意料之中，但是实行考成法是利国利民之举，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流言蜚语，又有何惧？再说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我们不能不为啊！”

吕调阳的一番话给了张居正极大的支持和慰藉，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推行考成法，张居正望着吕调阳激动地说：“有大人的支持，纵使他日开棺暴尸，也决不反悔啊！”

第二天早朝时，张居正就向万历皇帝详细地介绍了考成法的具体内容。果然招来一些大臣的非议，吕调阳力排众议，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说服了群臣。万历皇帝大力支持，于是考成法便得以颁行。

接着，万历皇帝向张居正问及皇太后的尊号道：“先生可否想好了如何为太后加尊号呢？”

张居正不假思索道：“微臣认为皇后可称仁圣皇太后，贵妃则可称慈圣皇太后可矣，不知圣上意下如何？”

万历皇帝道：“朕无异议，不知众臣可有什么想法，可一一讲出，权作参考。”

朝堂之上一片肃静，刚为考成法的争论而未占上风的众臣这时没有一句言语了，也许这是众臣无声的抗议吧！

礼部尚书吕调阳以其职份所在站了出来打破了沉寂道：“老臣支管礼部，对此事并无异议，众臣都不作声，也是

同意无疑。故而张大人意见恰当可行，礼部可即日颁行礼典，尊为仁圣皇太后和慈圣皇太后以传后代并示尊崇。”

既然是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礼部尚书吕调阳同意之事，众官哪有异议之理，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于是众官不得不齐呼万岁，并恭祝两位皇太后长寿无疆。

万历见张居正替他把此事办得如此妥当，从此以后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最后，张居正将六部和六科官员调整的方案向皇上奏明，万历皇帝非常高兴地一一准奏。同时还通过“廷推”推举吕调阳进文渊阁为内阁次辅大臣与首辅张居正共同主理朝政。

张居正、吕调阳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终于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共同登上了实现政治抱负和施展雄才大略的政治舞台。

张居正在内阁有了得力助手吕调阳的支持，考成法的推行较为顺利。他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都由吕调阳亲自参加，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那些只吃俸禄不管事的庸官尽行裁革，张居正、吕调阳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吏治的显著效果。实施考成法不到二年时间，空虚的国库就有所好转，改革初见成效了。

# 第六章

## 力排众议　兴师平叛

万历二年，即公元一五七四年，吕调阳和张居正两个内阁辅臣同为万历王朝的总裁。他们正在实行考成法取得吏治成功的基础上，准备将既定的学政、驿递，清丈田亩的三大改革逐步在全国施行。但是，正当他们日理万机，全身心地投入新政改革事业的时候，却从四川、广西飞报传来了八百里告急文书：四川都掌蛮和广西瑶人发生了叛乱！

最先接到告急文书的是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他手握八百里的告急文书，不禁大惊失色："我之错也！"仰天长叹一声。"不该一再拖延，令巴蜀之地生灵涂炭，今都掌蛮族已经深入四川腹地，整个四川为之震荡，巴蜀膏沃之土，若落蛮夷之手，朝廷根基大动了！"张居正由于一心扑在推行新政的改革上，在如此国定发展之时，不意边廷大乱，他感到无比的自责和难过，同时又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不得有半点的懈怠与彷徨。

"备轿，去内阁！"张居正大声命令道。

大管家焦守礼已经在外面恭候多时了，见主人吩咐，马上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张居正急忙赶到内阁，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当朝在京的大臣都得到讯息，匆忙赶来，万历皇帝也在冯保的伴同之下，慌乱地来到了。

张居正已经把手中的告急文书交给了吕调阳，吕调阳粗略一看，眉头迅速地皱了起来，他一声不响地又把文书转递下去，于是这热得烫手的告急文书依次在众臣手中传阅开来。

大臣们已经毕至，万历皇帝免去了一切的君臣之礼，一进内阁劈头就问："先生，发生了什么事，如此的匆忙？"

张居正忙道："惊动圣上，臣心不安，然此事事关重大，不敢再有半点马虎拖延，广西、四川之寇大乱，已经祸及心腹了！"

万历皇帝刚刚坐下，马上惊得站了起来："数月之前，先生不还说在外廷之区，不相干事么？怎么如今四下大乱了？"

张居正诚惶诚恐道："臣等一心扑于考成之法上，困于国力，未能明察，这失察之罪，望圣上裁决！"张居正说着把告急文书递给了冯保。

"免了，免了！"万历皇帝一手拿过冯保递上来的文书，只是一看便悚然惊变，手中文书飘然落地，"这可如何是好，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张居正稳了稳神才道："臣也未料贼寇会发展得如此

神速。看来定要痛下狠心，全力剿荡了。”

“可这兵力，财力？”万历皇帝对自己朝内的兵将之力和国库的储存还是清清楚楚的。大部分兵力都困在北方边关三府上，那鞑靼、土蛮等夷族年年骚乱，这几年方有好转，可如果一调兵，北方不能保证不祸乱再起，再加上国库空虚，何以充当军饷！

接着，众臣分析了广西、四川发生叛乱的军事形势，对如何平息这场叛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兵部尚书谭纶提出剿灭主战的主张，二是礼部侍郎张四维提出招抚主和的主张。

在争议中，兵部尚书谭纶望着惊慌失措的小皇帝万历坚持道：“臣以为，此番蛮夷作乱，只可剿荡，不可招抚。若陛下一意退让，那蛮夷之族乃食血本性，必然会步步紧逼，我大明国威殆尽矣！”

万历知道谭纶乃一杰出军事家，其在福建之初，建功立业，对作战是极有把握和深有远见的，他的话有着十足的分量。万历于是道：“依谭爱卿所言，这都掌之蛮庶几可剿，四川之地复可安宁了？”

谭纶道：“正是，臣意如此！”

“微臣之见，剿灭贼寇并非如谭大人所言如此简单！”这时一大臣站起说道。张居正定睛看去，原来是礼部侍郎张四维。

"张爱卿有何高见？"万历皇帝不解地问道。

张四维忙道："这四川之乱不比瑶人之乱，更甚北边鞑靼和土蛮夷族之类，广西瑶族，不过乌合之众而已，有两广总督殷正茂大人坐镇，郭应聘大人指挥，剿广西之匪易，而四川之内了无大将，即便朝廷所派将领，一时也难以适应巴山蜀水之气候，长时间地耗着，朝廷哪里担负得起。且那哈力赤阴险狡诈，谋略众多，手下部将个个凶残似蛇蝎一样，朝廷官兵已有畏贼之心，如此之兵，怎能战胜那强悍之寇，谭大人以福建之势来御四川之贼，吾恐不当，而反为其误，此得不偿失之举，万不能行矣！"

万历道："依张爱卿所言，应该如何？"

"招抚！"张四维道。

"招抚？"吏部尚书杨博惊问道："此策可行吗？"

"如何不行？"张四维率意而答，"那哈力赤不过一粗人而已，蛮族上下文化水平皆为低下之流，圣上若调遣官吏前去招安，许其一官半职，那匪贼定然会满心喜悦，待此时一定，朝廷再输出文臣若干，以仁圣贤明之道，感化之，这蛮夷之族一旦茅塞开启，讲通道理，不动一兵一卒可以降也。若仍有意外，圣上也无多虑，设计招来哈力赤斩杀即可，如此首领一去，那贼必乱。一一治之，垂手可得天大之功，何乐而不为，岂若大动干戈，今考成立法初见成效，国库尚未十足地充盈，如果一旦战争大起，臣恐国有不堪

重负之累啊！”

听到这里，大学士吕调阳觉得该站出来说话了，他朝张居正望了一下，见张居正点头会意，于是脱口而出：“此乃书生之气也！”

万历见吕调阳有些动怒，忙道：“吕先生可有话说，朕愿洗耳恭听，但说无妨，且勿有生气伤脾之举！

大学士吕调阳听了战、和两方的意见，着力沉吟，思考之后，对张四维招抚的主张进行了批驳。只见吕调阳不慌不忙地道：“张大人适才所议之策，臣不敢苟同也。那哈力赤虽所率敌部乃蛮夷之族，但是，想当年那成吉思汗，以斡难河流域一方寸之地为起点，征战天下，忽忽几年之中，大推疆域。后来迅速征服中原，近百年的政权树立于中原之上，有谁可推而倒之？幸太祖神威，辗转而战，方定下大明帝国。若宋朝以大帝国之威，教蒙古以教化之篇，这历史定不要改写么？想那都蛮首领哈力赤，今日所据地区却比成吉思汗当年占据的地区广大，且又处四川腹地，中原心脏之域，实力之强盛非成吉思汗当年所比，哈力赤如能调兵遣将，精心布置，这京城之危又会卷土重来了。那靖难之初如何，各位大人难道忘记了么？”

大学士吕调阳看了看众臣，又接着道：“张大人所议招抚一策，其实下也！招抚为何，招抚为安，安又如何，乃朝廷之弱所证也。设若朝廷强盛，何用招抚之策，如前位大

臣所言，一旦招抚之策既出，四海为之震动，而一旦群寇蜂起，届时四下响应，朝廷之力竭也。今国库之中尚有存储之粮，粮仓之内亦有抽调之粟，只求朝廷果断出击，一举而歼之，否则愈拖愈久，寇势日长，四川之事定然是无法收拾了，请圣上明裁！”

吕调阳以历史为鉴，深刻地说明了对蛮夷的叛乱只能剿灭，不能招抚的道理，折服了众臣。从而帮助张居正统一了集中兵力和速战速决的平息叛乱的战略战术。接着，会议的议题转为对将兵之帅如何选定进行商议。

张居正道："现在南北督抚，皆由吕大人通过考成之法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以信任，不要总听浮言，加以苛求，使他无从展现"。

"先生的话说的是。"万历对吕调阳道："吕先生尽忠为国，所用的人当然是恰当的，只是那四川之内有谁可担负起大任呢？"

吕调阳问谭纶道："谭大将军为兵部尚书，其中人选，谭大人心下可有一二？"

兵部尚书谭纶道："有一人，不知可能通过？若用之，则总统四川之兵剿灭哈办赤决不为难，只是这人正遭弹劾！"

吕调阳道："谭大人所言，指的是刘显么？"

谭纶道："正是四川总兵刘显！"

“那贪赃枉法之臣，安可抵得大事，这岂不是开玩笑么？如今是择臣御敌，可不是择臣贪污！”张四维听说选四川总兵刘显为主帅，不禁怒从中来。

原来这四川总兵刘显正被言官弹劾，现已交付刑部治罪了。刘显在四川做总兵之时，武官习气太重，贪赃行贿不守法纪，一切事情都有。如今要选一贪污之人来做统帅将兵，张四维反对的不是没有道理可言，吕调阳心想，再听听谭纶的意见。

谭纶不慌不忙地看着惊讶的大臣，和缓地道：“刘显贪赃枉法之时，谭纶何可不知？只是这破贼之事不待贪污之责。使其戴罪立功，必十分卖力。今朝中之将清白者众，但可御敌者鲜矣。京畿之地唯有戚继光大将军可当此任，但这皇室脚下也总该有一重臣把守吧！众名将都去了，圣上安危谁可担保？”

“这并不是理由之所在，我看谭大人是念在昔日部将的份上宽恕刘显吧！”礼部尚书陆树声气愤地质问谭纶。

谭纶道：“陆大人何出此言？刘显确有经天纬地之才，昔时在福建抗倭期间，刘显、俞大猷、戚继光三位将领素有美名。今用之不是因刘显与纶有旧的份上，而是看在刘总兵的才具之上的，陆大人所出此言，其心安在乎？”

陆树声气得脸色发青道：“朝廷之中别无大将了么？”

谭纶毫不示弱道：“陆大人可否提携一二？”

陆树声顿时哑口无言，显然他也是个饱读诗书，而只会空发议论的人。吕调阳想到这里，果断地道:“刘显恶习，老臣在大计考核中，早已知之。但若以平定都掌蛮夷相比，那贪赃枉法之事也自可先放在一边先用其才，再论其罚，这样用罚有道，可否请圣上定夺。”

万历见吕调阳如此说也就放心了，他道:“就按吕先生所言，起用刘显吧！”

然而，万历皇帝还在为国库空虚难以应付战争而担心。张居正忙道:“圣上不必担心，自考成之法实行两年来，以吕调阳大人为首的百官戮力同心，今成效显著，虽不能尽如人意，但其功效之力还是卓然可见的。今国库比以往有所充盈，粮仓也有些许可调之粮，支撑半年时间不成问题。”

万历皇帝听完张居正的话，不置可否，只是低头不语。一旁的冯保见万历低头不语，知其心中所想，于是道:“只是如此一来，官银所出甚大，国内其他方面运转就捉襟见肘了。这宫室上下，朝廷内外，也缺银两不得，张公，这个你可否想到？”

张居正微微一笑道:“居正当然记于胸中，这宫中所用可以尽量减少，一切礼仪皆为战争所避，臣乞请圣上和居民同食，以示节俭，其一法也。其二，可用朝廷名义去筹借各省库存之银，圣上以天子之名借而用之，待日后再还不迟。所谓天下之大，莫非王土，那些巨贾大公之流也会念

及社稷安稳而自身之固，必不吝啬，多少可便，如此也可凑得一些银两。”

但是，张居正为国库不足而提出筹借银两之事，马上遭到了以礼部尚书陆树声为首的一些大臣的反对，局面顿时陷入僵持。

吕调阳见状立即站了出来率先支持张居正的提议，对着众臣道：“张大人所言也是有道理的，朝廷所借私人之银以用于公家大事，我等臣民又何怨之有呢？老臣吕调阳虽无巨资，但愿出绵薄之力，以助剿除叛乱之贼而用。”

众臣见吕调阳如此一说，也纷纷表示赞同，局面终于缓和了。

最后，万历皇帝见众臣对平叛的意见完全统一了，于是果断地说：“好，就这么办吧！”从而结束了这次内阁军事会议。

会议结束后，张居正和吕调阳就一同来到了刑部大牢，对刘显叮嘱再三，张居正要求刘显在半年之内平息四川叛乱，并说：“这次是吕大人对你的提携，尔千万不可辜负大人的期望啊！”刘显见两位阁老亲自来接，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道：“两位大人的恩德，末将没齿难忘，将以死相报！”

三天后，刘显就率兵出发了，这次平叛，刘显果然没有食言，终于在半年时间内一举平息了四川都掌蛮的叛乱。

接着，刘显又挥师广西，协助广西总兵郭应聘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广西瑶人之乱。

万历四年，即公元一五七六年十月，四川、广西平息叛乱的捷报传至京城，朝野轰动，万历皇帝龙颜大悦，颁旨嘉奖参加平叛的将士，同时为张居正、吕调阳加衔，两人均被封为“柱国建极殿”大学士，并赐张居正“宅揆保冲”，赐吕调阳“同心夹辅”的匾额题字。以嘉奖他们同心辅弼，效忠朝廷的业绩。

得到皇帝最高赏赐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次辅吕调阳，心里既有对皇上信任和嘉奖的感激，又有推行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和正确决策夺取平叛胜利的内心喜悦。同时，也感到了随之而来的危机和肩上的担子的沉重。

大学士张居正回到自己的府邸，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独自坐在书房中沉思了起来。平叛的胜利固然使政权巩固得到了保障，可是近一年时间平叛战争耗费了大量库银，刚刚好转的国库又空虚了。吕调阳大人曾建议要在三年之内减轻农民负担的，但是如此一来又如何能够减轻得了呢？在平叛期间，连万历皇帝慈圣太后都带头节俭，食未有肉，出不乘车，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但是这平叛结束了，还能让皇上、皇太后过这样的生活么？久而久之，这皇室的人不免生气了，如果这样，我作为内阁首辅能交得了差吗？这是当别人在喜悦或忧愁之时，张居正思索的一个重

要问题。考成法是起作用了，但是考成法不继续实施贯彻下去决无起效可言，所以要更进一步地推行考成法。

从这次讨论平叛战略和启用被弹劾的刘显带兵夺取平叛胜利的事实中，张居正再次看到了朝官之中书生之议太多，而像吕调阳大人那样思虑周全又脚踏实地办事的人太少了。于是他决定找吕调阳商量下一步进行改革学府之政的事情。

# 第七章

## 大刀阔斧　改革弊政

明朝的学政，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这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校内的学生统称为监生，他们都是公费供给，监生分官生和民生两种，官生当中又分两类：品官子弟入监，称荫监生，出于皇帝特恩的，称恩监生。民生则分为三类：从地方府、州、县考选上来的称为贡监生，自己捐资入学的称为例监生，未考中进士的下第举人入学的，叫举监生，各府、州、县又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县学，每级学校都有一定的学额。学校由各省的提学官管辖，乡中有社学，凡有条件的民间子弟，都可以上学，其学额是没有限制的。这两京国子监统由国家管理，虽然议论颇多，但是不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困难，而府、州、县学则完全不同，府、州、县学是地方管辖，给当地的财政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枯竭之时，尤显重要。

明初规定，府学限40人，州学限30人，县学限20人，校内的学生统称为生员。生员分为廪生，广生和附生等三类，官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朝廷祖制规定廪生每人每月有米粮供给，并有鱼肉油料作补充，府、州、县增设的生员称广生，后来又设的称附生，广生虽然不能像廪

生一样每月领取米粮，但是这广生和附生一样都可享有免除徭役的权利。只要家中有人是生员，便可以有三人免役。然而中举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些生员便长期积淀下来，不但没有徭役，而且每月还需要领米领面，日子过得十分逍遥。这样既减少了国库收入，又增加了人民负担。而且每逢国有大事，这些生员们动辄对朝廷不负任何责任地聚众而谈，闭口不提应对国家该负的责任，只管自己的日子过得快活。年深日久，这些生员便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学的虽然是孔孟之道，但是根本不按照圣贤书中的教诲去爱民尊君，往往是威胁地方官员，欺压平民百姓。最主要的是在书院内聚众讲学，对朝政品头评足，因而成为地方上的一大祸害，地方官员都把这些人称之为“学霸”。

这正是张居正所痛恨的，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首辅大学士，负担着使国家兴旺发达的大任。一心有所作为的张居正怎能会允许这些人的存在呢？以前，他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四川叛乱未定，根本就没有腾出手脚来，如今叛乱平息，国内渐安，张居正的自信心也日益增长，趁此时机，对学政进行整顿，已经是极佳的机会了。

这天，大学士张居正很早就来到文渊阁，不一会儿吕调阳也来了。张居正便将改革学政、剔除学霸的想法详细告诉了吕调阳。

吕调阳异常兴奋地道:“整饬学政,现在正是时候。不过,老夫以为还要与整饬驿递,双管齐下,这驿递之弊更是损国害民,如能一齐治理,收效会更好。”他边讲边将山东布政使报告孔圣人后代“衍圣公”(正二品的封号)孔尚贤,每借进京朝觐之名,沿途骚扰各路驿站的奏本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看后,面色阴沉,久久不语。

明朝的交通手段唯有驿站(驿馆)。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设有驿站,驿站有主管官吏,备有马匹、护守、夫役,水路驿站还有红船、纤夫、水夫等。但这些马匹、夫役、红船、水夫、纤夫等都是来自民间,民间则按粮出夫,对到驿站服役的马夫、水夫等人的饮食起居,官府衙门概不负担,全由夫役们自己打理,如此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除了马夫、水夫以外,还有馆户,(即专为过往的官员制造饭食)也是来自民间,自备工食。最初的时候,这些夫役还有享受免除税粮的特权,但后来越来越少,到嘉靖年间,就无形中被取消了,然而义务照常。这些驿站沿线的百姓变本加厉地受到剥削,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奴役。这种制度的存在,不仅使交通沿线附近的百姓没有时间生产,就是有时间生产的农户,年头一过便是颗粒无存,尽数交给驿站也未足够。苦不堪言的百姓不得不远离交通沿线而四下流窜,造成了社会混乱动荡。尽管如此,但一些朝廷命官却早已把明太祖制定的驿站管理条令抛置脑后,他们

利用职权领取“勘合”(使用驿站的凭证)长期使用,超额使用。有的官员来到驿站百般索要,要粮食,要煤炭,要酒宴,要女人,大肆挥霍,还有的官员拉到马夫以后,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马夫出银抵役,中饱私囊,甚至还有的官员将勘合赠送给他人使用,所以,不论是京师还是地方发出去的勘合,从来没有收回的。对驿递上出现的腐败现象,张居正更是难以容忍,他激愤地道:“真是岂有此理,连孔圣人之后都如此胡作非为,实在是驿递制度之弊,给了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非严加整饬不可,然而,这驿递之制有关国体,治理棘手啊!”

吕调阳听后明白了张居正的心思,他忙说:“我查过《太祖实录》,有关驿递的规定十分严格,非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力,即使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行,也只准带随从一名。《实录》还记载了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自使用驿站车马,被太祖责为不念民间疾苦,胡作非为!当年,使用驿递的标准仅有六条,但到嘉靖三十七年就被扩充到五十一条之多,滥用驿站一发不可收拾!老夫以为只要严遵太祖之制再加以律条管束,则驿递可治,而众臣亦必无非议矣!”

张居正听到这里,不觉想起了当年吕调阳丁忧和省族祭祖都没有使用驿站的自律精神甚为感动,于是无限感慨地道:“吕大人遵守祖制是众臣表率,如果朝臣都如大人一

样，何愁国不兴，民不富？这整饬驿递之策，还请大人费心了！”

“强国富民，为朝廷效力，乃为臣子之职分，老夫尽快拟出整饬驿递的措施就是了。”吕调阳连忙答道。

回府后，吕调阳按照张居正的改革思路，结合明太祖制定的有关制度很快拟出了整饬驿递之策十条。这天，他将拟好的文本拿到文渊阁与张居正一起商讨。整饬驿递之策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对如何遵守祖制管理驿递作出了如下新的规定：

一、凡朝廷内外官员，不是奉公出差，不许借用勘合使用驿站，不是军务需要，不许擅自使用金鼓旗号。

二、凡公差官员的轿扛夫马，必须按规定的数额出行，对超过规定数额的人马等，任何衙门，都不许接待，违者，由兵部核实参治，如果部科互相欺瞒，则一体治罪。

三、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借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一律参究。

四、凡有驿站的州县，招待过往官员廪膳所用物资，均由州、县供应实物，不得以物折银。借此敛财肥私者，听任抚按官参究。

五、对经过驿站的官员，必须查对勘合，驿站的夫马餐饮均由驿递应付，各有司衙门，均不准向里、甲另行派粮、派工和派款。

六、各州、县司府官员朝觐给由入京，必须按距离的远近和规定的数额使用车马夫役，不准额外摊派里甲长行夫马，更不准以路远为由折银抵役，据为已有。

七、凡官员经过地方，系京职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护送出境，并允许住宿公馆，按规定的数量供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一程的费用和折席折币礼物。

八、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开转、改调、到任等项，都不发给勘合，不许使用沿途驿站。

九、凡由京城去外省的官员，由兵部发给内勘合，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勘合缴给所到地方的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

十、自外省入京的官员，由抚按衙门发给外勘合到京者，一并缴给兵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张居正看完这十条新规定，非常高兴地说："吕大人计虑周全，切实可行，这驿递之弊尽可扫除了。"接着，他又与吕调阳一起商讨自己所拟整饬学政的方案，张居正所拟的整饬学政方案主要是对生员录用名额和管束重新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圣贤对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治人。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

徒，空谈废业。违者，对提学御史，由吏部都察院考察奏准罢免，对提学按察司官，由巡按御史奏准弹劾，游士人等，由各抚按衙门批准缉拿。

第二，我圣祖设立的各项条规之制对其利病，诸人皆允许真言以告，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必严格遵守朝廷明禁，除与本身切己有关的事情可上衙门申告外，凡事与己不相干，动辄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与否的生员，由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为不轨，一概罢免生员资格。如果纠众结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的生员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罢免为民。

第三，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必须严格检阅，对学业荒疏的庸碌之辈，不堪作养，即行黜退。童生必须通过三场考试合格才能入学。大府不超过20人，大州县不超过15人，如果地方实在无人，四、五人也可以，不必补充，以免滥收生员。如果乡官权贵，从中托情干扰，则严加处治。

第四，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生达十年以上的，发配附近处，当胥吏差役，六年以上的，发配本处当胥吏差役，增广生达十年以上，发配本处当胥吏差役，六年以上的，罢黜为民。

张居正的这些新规定同样得到了吕调阳的支持。吕调阳语气坚决地道：“张大人整饬学政之举固然会伤害一

部分人的利益，可是为国势着想也不得不行。无国之家，何家之有？调阳决意和张公共同推行。”

张居正、吕调阳配合默契，相互支持、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他们所拟整饬学政驿递的措施，虽然利国利民，但却明显要得罪于天下的一些读书人和各级官吏。所以吕调阳、张居正将上述改革措施在内阁会议上公布时，就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在万历皇帝看来，这两大整饬措施全是为国家节省开支和增加收入的好办法。于是万历皇帝和颜悦色地对众臣道：“今张先生，吕爱卿提出的整饬学政和驿递之事，全是辅国纳财之策，朕以为可行，即颁行天下。众爱卿也应该以他们两个辅臣为楷模，摒弃空谈，脚踏实地，多做一些有为之事，切莫一事未做，议论大起。今国库空缺，战事方罢，众爱卿对内阁辅臣应多多协作与体谅，切莫从中作梗中伤，对他们定下的治国良策要尽力支持方好。”

万历皇帝虽然是和颜悦色地讲出的话，但其内容十分明显地是对众臣的批评和对张居正、吕调阳的肯定。因此，众臣只得老老实实地安静地听着，谁还敢再说不呢？

然而，大学士张居正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改革已到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而众臣对两大改革措施不是心悦诚服，而是碍于皇上的支持不敢反对而已，虽然有考成法在手，不怕众官不听从命令，但施行起来的阻力和障碍决不能低

估，他担心在施行时引起不测。于是，他与吕调阳两人在文渊阁一起商量对策。

吕调阳对如何实施这两大改革方案，早已成竹在胸了。他对张居正道："整饬学政，必然遭到读书人的反对，老夫以为必须挑选一精干的县衙率先颁布施行，而后，推而广之。最好是交南京江阴县知县陈松龄去办，此人经老夫考核，两年都是"上考"，治理江阴很有一套，在他的治下率先施行整饬学政的方案，即使有什么不测，他也有办法对付。至于整顿驿递必须治住"衍圣公"一年一次的来京朝觐借机沿途扰乱驿站的顽症。"

张居正紧接着说："是啊，治不了"衍圣公"改革就难以在全国推行，因为有关"衍圣公"横行霸道，扰乱驿站的奏本接连不断。这整饬学政、整顿驿递的这两项改革还须吕大人坐镇指挥，亲自操劳才好啊！"

吕调阳欣然答道："革除弊政，兴国富民，老夫当效犬马之劳。"接着，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形势。对如何打响这推行新政的两项改革的开头炮又作了精心的安排。

# 第八章

## 坐镇指挥　智斗学霸

江阴县府的前堂衙门已经被愤怒的书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半月前，知县陈松龄就安排衙役到各学馆通知生员，今后不但要免去他们每月的米粮，而且还要他们服役交税！这一下如同捅了马蜂窝，众生员以为这是知县陈松龄出的怪招，于是，从各乡镇村落集中起来，在其县学兄长，三十七岁的老秀才刘夫邦的组织下，来到江阴县衙闹着要找知县陈松龄理论，陈松龄是以怪才知县出了名的，他对此事早有预料，因此，他命令衙役关闭了县衙大门，对生员们的闹事不理不睬。众生员无奈只好在县衙门前静坐，他们声称要讨个说法，不然决不会撤出半步，今天已经是静坐第三天了。

门外面二百多名书生静坐了三天三夜，而怪才县令陈松龄却还悠闲地与他的师爷赵谋禄安安静静地下棋，他不把生员们静坐当成一回事！这时，师爷赵谋禄说："这书生闹事，已经静坐三日了，如果饿死几个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经师爷提醒，怪才县令才想起了相国吕调阳在文渊阁

会见他的情景。

早在一个月之前，江阴县陈松龄，被内阁招进京城，吕调阳在文渊阁会见他时，将整饬学政的方案交给他在江阴县率先推行。首先，吕调阳向他介绍了国家由于平叛已耗尽了国力，正处于危难之中，张居正大人辅国以来，日夜忧叹，为了要在短时间内充盈国库，不得不整饬学政，整顿驿递。这也是经皇上，皇太后钦定了的国策。接着吕调阳严肃地指出“这次整饬学政，不仅要拿去生员们每月的米粮，而且还要令其服役纳税，这就直接影响了读书人的利益，引起生员们的不满，甚至发生一些变故，也是在所难免的。陈大人在江阴县的政绩，两年都是‘上考’，皇上和内阁对大人是十分信任的，凭大人的聪明才智办好这次皇差，老夫是有信心的。”陈松龄忙说道：“下官吃的是朝廷俸禄，就要为国家效力，大人尽管吩咐，不管困难多大，下官也会尽力而为！”

吕调阳接着说：“这次推行整饬学政方案，定会出乱，但乱中要稳，大人要充分把握读书人的心理。尽力做到与人为善，以和为贵，以理服人，用智取胜啊！陈大人先回江阴，对整饬方案的施行仔细钻研一下推行的方法，老夫随后就到应天府，有什么情况请随时派人通报！”

陈松龄听到吕调阳要亲自去应天府坐镇指挥，心里异常高兴，他信心十足地说：“有阁老大人亲自指挥，下官还

有困难吗？我明天就启程回江阴！”

陈松龄回到江阴，就决定先捅马蜂窝，在没有告示公布朝廷整饬方案之前，就派衙役先到各学馆通知停发米粮，并宣布向生员们派役纳税。他是有意要将生员们引至县衙来闹事。所以，这才是怪才县令的所“怪”之处！生员们静坐闹了几天了，他陈松龄不急不慌，反而心里乐滋滋的，因为生员们正中了他的招术！

前几天就在生员们还来不及包围县府衙门时怪才县令就派人给已经来到应天府坐镇指挥的内阁辅臣吕调阳大人送去书信。详细介绍了他推行整饬学政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信中最后言道：“方案未行，先乱衙门。松龄只好先使诈，后说理。最后使‘杀手锏’以智取胜，请吕大人帮下官出一、二考题，读书之人是服‘考’的。……”

刚才师爷的提醒也有道理，应该打开衙门会会那些生员们了。再说不打开衙门到应天府送信的人回来怎么进县衙呢？怪才县令陈松龄想到这里，忙停下手里的棋子，站了起来吩咐衙役打开县衙大门。

江阴县的县府大衙门，在两个差役的用力推动之下吱吱呀呀地洞开了。门外二百来个书生抬头看时，见知县陈松龄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不禁都坐直了身体，挺起了胸膛，虽然是被饥饿折磨了三天，但是几乎所有的书生都精神抖擞，从他们的脸上根本找不出一丝一毫的饥饿

之色。陈松龄见状不禁一楞，随之一乐，暗道："看这个样子，就是再饿上三天倒也无妨啊！"

"尔等书生乃国家养育的栋梁之材，饱读圣贤经书，如今在这里挨冻受饿，让我陈松龄怎么担当得起啊！各位快起来吧！我们有话好好说，干嘛非要坐着呢？快起来，快起来！"陈松龄边说边向人场扫了一眼。他见众书生只是端坐在地上并不起来，也并不感到惊讶，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陈松龄依旧笑吟吟地看着一地的书生，道："有话可以好好说嘛！如今这江阴县衙可是官府办案的地方，你们如此糟践可也是对朝廷的不敬啊！孔圣人曾经说过，学而优则仕，想我陈松龄也是学优之人，如今你们这样对待我，不也是和孔圣人过意不去么？"陈松龄故意将几个概念乱七八糟地揉合在一起，云里雾里地胡乱扯在一起。他明白，正正当当地和这群人交谈，他们根本不会理睬你的，不插科打诨，他们万万不会搭腔。

"陈大人何出此言？学而优则仕，与我们静坐有何关系？陈大人切莫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啊！我们可是朝廷蓄养的栋梁，你如此对我们讲话，可是要受朝廷弹劾的！"一个低沉的声音象是从地底下发了出来。

陈松龄闻言大喜，暗道："你们终于开口了，开口了就好，开口了就有办法收拾你们。"

"现在不是讨论学而优则仕，与学不优则仕或是不优

不学不仕的问题，而是……”陈松龄话说到一半，抛下这半截神鬼不懂的话不往下说了，但是他的一双锐利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全场，这些静坐的书生正听着陈松龄讲话，但突然之间，连那些颠七倒八的话也不说了，众书生也只好怔怔地望着陈松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脸的茫然之色。

陈松龄见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方继续说道：“而是，本大人要问问你们，今天来县衙无理取闹，静坐示威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怎么大人要税收粮的时候明明白白的，可如今一到县衙来论个道理，讨个说法，大人就装糊涂了呢？这样不好吧！”又是一个声音从地底下发出来一般，迅速地传到陈松龄的耳朵中，随之一阵骚乱，这是书生们为他们的代言人打气！

陈松龄拿眼瞧去，见一中年书生模样的人，正端坐在人群之中，怀中抱着孔圣人的拓像，一脸的倨傲之色，满不在乎地直视前方，根本没把一个小小的江阴知县陈松龄放在眼中。

“莫非这位就是县学秀才刘夫邦先生了！”陈松龄从这人的口气和神态，以及怀中所抱的拓像可以猜出这个人的身份。

“正是小生！”刘夫邦冷冷地回答，说完又不作声了。

“久仰，久仰！先生大名，这几日陈某人可是如雷贯耳

呀！请问先生贵庚？"陈松龄觉得对付这一群人简直不用费多大的力气，毕竟用诈术么，撒谎还不会么？

"哼，三十七，怎么着？"刘夫邦气呼呼地不解地回问了陈松龄一句。

"哎呀呀！"陈松龄故作惊叹地一连啧着嘴，把在坐的众书生唬得一头雾水，不知陈松龄这葫芦中卖的什么药。

"三十七岁，本大人还得尊你为兄长啊！本官今年虚岁三十三，真是惭愧，三十三了，还是一个小小的知县，这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啊！"陈松龄自言自语地道。

"陈大人此言何意？"刘夫邦着实恼火了，他几次应试不中，直到三十有七还依然是个秀才，如今被陈松龄左右地招摇了一通，敏感的心中又像是被划了一道痕迹，这不能不使他惊羞莫名。他拿眼直瞪着陈松龄，恨不得将其一口生吞下去，敢讥笑他的人，竟然是有求于他的知县，他怎能不气恼？

"三十七岁还是一个秀才，还在县学读书，你竟然不知羞耻，还反以为荣。本官真为你心酸，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是不明事理，岂止可怜，简直就是可悲了！"陈松龄突然把声音提高了许多，他要给这骄傲的刘夫邦一个下马威，决不能让他继续嚣张下去，否则一下子压不住他的气焰，下次再想制服他就是万难了。

"你，你……"三十七岁的秀才刘夫邦在大庭广众之下

受到了陈松龄的如此轻蔑和嘲弄，一时间气得脸色发黄，嘴唇铁青，哆哆嗦嗦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什么你，你是一个不明事理的老书生，迂腐的东西！”陈松龄一步不退，相反地步步紧逼。

“士可杀不可辱！”三十七岁的老秀才刘夫邦大叫一声，一口鲜血直直地从口中喷了出来，脸上迅速地变成了金纸色，鲜血顺着孔夫子的石像流了下来，宛如一条直线将孔圣人一劈为二。刘夫邦摇摇欲倒，一旁的两个书生爬过来将他们的首领扶正了身子。

“三十七岁的人了，什么书没有读过，竟然连一点道理都不讲，尽干些捕风捉影的事儿，你说向你们纳税了，你们把税银交给谁了，刘兄，你把税银交给哪个衙门了？”陈松龄一通大声地喝斥之后，竟又放低了声音，蹲在刘夫邦面前，轻言慢语地问。

刘夫邦羞愧难当，确实，他和他们并没有将什么税银上交，只不过是差役上门索要了而已。如果没有差役的索要，他们何苦来静坐三日呢？刘夫邦见陈松龄古怪的嘴脸，不阴不阳的笑容，一时间气得不知如何分辩。

“你们并没有交什么税银嘛，本县令也没有差人向你们收什么银子嘛，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本官已经向各乡村官员询问过了，哪里收到了什么银子！”陈松龄装着糊涂地反问。

怪才县令高超的诈术让书生们惊诧了，他们相互疑惑地询问着，一时也猜不透陈松龄说的是真是假，只是依旧坐在地上，没有站起来的打算。

陈松龄见众书生议论开来，知道他的话起到了作用。但仍然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书生们的动静，以其静观其动，不动声色地打击，这才是陈松龄这位怪才县令的风格。

“难道朝廷动议整饬学政之策，只是随便说说吗？”一个书生发问道。

“朝廷之议，我县衙还不知道，怎么你们这些未进的书生就知道了？那朝廷还要设我江阴县令何用，不如一去了之，你们都是先知先察，什么事情朝廷都直接通知你们，真是好笑。”陈松龄佯装气恼地道。

“那个，那个……”一个书生结结巴巴地道。

陈松龄不待他把话说完，便接过话茬，厉声道：“那个什么那个，那个刘夫邦脑子有病，三十七岁的人还是一个秀才，整日里一味想着高升、做官，我看是想病了，你们跟他胡闹些什么他要是有本领岂不早就中榜了，还会在这里胡诌乱扯，妖言惑众么？”

“你，你……”刘夫邦又是一阵大气，又一口鲜血从口中吐了出来，手中抱着的孔夫子拓像也摔到了一边。

“怎么啦，刘兄，揭了你的伤疤，嫌痛了么？”陈松龄不失讥诮地嘲弄着刘夫邦。

刘夫邦面如金纸，一言不发，双目紧闭。他见堂堂一县父母官竟然是如此的胡说八道，心中如何不气纵使心中有千万句话他也说不出来了。他感到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连眼皮也懒得睁开了。

“把刘夫邦抬入县衙，速请大夫医治！”陈松龄见刘夫邦气得不省人事，不觉想起了内阁辅臣吕调阳大人“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当面指教，故急令左右衙差将刘夫邦抬了进去。他一边看着衙差手忙脚乱地将刘夫邦抬进县衙，一边自言自语道：“唉，看看读书读成什么样子了，这应试可害人不浅啊！”

众书生见陈松龄自言自语，又见首领刘夫邦被抬进了县衙。鸟无头不飞，人无首不走，如今局面一下子僵住了，陈松龄见抬走了刘夫邦，心下释然。他看了看众书生，良久才道：“各位贤弟，还是先回去吧！莫轻信刘夫邦的胡言乱语，这读书之人还是身体要紧，你看你们本来就是弱不禁风的！我也是从读书之中考进来的，也知道作为书生的不容易，你们可要保重身体啊！”陈松龄边说边用袖子揩去眼角的泪水。

众书生见陈松龄说的如此恳切，一时间不知所措，都慢慢地站了起来，终于在陈松龄的劝说下纷纷离去了。

陈松龄站在县衙的台阶上，看着众书生们离去之后，才转身走进县衙。这时，刘夫邦经大夫看过病，也渐渐地

缓过气来，只是脸色依然惨白。陈松龄上前，命差役拿来五两纹银交给刘夫邦后，说道："这五两银子，请刘兄拿去调养一下身体，好歹我们都是读书之人呀！"

刘夫邦接过银子并不言谢，还气呼呼地道："好个陈大人，改天我们再来理论！"边说边摇晃着身子走出了县衙。

三天后，陈松龄派去应天府送信的差役回衙，带来了吕调阳专门写给陈松龄的信扎。信中对陈松龄所定的推行方案之法给予了肯定和指点，也帮陈松龄出了两道考题供他借用。

陈松龄有了吕调阳的肯定，并帮他出了十分巧妙的考题，他心里更加踏实了，对这次完成江阴推行新政的任务更加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陈松龄按事先拟好的方案，派衙役张贴告示，将朝廷整顿学政的动仪正式公布了出来，接着还公布了整顿驿递的方案。同时，他和师爷还做了应对书生们再次围攻县衙的准备。

十五天之后，果不出怪才县令所料，众书生们又一次来到县衙门前静坐了。陈松龄对书生们的静坐再不是紧闭衙门，而是衙门洞开，他和师爷赵谋禄一同大步走了出来站在衙门的台阶上。

今天静坐的人可倒是比半月前那次静坐的人多得多了，半个月前那次静坐，无非是二百来个读书人，但这次前

来的除了二百多个读书人之外，又增加了若干个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黑压压的一大片。赵谋禄一见这阵势，心头一紧，他知道这秀才倒是不难对付，但这目不识丁的农民，一旦闹了起来，可就难以对付了，无疑这一群群的农民定是这些书生秀才的家人，被秀才们叫来助威的。

一大群人围在他们的组织人刘夫邦的面前，这次他们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一定要将他们的头领保护好，没有刘夫邦这名大将支撑着，他们的闹事便成了无木之本，无源之水，纵是想要闹事也定会大乱阵脚。可这次陈松龄一出来，根本就没看刘夫邦一眼，只是和师爷赵谋禄站在台阶上，连往下多走一步也没有。

刘夫邦抱着孔圣的拓像，拓像上的血迹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孔圣的本来面目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着。刘夫邦的头上也缠着一圈白布，用一个瓜壳锦帽罩着，陈松龄一看就知道那是上次留下的纪念未曾消去，刘夫邦的脸上还有些蜡黄，看样子病还是没有痊愈。

“乡亲们，你们大老远的来到县衙，可有什么事呀？”这次陈松龄一开口就把书生撇到一边，只对农民发问。

书生们来静坐是朝廷整饬学政之议触及了他们的利益，而这帮农民来聚众滋事是为了哪般？

黑沉沉的一片人群中竟然没有了动静，虽然这些村民从大老远的地方涌来，但如果一问他们为什么而来，这些

笨嘴笨舌的村民真是无法回答，他们天生就有着惧官的天性，这时见陈松龄板着脸，一身体面的官服，他们焉能不心惊胆战呢？

“乡亲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聚众滋事是犯王法的，你们也都是有家有室的人，不在家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来趟这浑水干嘛？乡亲们，别上了这些书生的当，他们一个个好吃懒做，无事生非，他们把你们裹胁来，只是为他们增加势力而已！乡亲们，你们可要想好了！”陈松龄根本不谈生员闹事之事，只是不厌其烦地和前来的乡村农民絮絮叨叨地胡乱扯着。看着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谁能想到他是怪里怪气的知县呢？

人群果然骚动起来，远处的农民居然有点乱了起来，已经有几个农民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可能是准备离开吧！这些善良本分的农民的确有不少是被刘夫邦他们这些学霸生员挟裹着来的，来时从来也没说往县衙前坐一下就会犯法呀！可是陈松龄像模像样地一说，胆小的农民已经沉不住气了，反正也是与自己无关的事，干嘛不明不白地蹲班房呢？想是自己有家有口，来凑个热闹而已，不想凑个热闹也犯罪。还不趁早溜之大吉，真的想进班房吃几天“皇粮”啊？

“乡亲们不要乱走，莫信他胡说，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刘夫邦见人群大乱，心下着急，连忙起身去阻拦正在

退下的村民。见领袖一发话，其余的生员也跟着起哄，那些村民刚刚想走，便又静静地坐了下来。

又是这个刘夫邦，陈松龄见刚刚把村民说动了口，但这刘夫邦一搅和，人群又静了下来。于是他劈头就问："刘秀才，你此番又来县衙聚众静坐，为的何事？"

"陈大人！"刘夫邦一字一顿地道："你前次欺骗我们，今天你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不然这县衙的门口就是我们的栖息之地！"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莫非刘秀才今日率众前来，又是为着那纳税之事？"陈松龄明知故问。

"你道为何事？难道我们是观光赏景的么？"刘夫邦恨恨地说道。他一见到陈松龄那副德性，心中就烦得很，他实在搞不明白，怎么一个堂堂的知县会这样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刘秀才能来县衙观光，我代表全体衙役向你表示热烈欢迎，这县衙的班房可是江阴县独特的一景啊！刘秀才日后不妨来观观光赏赏景！"陈松龄打着哈哈，笑里藏刀地对刘夫邦道。

"陈大人，你别威胁我，我刘夫邦那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你吓不倒我！"刘夫邦恨恨地道。

"亏你饱读诗书！"陈松龄突然提高了声音，对着全场的人大声道，"你饱读诗书，怎么没想到要为国家着想一下，

怎么不为咱们的乡里乡亲着想一下，整日游手好闲，议论京官，辱骂朝政，既无卓行实学，又妄为虚读贾誉，卖法养交，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就是你们的专长，还说什么饱读诗书，孔孟就是这样教导你们的么，孔孟让你们聚众闹事了么？”陈松龄一本正经地数落着这些生员，当然包括三十七岁的老秀才刘夫邦。

“那孔孟圣贤是否教导你们来向我们这些读书人收税纳捐服役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国家栋梁之材，难道只是为了干重活么？”刘夫邦傲然地问道。

“怎么？你不是说你饱读诗书么？”陈松龄质问刘夫邦，“怎么饱读诗书连孔孟圣贤的话都不记得了，我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老秀才了？”陈松龄又开始在揭刘夫邦的伤疤来。

“你，你，我刘夫邦才华绝伦，只是一个秀才，那是朝廷瞎眼，不是我刘夫邦无能！”刘夫邦一听陈松龄又在揭他的伤口，气得大叫。

“刘秀才，你说话可要小心一点呐，你当心本官将你报到朝廷，朝廷睁眼、瞎眼是你能骂的么？当心啊，刘秀才！”陈松龄阴阳怪气地教训起刘夫邦来。

“你、你……”刘夫邦恼羞成怒，不知如何应付陈松龄。

“告诉你吧！”陈松龄大声道：“孔孟圣贤之祖也并未让我们这些读书人一味地死读书而不问劳事，孔子曾为乘

田委吏，而亚圣也道：'服役，义也！'你们口口声声地称自己饱读诗书，怎么圣贤的教训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实孔孟对劳役的解释是相当清楚的，并不是刘夫邦等人不知道，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他们前来静坐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免税役，如果拿出圣贤遗训，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对生员们的心理，陈松龄早已观若洞火。为了妥善处理这次整饬学政引起的风波，他始终遵从内阁吕调阳大人“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原则。对前次生员们的静坐，他采用了诈术，虽然气得刘夫邦口吐鲜血，但及时为他作了医治。在这次静坐的生员和村民们面前，他再不能使诈了，而要“以理服人、以智取胜”来平息这场风波，顺利推行整饬学政的各项措施，这样才能不辜负吕调阳大人的信任和嘱咐。

陈松龄这时看到下面的生员不作声了，知道他的话起到了作用，但他只是慢慢悠悠地道：“按照以往来说，生员是不应纳税的，本官在读书时，也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可是如今不同了，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广西叛乱，四川蛮反，朝廷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去征剿，这军粮的开销多大啊！朝廷张居正大人，吕调阳大人日夜操劳，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去围剿叛匪反蛮，是为了什么？难道为了他们个人的安乐？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大明国家么，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么？如果天下乱了，

莫说读书人居无定所，遭殃的也是我们农民啊？现在好了，郭应聘大人剿灭了广西的瑶乱，刘显总兵荡平了四川的蛮族，天下太平了，可是国库也空虚了啊！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连我主万历皇上都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你们倒好，最起码米粟还能吃到吧！可我们农民的负担重啊。这个，乡亲们是深有体会的，咱农民是干什么的，农民是种田的，这国家的财政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民的手中来，张大人和吕大人心中急啊！”

黑压压的人群全都低下了头，陈松龄这一番激情演讲的确打动了大部分人。他们，尤其是农民，终于知道这当官的人当中，还有名叫张居正和吕调阳的大好人在为他们着想呢。这些来静坐的农民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对了，这些善良、可爱的农民的确不容易，一旦他们知错，马上便变得老实多了，一声不吭地静静地坐着。

“难道我们这些读书人活的就容易么？”刘夫邦，见大多数农民及少部分生员有了悔过的动静，心下惊慌起来，但他依然嘴巴上硬得很。

“你们读书人也不容易！”陈松龄继续道：“可总比农民好得多，虽然张居正大人和吕调阳大人制定了改革学政和驿递的政策，但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想着歪点子对付你们读书人，要说对付，我们这些做官的也被他们对付着呢！”以后我们江阴驿也不能供本官随随便便地去

乘坐了，这也是朝廷的规定，这是针对大家的，你能说张大人、吕大人是和我陈松龄一个人对着干么？朝廷的这次整饬学风，也是有着长远的打算的，如今读书人太多，可真正有学问的并不多，这些人花国家的钱，免国家的役，到老了却又无所事事，还在书院内集众讲学，对朝政评头品足，这让官府朝廷深感头痛。干什么嘛，要读书，就认真读出个模样来，终日指东划西有什么意思？不如放下书本去认真的劳动挣几文大钱贴补家用。这些人之所以不愿如此，还不是看中了朝廷的米面和免去徭役，如果没有这些好处，这江阴县还会有多少读书人呢？你们饱读圣贤书的人也要时刻为国家着想一下，这么大的国家运作起来可不像一个小家庭那么容易啊！陈松龄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

“那以后我们读书人怎么办，让我们边做农活边读书么？果真这样，岂不是斯文扫地？一个生员忿忿地问道，看来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意，意也有不少的生员附和着。

“朝廷的规定是这样的，廪生免去徭役，但是每月的米面停发，广生和附生不发米面之外只免去本人的役务，但这税还是要交的。孟子曾说过，服役乃是份内之事，这是大明子民应该做到的，任何人也不例外。在我们读书的同时，仍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国家，不能凭着一已之私，就来无理取闹。朝廷也是有规定的，应天府的巡抚大人已经严令下官，有聚众闹事的生员一定要严惩不贷。只是本官也

是读书出身，好不容易才考上来的，实在不忍心毁了各位的前途，本县对你们是足够宽容的了。可你们不仅不知恩情，反而又聚众滋事。如果再这样闹下去，本县也就翻脸不认人了！”陈松龄半是劝慰，半是恫吓地对着台阶下的生员和农民道。

“哼，陈大人，你休得吓唬我们，先祖各朝也从未有过要生员纳税的道理，国家再穷的时候，也要保证读书人的食粮，但是那张大人、吕大人一当政什么事情都来了！他们怎么对得起先祖列宗？”刘夫邦一边说一边高高举起孔子的拓像，这一招果然灵，众生员见刘夫邦高高地举着孔子的拓像，一齐跪拜下来，陈松龄那一番动情的演说不经意地被刘夫邦的这一举画像击溃了。众生员根本不去听什么大道理，他们只知道朝廷向他们纳税是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其余的他们就懒得去管了。

陈松龄见刘夫邦将孔子拓像举得高高的，又气又笑，心想，这个刘夫邦，简直是迂腐到了极点，举那孔子拓像能起什么作用呢？于是，陈松龄吩咐下人搬来一把椅子，坐在台阶上，盯着刘夫邦，他倒要看看，这个刘夫邦到底能将孔子拓像举到什么时候，他到底能维护多久。

果然，虚弱的刘夫邦只将沉重的拓像举了一会儿，就力不从心了，拓像开始摇晃起来，边上的一个生员见状，忙着接过来举着拓像，刘夫邦得以喘上一口气，但脸然蜡黄，

虚汗淋漓了。

陈松龄见一个生员又接过了拓像，知道如此下去也定然不是个办法，于是他摆了摆手，对着正举着拓像的生员道："小兄弟，你快把孔圣人放下来，以免得他老人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受罪。实话告诉你，莫说就是这孔子的画像，就是孔圣人本人来到这里，他也不会满意你们这种做法的！"

"哼，除非是收回成命，不让我们读书人交税，否则，我们决不撤退！"刘夫邦喘息了一会，语气强硬地对陈松龄说道。

陈松龄的道理也讲了，书生们也都听懂了，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好使出杀"手锏"了。于是陈松龄慢断断地对下面的生员说道。

"税当然是要交的，但是如果在坐的生员能回答出本县提出的问题，这纳税之事本县倒可以酌情减免，但如果你们这些自称是饱读诗书的秀才们回答不出来，那税收之事，你们就老老实实地交吧！再有违反者，可就休怪本县我不客气了！"

众生员都骚动起来了，平时出对子、答楹联、作诗词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今日见陈松龄竟然要出题考他们，不禁心花怒放，二百号饱读圣贤书的秀才们，难道连你一个小小的知县提出的问题都答不出来，那岂不是被天下人笑

掉大牙？俗语云，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你陈松龄难道比诸葛亮还要聪明？这些生员一下子倒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纷纷叫道：“此话当真！此话当真？”

三十七岁的老秀才刘夫邦回视了众人一眼，叫道：“瞎嚷嚷什么？”众生员见领袖发话也一下子闭了嘴，纷纷坐了下去，老老实实地盯着他们的精神领袖。

刘夫邦看着陈松龄笑道：“陈大人，此言当真？”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陈松龄果断地说。

“那就请陈大人出题吧！”刘夫邦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凭着他的才识和二百来人的集体智慧，他想陈松龄无论提什么问题都不会将他难倒的。

“本人可是说话算话，如果刘秀才你们输了，可要严守诺言啊！读书人可不允许说假话呀！孔圣……”

“废话少说，陈大人请提问题吧！”刘夫邦十分讨厌陈松龄这样絮絮叨叨地讲话，糊里糊涂竟不知他究竟在说什么。

“好，我们不妨立下字据，我真担心刘秀才反悔呢。”陈松龄仍旧是那副不阴不阳，吊儿郎当的样子。

“立字据就立字据，你不担心我，我还担心你呢。”刘夫邦被陈松龄激得火起。

“好啊，师爷，劳烦你去取出笔墨纸砚，我和刘秀才他们当场立下字据！”陈松龄吩咐赵谋禄道。

赵谋禄白了陈松龄一眼，转身而去。趁这个机会，陈松龄又和刘夫邦说个不停，竟不时地大笑，陈松龄是早有准备，吕调阳所出的考题巧妙绝伦，这帮书生们输定了，他能不放心大胆地大笑吗？可刘夫邦却对他的大笑讨厌得直皱眉头。

不多时，师爷赵谋禄取来笔墨纸砚，双方签好了字据。陈松龄咬破手指，在纸上按了一个印模，刘夫邦也不示弱，急不可耐地也在纸上按了一下。

“陈大人出题吧！”刘夫邦见这字据立得如此繁琐，早已是等得不耐烦了。

“慢着，刘秀才一个人具了手印，本官倒是不能放心。，得在坐的生员都按上，本官方能放心。”陈松龄一边摇着纸，一边笑着说。

“我可以全权代表他们！”刘夫邦咬牙切齿地道。

“不行，本官对你的号召力还是放心不下，得全体生员皆按了手印，本官方能出题！”陈松龄仍是一边摇着纸，一边笑着说。

刘夫邦牙一咬道：“也好，怕你还有什么伎俩不成。”于是他要求在坐的生员全都在纸上按了手印，只是大部分生员可不象他那样咬破手指，大多数的读书人还是沾着墨汁按上一个黑黑的手印。

刘夫邦见众人已经将手印按完，冷冷一笑道：“陈大人，

还有什么要求？”

“噢，没什么要求了，也就这么多吧！可以开始了！”陈松龄一边说，一边将印满指印的字据交给了赵谋禄。

“听好了，第一个题目是对对子，这可是你们最拿手的，上联是：比目鱼。你们互相议论一下，把下联对出来吧！”陈松龄笑道，“可以有半个时辰的思考时间，时间到了回答不出来，就算你们输了！”

陈松龄说完从身后侍从手中要过茶碗，不声不响地喝了起来。

“九头鸟！”一个生员忙不迭的回答。

“不对！”陈松龄一边吹着茶面上的叶子，一边大摇其头。

“一品梅！”又一个生员赶紧回答。

“不对！”陈松龄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道，“想得深一点，不要急着回答，半个时辰，有的是时间，你们着什么急么？你们一口能回答出来，我陈松龄还要活么？”

“响尾蛇！”一个生员沉思了很久，方才回答。

“这是哪家的对联，还响尾蛇，你怎么不说猫头鹰，蛇多吓人！”陈松龄调侃着说。

那生员自觉在众人面前丢了脸，脸色大窘地坐在人群中，一声不吭了。这时全场都静默下来，这个看似简单的上联却是藏着无限的玄机，如果用平常的思维来回答那无

疑是不行的，更何况这是事关自己荣辱祸福的事情，怎能轻易地对答出来。众生员不再忙着抢对了，只是低头认真地思考起来。

陈松龄看着场下的众生员，一个个苦思冥想的样子，心下又气又笑又悲又伤。唉，这群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啊！饱读圣贤书，到底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这时候，陈松龄见一位老农民竟在人群中也跃跃欲试，便打趣道："那位老伯，可有话说？"

老农见陈松龄点他，忙不迭地站出来道："老朽有一下联，不知可否适合？"

陈松龄道："你只管说来，只要对上了，也便算你们赢！"

老农捋了捋花白的胡子，望了望众生员惊愕的面庞，慢慢腾腾地道："陈大人你认为对'大姑娘'如何？"

"大姑娘！"陈松龄差点没笑翻过去，他两手紧紧地捂着茶碗，大笑不止，下面在坐的不管是生员还是农民全都止不住大笑起来。这位农民真的好笑，莫不是想大姑娘想迷了吧！农民见众人笑他，知是自己对错了，面色涨得紫红，大声说："你们笑，你们对一个看看，天天像真的一样，就知道整天摇头晃脑，连个对子都对不出，真丢人！"

众生员被那农民骂得一声不吭，农民说得何尝不对呢？整日里摇头晃脑，肚子中一点学问没有，搞什么搞！

平时还看不起农民，如今不也丢人现眼了么？众生员被老农这么一呵斥，自觉惭愧，纷纷低下了头。

眼看半个时辰的大限已经到了，陈松龄见正在苦思冥想的刘夫邦，便戏问："刘秀才，腹内可有锦绣？"

刘夫邦心中一急，面色大红，只道："那陈大人就出下联吧！此局，我们输了！"

陈松龄见刘夫邦认输便道："这个下联就由师爷赵谋禄来对吧！"说完便向赵谋禄努了努嘴。

赵谋禄当即会意，往前跨出一步，手捋山羊胡，慢慢悠悠地道："这对联说难不难，说易倒也不易，刚才生员对出的一品梅、九头鸟、响尾蛇等等，都是不对的，正确的就是"，赵谋禄说到这里反倒不说了，他故意清了一下嗓子，看到众生仰着望他，才得意地道："这正确的下联是：独角兽！"

"独角兽！"众生员大呼起来，似乎有不解的疑惑在里面。

"对，是独角兽，上联是比目鱼，当然这'目鱼'好对，此联的关键是在'比'字上，如果对出后面的'目鱼'，而不能对出这前面的'比'字也是枉然。刚才许多人都说出了'目鱼'的对联，却没有对出'比'字联，比目鱼的两只眼睛长在头的一侧，并且挨在一起，远看也就像是一目鱼。这种鱼并不常见，只有在大江大海中方能发现。故而用'孤''独'等作对最为合适。"赵谋碌一边得意非凡地讲着，一边望着在场的生员们。

“噢……”众生员恍然大悟似地明白了过来。刘夫邦也自愧不如地低下了头。

“好了，别再议论了，听下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可是比上一个问题要困难得多，众生员可要仔细思考，这问题如果再要回答不出来，那你们可就要无条件地回去了。该纳税纳税，该服役服役！”

众生员听陈松龄这么一说，纷纷紧张起来，江阴县的县衙大门前一下子安静下来。

陈松龄扫视了一下眼前的众生员，从赵谋禄的手中要过纸笔，低头写了起来，不一会，陈松龄将笔掷在地上，双手举起那张纸，展文给众生员看。

众生员抬头望去，只见陈松龄擎起的白纸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两个字“虽二”，众生员不解其意。

陈松龄道：“各位生员看好了，这是两个字，一个是'虫'字上加一撇，一个是'二'字，这两个字大家都认识，我提的问题就是：这二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放在一起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一个时辰的回答时间，如果再回答不出来，大家就好自为之吧！”陈松龄边说边走下台阶，把这张白纸交给刘夫邦道：“刘秀才还是不要抱着圣人吧！先把这个琢磨一下吧！”边说边笑眯眯地看着刘夫邦。

刘夫邦脸色一红，心中狂跳不已，心想这次又要坏了，这个问题真是让人抓不住头脑啊！但他看着陈松龄那挑

衅似的嘲弄的眼神，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一把夺过那张纸，恨恨道："陈大人等着吧！我刘夫邦这次一定要答出这个问题。"

"那好，那好，刘秀才有志气，那刘秀才就全心思考吧！"陈松龄不置可否地说着，回到台阶上的座位上。

众生员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这"虽二"二字真是难倒了他们，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但把两个字放在一起解释，他们却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陈大人，依小生之见，这两个字的意思应该是，"陈松龄抬头见一少年书生站了起来，便问道："你认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禹失天下'！"那书生答道。

陈松龄闻之一惊，道："何以见得，说出来听听！"

书生道："'禹'字失去下面部分'冂'应该是'虽'，'天'字失去下面的'人'，应该是'二'，相传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无私可言，但禹之后，禅让制结束，由禹的儿子启世袭了禹的王位，从此禹失去了天下，也意味着天下为公局面的丧失，从此以后，大公无私的制度就结束了，只剩下'私'字，不是'禹失天下'么？"

陈松龄赞道："此书生想像力果然丰富，只可惜与答案不一致，虽然你的解说也有一定的道理。'禹'字失去下面应该是'虽'，但'天'字失去下面就是'一'字，而不是'二'字了。虽

然你没有回答出来，但是，本官念你年纪轻轻，即有创见，也要给你奖赏，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多大年龄？是广生还是附生？”陈松龄见这个少年书生满脸的机智，一脸聪慧之相，甚是喜欢，不觉多问几句。

少年书生答道：“小生是江阴县青阳村的广生，周愚儒，今年十三岁，多谢大人夸赞，小生冒昧言之，有失礼之处，还望大人包涵。”

陈松龄见少年周愚儒越发的可爱，不禁喜从心来，高兴地道：“果然少年才俊，从明日起，你就入县学读书，一切费用由本县支出，你只管认真读书。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才学，果真不简单，前途定是不可估量！”陈松龄从心里喜欢这个孩子。

“恕小生无礼，小生想冒昧问大人一句，小生入县学之后，其他人怎么办，他们还要不要纳税服役？”周愚儒问道。

“这个，当然喽！你并没有完全正确地回答出这个问题，只是本官见你聪明非凡，特生怜爱，允你免费入县学读书。至于其他的生员还要靠答出问题方能酌情减免！”陈松龄笑着对眼前这个少年书生周愚儒道。

“小生明白了！”周愚儒小声地咕哝了一句，呆呆地看着刘夫邦，他们的精神领袖，没有刘夫邦的话，这孩子是万万不能擅自作主张的。刘夫邦一言不发，一种复杂的情感弥漫于心头，“虫二”两个字在他的眼前不停地跳跃，但他

绞尽脑汁也没想出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意思所在。但见陈松龄如此地对待周愚儒，他更是万分羞恼。这时，边上的一些生员见陈松龄如此夸赞周愚儒，一时都放弃了对“虽二”的思考，和在坐的农民一起竟然喝起彩来。

“干什么，起什么哄，周秀才的事与你们有关么？”刘夫邦咬牙切齿地痛恨道。

场面迅速安静下来，刘夫邦那恼怒的神色让他显得可怕可怖而又可悲可叹，然而“虽二”这道题也实在太难了，有的生员竟然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各位生员要抓紧时间，一个时辰之后，你们可要回去了！”师爷赵谋禄不失时机而又慢慢悠悠地道。

刘夫邦不满地看着赵谋禄，赵谋禄倒迎着刘夫邦的眼神，挑衅地道：“刘秀才，这群生员的荣辱休戚可就全系在你的身上了，你想好了么？”

刘夫邦恼怒地瞪了赵谋禄一眼，低头想那“虽二”去了，赵谋禄见讨了个没趣，悻悻地退了过去。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知县陈松龄已经轻品慢啜地饮下了两碗茶，可众生员的回答却不能让他满意。其实这题目的答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刚才少年书生的“禹失天下，”要不是被他挑出了瑕疵，那今天就算砸锅了，吕调阳大人的托咐就会付之东流，而且向朝廷也不好交待啊！想到这里，还真有点后怕，但又非常庆幸自己这怪才县令还

是有才的啊。

一个时辰的期限看看就快到了。可是除了周愚儒回答的还像点样子之外，其余的生员所做的解释，简直就不能自圆其说，破绽百出，一个农民倒也跃跃欲试的想解释一通，陈松龄根本就没给他机会，如此高深的学问，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回答得出来么？

"你们还是要认真地把书读一读的，如此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考上举人，才能中上进士呢？"陈松龄见时间快到了，开始发话道。

"慢着，陈大人，刘某想出来了！"刘夫邦手一挥，激动地站了起来，众生员心下大喜，一齐昂着头看着刘夫邦。

刘夫邦颤颤地站立着，望了望全场黑压压的人头，迎接着一双双企盼的眼睛，心下竟不由得一酸，他强忍着悲痛，缓缓地道："这'虫二'之意乃为'丹凤朝阳'之意，陈大人以为如何？"

陈松龄一愣，收紧的心弦顿时放松开来，他笑着说："刘秀才果然想得深远，这'丹凤朝阳'之意如何解释得了'虫二'两字呢？"

刘夫邦道："此乃象形之字，虫字上面一划代表着天，'二'字代表着随虫而去的众多之意，虫自可以代表凤凰。"

"虫可代表凤凰？此意何解？"陈松龄也被刘夫邦这番解释弄得惊诧莫名，他可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用虫来代表

凤凰之说，众生员已经感到此番大败了，见到刘夫邦如此一说，心下不禁又惊又叹，'虫'怎可以代表凤凰呢？

刘夫邦道："人之初，一切在鸿蒙之间，唯有虫草之物存在，后世之人尊贵为凤凰，这凤凰也是虫所蜕变，此意故可化为凤凰涅槃，上入天际，这'虫二'不是'丹凤朝阳'之意又是什么呢？"

众生员不解其意，陈松龄对于刘夫邦这番解释也是云山雾罩地弄不明白。只是摇了摇头，缓缓道："刘秀才谬也，此意如何说得通，亏你饱读诗书！"

刘夫邦大惊道："不对么？"

陈松龄叹了一口气，也不答话，只是捡起地上的毛笔在'虫二'两字上添了几笔，待众生再去看时，那'虫二'已经变成了"風 月"二字。

"是风月无边！"师爷赵谋禄大声道。

"风月无边！"刘夫邦想着这"虫二"二字，顿有所悟，" 二"去掉周边的笔画正是无边，加上便是"风月"，这"风月无边"解释的真是万无一失，天衣无缝啊！刘夫帮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越想越觉得气闷，不觉间，喉咙发甜，一股鲜血直直地喷溅出来，人随之倒地。

众生员见刘夫邦倒地，惊慌失措，慌忙上前扶住，在场的农民也知此番静坐失败，只好起身离去。农民就是农民，自知理亏，一见失败也不敢再掺和。顷刻间，县衙的门前

只留下一些生员在围着刘夫邦。

陈松龄趁机说："你们先扶刘秀才一道回去吧！回去之后，好好读书，该服役服役，该交税交税，本官也定当禀告朝廷，尽量减少你们的税务和劳役，毕竟是读书人，如果再敢来县衙静坐，休怪本官不客气了，朝廷制度，你们也是清楚的！"

众生员不安地看着刘夫邦，刘夫邦面如金纸，嘴巴上血迹未净，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这朝廷法令看来是不得不执行了，长叹一声，又一口鲜血直喷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他强打精神，斜看着陈松龄，缓缓道："陈大人你胜了，刘某人回去了！"

陈松龄忙接着道："不是本官胜了，而是朝廷胜了，今天的考题，都是内阁辅臣吕调阳大人所出，我陈某人也是从中学习的啊！"

众生员一听恍然大悟，刘夫邦听了也有了些许欣慰，原来今天是败在才高八斗的吕调阳大人手下，这还有什么不值得的呢？于是，众生员一拥而起，扶着刘夫邦旋即离去。

陈松龄终于不费一兵一卒，就平息了这场学乱，使整饬学政的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落实。出色地完成了吕调阳大人交给他的任务。

在应天府坐镇指挥整个南直隶府州推行整饬学风政

策的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听到江阴县顺利平息学乱的消息后,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然而由于整饬学政而得罪天下读书人的阴影却依然笼罩在心头。他打算亲自到江阴县当面激励一下知县陈松龄,正当他启程时,京城快马报来,请他速速回京,说是衍圣公孔尚贤大闹了涿州驿站,还打了寿春驿长。

吕调阳听到驿递方面出事,心中一愣。对今年衍圣公进京朝贡的事,他是早就作了准备的,寿春也是他通过挑选特地从广西司州驿站调到涿州来总管京驿事务的。这孔圣人的后代也太张狂了,竟然敢殴打朝廷官吏。吕调阳心想这正好是打击他嚣张气焰的时机。连日来,他和张居正大人正要在驿递整顿中以整治衍圣公来罚一儆百,以警效尤,现在可倒好,孔尚贤竟自投罗网了。于是他吩咐左右连夜乘船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回京。

# 第九章

## 整饬驿道　孔圣认输

“衍圣公”是对孔圣人孔夫子的嫡系子孙荫封的官阶。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都封孔子后裔为“侯”或“公”，并以孔氏子孙为世袭的曲阜县令。从宋仁宗时开始规定孔子的嫡系子孙世袭“衍圣公”，为正二品的官衔，朝会班次在尚书之上。所以，衍圣公虽然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正二品的职称，但同样享受正二品官员的待遇。孔尚贤是孔夫子六十四代嫡系孙，荫封为“衍圣公”。他每年都要来京进贡一次，每次都要沿途骚扰，掠夺民间财富。今年整饬驿递，张居正和吕调阳早就注意到要治住衍圣公朝贡扰民之事，只有治住了孔尚贤，才能让百官信服。所以，整饬驿递的条文颁布全国之后，张居正专门严办那些违规犯法的官员，吕调阳则负责在通往山东曲阜的驿道上作精心安排，专门对付“衍圣公”今年的朝贡用驿。吕调阳在去应天府之前就对山东曲阜驿道上各驿站的官员作了调整。他特意挑选了一些廉洁奉公，办事干练的官员，并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特殊训练：他们不仅对整饬驿递的条规了如指掌，而且还深刻领会了吕调阳大人要在孔尚贤来京的路上打掉他的锐气的良苦用心。吕调阳大人在训练时曾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讲道：“大家

都清楚，孔圣人的六十四代后人“衍圣公”孔尚贤将由这条驿道入京朝贡，明说是朝贡，随身携带几张古字，几块墨砚，一路上掠夺不说，在朝贡之后，还要张口喊穷，索要赏赐，结果每年都是满载而归，但是谁也不敢招惹这位圣贤的后人。可今年不同了，朝廷的规定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任何人也违例不得，你们一定要克己守法，秉公办事。虽然你们的官职低微，但朝廷的制度至高无上，你们是在捍卫朝廷制度。所以无论对付什么人都要敢于坚持按条规办事！有皇上为你们撑腰，你们不必有任何的顾忌！”

有了吕调阳大人的一番教导，这些驿站的官员一个个精神十足，严阵以待。所以，孔圣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随身所带的近百名随从一路浩浩荡荡地从曲阜出发，直到进入京畿地带，竟没有占到一点便宜，沿途的驿官只是按照公文办事，根本就没有将这个圣贤的后人放在眼中。以前的礼遇没有了，甚至连以前的笑脸也没有了，孔尚贤多次地停下向驿官索要食品，却是一概被拒绝。一路驿官只是按照法规办事，多一点也不予方便，更不要说置办什么酒席来招待了。就是孔尚贤撕破了脸皮硬性的索要，那些驿官也不给他丝毫的颜面，没有谁听从他的发号施令，只是接过他的勘合，公事公办地迎来送去，孔尚贤心中所窝的火一路上不停地积聚，已经到了非发不可的时候了。

就是这一群趾高气扬的队伍，一路从山东曲阜直奔京

城，数日后狼狈地来到了涿州驿站。

涿州驿站官员寿春是吕调阳大人非常赏识而特地选派来担任驿长的。这位精干的驿长，两日前得知孔尚贤将进入涿州的传报后，他已经将涿州驿打扫得干干净净，法定的食品、烛火、马夫是一应俱全的，法令外的东西他一概没有准备，对于一个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小官来说，这样做确也难得。

已有驿员来报孔尚贤已经到了涿州驿站，寿春才不紧不慢地带着驿站全体人员出来迎接。这是规定，大人物来小驿站，驿长是要带人迎接的。寿春知道孔尚贤一路上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如今来到涿州，离京城最近一个驿站，说不定有什么鬼花样施展呢？精明的寿春可不想给孔尚贤抓住把柄。在寿春的心里，对读书人他是佩服的，对读书人的鼻祖六十四代嫡孙更是十分看重了。

孔尚贤带着近百随从，窝了一肚子火，步履踉跄地来到涿州驿站。

“唉呀，孔大人一路辛苦，一路辛苦，下官涿州驿长寿春有失远迎，望孔大人见谅，见谅！”驿长寿春一边寒暄，一边走上前去。

孔尚贤见寿春如此的多礼，心中的怒火不禁减了一点，孔门子弟也不禁松了一口气，在沿途所遇的驿站中真倒是没有一个驿长像寿春这样的热情和谦逊。

孔尚贤上前一步道："寿大人辛苦，寿大人是刚刚上任的吧！"孔尚贤感到一路上的驿站几乎都更换了人。这眼前的涿州驿长寿春他也眼生得很。

寿春忙道："下官刚刚上任三个月，招待不周，还望大人海涵！海涵，下官对孔大人之名可是早有耳闻啊！大人这沿途可好？"

孔尚贤心下正烦着呢，但见寿春那一副笑嘻嘻的模样，倒是一时不好意思发脾气了，只道："也算好吧!只是沿途官驿皆换了新人，新人旧主，这毕竟不太方便。"

寿春是何等的精明，一下子就听出了孔尚贤话中的牢骚和不满。但他不动声色地道："新人做事就是鲁莽，没有经验，以后就会好些的，朝廷有令，一切都得依令备办，下官们也是为难啊！"

孔尚贤冷冷地道："我们孔门子弟大老远地从山东远道而来，一路颠沛之苦不说，那为难两字，我们可是说不出口啊！"

寿春听得孔尚贤心头火起，忙道："孔大人所言极是，所言极是，还请大人到馆内一歇吧，下官吩咐差役置办酒食饭菜，孔大人远路而来，这沿途饥一顿，饱一顿的，数日来也未必能吃一顿安稳饭，睡上一个香甜觉，今天，孔大人用饭之后，就在小驿沐浴一番，明天入城也罢！"寿春的态度倒是十分的谦卑。

孔尚贤就喜欢这样的态度，以前来京朝贡之时，几乎所有的驿站都是这个态度，可今年不同了，在遇到寿春之前，沿途几乎所有的驿站都是冷冰冰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真是让人窝火不已。

“那也好，就有劳大人了！”孔尚贤终于拿出一派孔氏族后的派头，温和宽良地道。

寿春又是一番谦虚，将孔尚贤等人领到了驿馆，一边和孔尚贤闲话，一边吩咐差役将酒食饭菜准备好。孔尚贤突然对这位驿长产生了好感，和颜悦色地和小小的驿长亲切地交谈起来，双方谈了一会儿。

不多时，差役来报，饭食已经备好，只等用饭了，寿春这时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孔尚贤道：“孔大人，请随便用一点吧！这地方不比京城，有些东西断然无法弄到的，又加上朝廷的法规在上，下官也不敢轻意冒犯，听说朝廷已经处罚了不少的官员，皆因驿递之事！”寿春仍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不多时就来到了驿馆的餐堂。

孔尚贤不看不打紧，一看这破破烂烂的厅堂，怒火一下子窜了起来，但见那几张桌上所摆的几碟家用小菜，根本没有酒肉，孔尚贤心知被寿春耍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寿大人，朝廷就是这个招待么？也太寒酸了吧？”

寿春一见孔尚贤发怒，忙解释道：“孔大人息怒，下官只是按照朝廷的规定置办的筵席……”

“筵席？筵席？这也叫筵席么？猪都不吃的东西拿来孝敬圣贤的后人，这如何对得起祖宗哦？孔尚贤数日来的憋闷，一下子全要发泄出来了，“你速去置办鲜肉水果，点心干货来，否则我孔尚贤就坐在这里不走了！”孔尚贤怒火冲天。

“孔大人息怒，息怒孔大人！”寿春陪着笑脸道：“朝廷有着规定呢，来往的官员大多是自备酒水饭菜，驿站只是供夫马，但这夫马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下官的确难办啊！如果不是孔大人来到，这样的饭菜也是没有的，一来是小驿地产不足，二来也是下官仰慕孔大人，特意让人多加了两个家常小菜，不然的话更加寒酸了呢！孔大人你就将就一下吧！实在是朝廷有令，无怪于下官啊！”

孔尚贤气得浑身哆嗦，又听得身后近百个孔门子弟的埋怨之声，感觉自己的脸上实在是过意不去，看着寿春那副似笑非笑的脸，他不禁怒火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扬起手“啪”“啪”两下，左右开弓，对着寿春的脸，就是两记响亮的耳光，这是孔尚贤沿途几日来的第一次打人，他不停地甩着被拍红的手掌，厉声道：“狗奴才，我命你在半个时辰之内将酒食饭菜准备完毕，否则定要取你狗命，我可不问什么张居正、吕调阳的，我还要找他们论个道理，讨个说法呢！去，快去！”孔尚贤一边挥手，一边掸打着衣服，他的脸都气歪了，这圣人之后，何尝受到过如此的屈辱和冷遇。

涿州驿站的驿长寿春被这两记响亮的耳光给打毛了，心想：难怪有的人讲，皇上来了也倒有理可讲，但孔尚贤来了却有理难辩，这真是不见不识，但我不怕你再张狂！这时，寿春收敛了笑容，立直了腰杆，声色俱厉地道："孔大人，你出手辱打朝廷命官，可也是犯了大明的王法呀，我寿春官位再小也是百官一员哪。怎么你想打就打么？不吃是么？不吃也罢，不喝是么？那孔大人看着哪个地方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就去哪个地方吧！反正你孔大人莫说是半个时辰，就是半年过去了，我寿春也是无能为力啊！这可请孔大人见谅，见谅！"

"你，你，你好大的胆子，一个小小的狗屁驿长也竟敢冲撞本官，你是活腻了么？"孔尚贤的怒火已经把他的脸烧得变了形，竟然有点语无伦次了，哪里还有一点点文弱书生的矜持，倒是与流氓恶霸别无两样。

"孔大人你大人大量，也休要让下官为难，这驿递的整饬已经不是三月两月了，其中的规定想来大人不是不清楚，如果硬要下官如此冒办的话，那也行，下官跑个腿还是可以的，不过……"寿春说着，伸出一只手，伸到孔尚贤的眼前，一副乞讨的模样，这意思很明白很清楚，孔尚贤何尝不知他是伸手讨钱呢。

孔尚贤见寿春向他伸出手来，气得大喝一声："奴才，你好大的胆子！"说着抬起一脚，用力踹去，寿春也不闪避，

呼的一下直直地摔在地上，众驿员见状皆大惊失色，呼啦啦地围了上来，“怎么打人，怎么打人？还是孔门之后呢，道德真差！”驿员见自己的头领被打倒在地，纷纷对着孔尚贤指责起来。

孔尚贤余怒未息，又是一脚，把刚要爬起来的寿春又踹倒在地。“奴才，让你嘴硬，今天我不打死你才怪！”说着又狠狠地往寿春的身上踹了两脚，不过这看似凌厉的两脚并没有踹到寿春的身上，只是狠狠地落在了地上而已。

孔门子弟见孔尚贤果真动了大怒，生怕闹出人命来，纷纷上前，连拉带拽，把孔尚贤拉了回来，寿春趁此机会从容地站了起来，直瞪瞪地看着孔尚贤。

“孔大人，你就是将下官打死，下官也不能违背朝廷的法规，如果孔大人再这样，就休怪下官不客气了。”寿春擦去嘴角的血迹，刚毅地道。

“你这个狗东西还嘴硬！”孔尚贤说着一边又要摆脱家人的拉扯踢寿春。

寿春这次可学乖了，把身体远远地让开了。

孔尚贤依然是一肚子的火，大声嚷嚷道：“老子今日不走了，今天你要不好好侍奉老子，有你好看。”孔尚贤一边说一边和族人气呼呼地回驿馆去了。

众驿员见孔尚贤态度如此恶劣，真是为寿春捏了一把汗，一名驿员心下惊慌的问：“寿大人，这该怎么办，那孔大

人是皇封的衍圣公,若告到万岁那里……”他不往下说了,声音这中充满了悲伤和惊愕。

“呸,什么东西,作恶多端的家伙,不买他的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就要看看他能将我怎样,大不了交差不干!什么东西!”寿春的脾气也上来了,其实他根本不会惧怕孔尚贤,不过是出于对读书人的尊敬方才挨了孔尚贤的两巴掌和两脚而已,可是倒在地上的寿春看到了孔尚贤心虚,那狠狠的两脚并没有落在他的身上,其实寿春并没有躲闪,只不过是孔尚贤故意踏偏的缘故而已。

“各位兄弟,不要怕,只把应该准备的车马准备好,多余的东西一样不给,看他能怎样,我寿春一人顶事,出了事与大家无关,从悟州到涿州,我还真不服这个气呢!”寿春一边安慰众驿员,一边狠狠地说。

众驿员的心稍稍松了下来,纷纷去忙手中别的事情去了。寿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拣一把稳妥的椅子坐了下来,并顺手拿起一个大馒头,津津有味地啃了起来。他根本就没把孔尚贤放在眼中,孔尚贤的恶名他早就知道了的,不过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他倒是长了见识,终于明白了这个读书人的德性。

再说孔尚贤和众子弟又饥又饿地呆在驿馆中,照他的想法,那寿春定会不多时就给他送来上好的酒菜,孔门子弟中已有三个孩子饿得啼哭不止,无论家人怎样劝说就是

止不住。这叫饥之声让孔尚贤心烦意乱，久等那边的寿春也没有动静，只有几个驿员像是没有事情一样忙乎着车马、鞍辔等等驿递之物，谁也没用正眼看看眼前的这个孔圣六十四代嫡孙孔尚贤大人。

孩子的哭声越来越亮，孔尚贤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他开始吩咐家人孔三去看看，可是孔三不一会儿折身回来，只道寿春早已不见了踪影，纵是孔尚贤有天大的本领也束手无措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自己随身带来的古董书画并不能解决饥饿的问题，孔门子弟眼望着这个叱咤风云的衍圣公，希望他能出个主意，可孔尚贤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让自己低着头去求寿春？场面尴尬极了？

"老爷，这孩子……"一家人见孩子哭得急，心痛地问孔尚贤。

"这……"孔尚贤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去求寿春吧，又拉不下脸，不去求吧，这孩子的哭声又真是让人心疼，他孔尚贤何尝曾遇到这样窝囊的事情，以前到哪儿不是前呼后拥的，即使是皇上见到了他也是尊敬得不得了，可如今却偏偏栽在一个小小的驿长手中，孔尚贤怎么不感到窝火呢？

"县官不如现管啊！"孔尚贤不得不妥协了。

"那我们去吃饭吧，老爷！"孔三试探着问孔尚贤。

孔尚贤一声不吭，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孔三看出了主人的心思，向孔门子弟挥了挥手，几个人带着孩子直奔餐

堂去了，不一会儿，驿馆中只剩下孔尚贤和孔三主仆两人了。

“你怎么不去？”孔尚贤看也没看孔三，只是淡淡地问。

“孔三跟着主人，不敢！”孔三毕恭毕敬地回答。

“是孔家子弟！”孔尚贤称赞了孔三一句，“吩咐家人立刻上车，即刻进京，这地方不能再呆了！”

孔三领命而去。一会儿，孔门子弟纷纷上马坐车，非常扫兴地离开 了涿州。

孔尚贤窝了一肚子的火，带着近百个孔门子弟连夜向京城进发，到天亮时，他的车马来到京城大驿站，按规定，他们应该先到京驿住下来等待着皇帝的召见，但孔尚贤已经受够了驿站的冷遇，肚子里的火气还没有消。于是，他指挥车马绕过京驿的大门，从京驿后门路过，径直来到京城第一客栈丰华大茶楼。

孔尚贤和他的孔门子弟，也已经不只一次来到这丰华大茶楼歇脚了，这是他们孔家入京朝贡的一个十分兴致的歇脚之处。每年朝贡的时候，孔尚贤都要到这丰华大茶楼坐一会，吃喝一番，顺便再带点特产回去的，今年当然不能例外，更何况，从山东来京的一路上受尽了驿官们的冷遇呢！孔尚贤已经自觉威严扫地了。他带领着近百名孔门子弟，兴师动众而来，不想一路的非难和冷遇让他始料未及，整饬驿递竟然连孔门之后也整饬了，真是岂有此理！

所以,孔尚贤故意逗留在丰华大茶楼不走。让涿州的驿官将消息报到京城吧！让他们去等着吧！派人来询问再作道理,张居正、吕调阳,你们连孔门之后也敢得罪,难道不怕天下人非议么？这也是孔尚贤滞留丰华大茶楼的原因之一。

丰华大茶楼是京城第一流的大客栈,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产,集吃、喝、玩、乐、住于一体,客人们到这里连住的房间和使用的家具都是极其豪华的,加上一流的厨艺和一流的招待,客人住了进来,往往都舍不得离开。然而,一般的客人是不敢来这里享受的,因为他们交不起昂贵的费用,只有那些享受"公费"待遇的官员们才是这里的常客。以前,孔尚贤在这里花天酒地的享受的所有费用,全都由礼部负责结算。所以,依照以前的惯例,孔尚贤放心大胆地在这里尽情饮着各地采购来的名酒和名茶,已经度过了五天快乐的时光。孔门子弟似乎也习惯了这里的景致,只是有两个初来乍到的孔孙对着室内的摆设爱不释手,两个孩子甚至为了争坐一把椅子而争执不下,孔尚贤笑了,这样事情以前也有过。椅子有什么好,走的时候一并带上不就行了。孔尚贤根本就没把这类事放在心上。

他放在心上的是京城那边的动静。可是今天是第六天了,礼部竟没有人来问候。往年,他虽然也径直住进过丰华大茶楼可礼部官员还不是照样到丰华茶楼的客厅中

来问寒问暖吗？可今年是怎么啦？孔尚贤开始疑惑了。

孔尚贤的疑惑不安是有道理的，今年确实不同往年了，两天前，吕调阳大人从应天府回到京城，首辅张居正亲自摆酒为他接风洗尘。席间，张居正高兴地说："吕大人这次坐镇应天，指挥学政改革，知人善用，陈松龄平息了江阴学乱，为推行整饬学政的国策立了大功呀！"说完，他满上酒向吕调阳大人诚挚地敬了一杯。吕调阳连忙回道："推行新政是你我共同的抱负和职责，工作刚刚开头，何敢居功？张大人为推行新政，你却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老夫力不从心，不能为大人分担一二而深感不安啊！"

张居正见吕调阳如此真诚，深为感动地道："有吕大人如此鼎力相助，我真是三生有幸啊！眼下孔尚贤借来京朝贡之机，沿途发泄不满，殴打驿长来到京城不进京驿而却留在丰华大茶楼，这是在向新政挑衅，还望吕大人多加谋划，一定要治住衍圣公，确保驿递改革的顺利进展！"接着，他又向吕调阳详细介绍了近几日来整饬驿递处理了一些官员的情况，并征求如何处理孔尚贤的事。

吕调阳沉思片刻后道："推行法令不偏不袒，按待孔圣有理有节。张大人不宜正面与之交锋，让礼部与其周旋，具体还是由老夫前去安排吧！"

第二天，吕调阳将礼部尚书潘晟召到文渊阁亲自向他交待说："这次衍圣公来京城朝贡依然由礼部招待，不过必

须坚持在驿站接待,不入住京驿,不予接待。自行住店,须自付银两。对丰华大茶楼我已作了安排，你务必照此行事！”

潘晟答应一声连忙带人赶往京驿去了。所以,孔尚贤这次在丰华大茶楼一连住了六天,就只能是当成他自行住店了,礼部官员再不会去过问的。

再说住在丰华大茶楼的孔尚贤已经七天了,还是没有礼部官员来过问,他不免有些心烦气燥起来。呆在丰华大茶楼固然是不错,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如果礼部的官员一日不来问候,那他就一日不离开么？孔尚贤不担心在茶楼的衣食问题。他担心的是张居正、吕调阳的执法如山，来京之后不见圣上而自由玩闹，这也是不小的罪责，以往没事,但谁能保证如今也没事呢？

第八日早上,用过早饭,孔尚贤吩咐孔三准备车马,他要到京驿去,或许礼部的官员正在那边等着呢？

“孔大人要走了么？”一个长相富态的中年人走了过来,和孔尚贤打了招呼。

“怎么,有事么？”孔尚贤惊诧地反问一句。

“噢,那也倒没有什么事,只是孔大人这几日的店钱还没结呢。莫非孔大人忘了？”中年人笑盈盈地提醒着孔尚贤。

“怎么,店钱？”孔尚贤一下子惊讶了,他委实遇上了

麻烦。

“是啊，是店钱，我们这茶楼只在客人走的时候才结帐的，相信每一个京城客栈都是这样的！”中年人不紧不慢地道。

“我还要交店钱么？”孔尚贤疑问道。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多次来这里，这是第一次听说有人问他收银子，他不由得不烦恼。

“是啊！”中年人不急不恼地道：“孔大人这七日之内包括衣食住行共计三千五百七十二两银子，按本店的规矩，这小零头就不要了，孔大人就付三千五百两银子吧！”

“什么？三千五百两？”孔尚贤大叫道。

“怎么啦！”中年人迅速收敛了笑容，“多了么？大人可是这里的老主顾了，这七日之内，连吃带喝的，又住了七日，一百多号人可不算多啊！我们主人已经给孔大人优惠了许多，不然会更多呢。孔大人每年来的，已经是老主顾了，怎么会不知道呢？”

孔尚贤真是愣了，他从来没有交过什么银子，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十余年了，他一直没有交过银子，也没有人问他收过银子。可今天怎么啦！竟有人当面让他交栈银。孔尚贤惊诧之余，不禁有些恼了。

“没有！”孔尚贤口气十分地强硬，大约来自他心中的怒火。

“噢，没有？”中年人迅速收敛了所有的笑容，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模样，宛如一块生铁立在孔尚贤的面前，满脸的鄙夷和嘲笑。“不会吧！孔大人富甲一方，能付不起这三千多两银子么？”中年人一脸的不以为然。

“没有！”孔尚贤已经恼怒不堪了，三千五百两银子，还是看在老主顾的面上，这不是讹诈么？孔尚贤何曾受到这样的待遇。他的脸色僵硬了，简直就是咬牙切齿了。

“没有，那可不成，就请孔大人留下来吧！等付清了银子再走吧！这也是本客栈的规定。”中年人冷冷地道。

“你不知道我是谁么？”孔尚贤傲慢地问。

“知道！”中年人干脆的回答。

“知道？知道你还要什么银子？”孔尚贤见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竟然如此无礼地向他索要银两，简直是怒不可遏了。

“这是店里的规定，小人可承担不起！”中年人解释道，旁边已经围上了许多人，孔尚贤感到四面的压力都向他挤来，他简直就有点不堪了。

“本大人以前可是从未交过银子的！”孔尚贤拿出了盛气凌人的派头，欲压一压中年人。

“那小人可不管，以前的事小人不知。小人也是初来乍到，只按规矩办事，其余的，小人就一概不问了！”中年人回答道。

"你们管家呢,让他来!"孔尚贤再不想和中年人罗嗦了。

"噢,孔大人,你找小人?"不多一会儿,茶楼的总管武文清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孔尚贤一见武文清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武管事,你们还要收我们的客银么?"

"孔大人息怒,这是本店的规矩,无论是谁都没有不交银的道理。我们主人也吩咐过了,就是张居正大人、吕调阳大人来了也是要收银的!"武文清哈腰点头地向孔尚贤解释道。

"主人,你们主人呢?"孔尚贤又一次地惊诧了,的确,这么多次来京城朝贡,他还真没有耐心去打听丰华茶楼的主人,以前是不屑问,问主人干什么呢?反正是不需要交银子,问主人也没用的。孔尚贤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他已经习惯了。

武文清一下子就猜出了孔尚贤话的意思,忙道:"小人一直惟主人之命是从,以前孔大人来茶楼,主人吩咐的,一概不收任何银两,可如今主人是刚刚接手的,大人可能有所不知,不论是对官对商对民对圣都是收取银两的。小人已经跟我家主人打过招呼了,大人的栈银已经少了许多,不然的话……"武文清不往下说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和他家主人说的话,那收取的栈银会更多的。

孔尚贤见武文清决计不与他通融，大怒道："这么说，本大人也要交栈银了？"

"是的，这是本店的规矩，小人也不敢作主！"武文清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你们主人是谁？让他来！"孔尚贤怒气冲天，他不相信在这个他每年都要光顾的客栈里，还会遭到凌辱。

"谁在吵吵闹闹的？"一个女人柔媚的声音从三楼传了下来。同时孔尚贤听到了有人下楼梯的声音。孔尚贤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气，待他抬头看时，不禁呆了。

确切地说，孔尚贤从未见过如此标致的女人，这女人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柔媚和清艳，是那种庸俗之类所无法比拟的。这柔艳华丽之后又有着锋利的傲骨，冷凛之中透着一丝无法拒绝的诱惑和吸引。这女人衣着华贵，头上的首饰倒是不多，唯在洁白如玉的脖颈上挂了一只红如血的玉坠。女人边往下走，边看着孔尚贤，她的身后跟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剑客模样的青年人。来者正是丰华大茶楼的主人李烟诗和她的情人程子剑。

"李姑娘。"武文清见李烟诗下得楼来，忙上前施礼。

李烟诗把手一挥道："吵嚷什么呀？"柔媚的声音掠过众人的眼鼻耳口，直直地钻入正在怔呆的孔尚贤的心中。

孔尚贤的怒气已经消得无影无踪了，他竟然不能说一句话，面对这样的女人，他纵是孔圣的六十四代嫡孙又能

怎样呢？

“客官有什么事么？”李烟诗轻启朱唇，玉齿微露，一双水一样，雾一般的眼神锁定了孔尚贤。

孔尚贤方才回过神来，他收回放飞的思绪惊骇地望着眼前这位绝色美女，道：“没，没什么事！”他一边说一边盯着李烟诗的脸。

“李姑娘，这位客官不愿交栈银。”武文清把争执的原因报告给了李烟诗，但他并不点出孔尚贤的身份。

“是么？”李烟诗轻轻地问道。

“这个，这个。”孔尚贤一时倒也说不清楚了，他紧紧地盯着李烟诗的脸，忽地又往下移动，直到滑过血红的玉坠，眼光迷离地放在李烟诗那双高高昂起的双乳之上不动了，不说了。

“客官，住店交银，可是天经地义的道理，看客官也是大富大贵之人，怎么会……”李烟诗略皱了一下眉头。她看到了孔尚贤那双发出欲望之光的眼睛。

孔尚贤依然在盯着李烟诗那双高高昂起的乳房，似乎隔着衣服他已经看到了一双洁白的球状实体，对于李烟诗的问话，倒是没有一点的感觉。要不是孔三在旁边一声故意的咳嗽，孔尚贤说不定就伸出双手按搓那对丰乳了。

“噢，噢！”孔尚贤似乎醒悟过来了，他望着李烟诗冷淡的表情，迅速地收回骚动的心，正色道：“你就是这家客

栈的主人么？”孔尚贤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姑娘竟然有能力撑起这么大的丰华大茶楼，不禁惊诧地问。

“是的！”李烟诗冷冷地盯着孔尚贤的眼睛，孔尚贤又一阵眩晕，倒不知说什么好了。

“武管事，这位客官共花了多少两银子？”李烟诗轻言细语地问武文清。

“报主人，共计三千五百两！”武文清利索地回答道。

“才三千多两么？不多呀！”李烟诗故意撇了撇嘴，“你三千多两银子也交不出么？”

“不是交不出，而是不交！”孔尚贤收敛了性情，拿出一副自高自大的派头，傲然地盯着李烟诗，“你知道本大人是谁么？”

李烟诗淡淡一笑道：“本姑娘在此做的可都是正经生意，住店交店钱，吃饭交饭钱，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问你是谁干嘛？你交完钱就走路，我收完钱就经营，两不相干的事，我管得着人家姓啥名谁？”

孔尚贤知是自遇到了不容易对付的角色，看来非拿出圣贤的派头不可了。他正欲自报家门，一边的孔三抢先道：“我家主人乃衍圣公孔尚贤，大老远从山东曲阜赶来给当今万岁朝贡的，借你的小店住上几日是你们的荣幸，怎么连孔圣人之后住个店也要收钱么？”

“那是你们读书人的事，什么孔圣孟贤的，与本姑娘无

关，莫说你是圣贤之后，就是当今的皇上来我这吃住也要收钱，圣贤之后怎么着，圣贤之后也要交钱！”李烟诗冷冷地回敬了孔三。

“哼，姑娘如此说似乎不妥吧！”孔尚贤气急而笑，鄙夷地白了李烟诗一眼，对于敢目中无视圣人的人，孔尚贤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

“没有什么可与不可之说，只有交与不交之别，你什么来头我可不管，总之住店交银，你老实说交还是不交？”李烟诗皱了皱眉，她已经十分地反感眼前的这个大圣人的后代了。

“交又怎样，不交又怎样？”孔尚贤怒问道。

“交了，走，不交，留下，就是这个道理，绝没有第三条道理可循。”李烟诗冷冷地道。

“呸，你胆子太大了，不看看这京城是谁家的天下？”孔尚贤把脚一跺，“走，我看我孔尚贤今日不交银子，谁能吃了我不成？”

正说话间，孔尚贤听得一声剑出鞘的声音，站在李烟诗后面的程子剑突然飞起，迅速地落在孔尚贤的身后，双手一挥抓住孔尚贤的肩头，孔尚贤顿觉肩头一麻，浑身动弹不得。

“谁敢溜，我宰了他！”程子剑冷冷地道。

孔三见孔尚贤被擒，吓得面如土色，惊道：“你们休得

乱来，我家主人可是孔门之后，小心你们……”未待孔三说完，程子剑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上。这位性情刚猛的年轻人，已经好久没有搏击过了。不过出手依然是那么快捷和威猛。

“在我眼中可没有什么官民之分，只要交银子，来大茶楼我们欢迎，没银子也欢迎，但要胡搅蛮缠，占了便宜还要卖乖的东西，本楼一概不理，交还是不交，你就看着办吧？”李烟诗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遮住了水一样雾一般的眼睛，他不再理孔尚贤，一转身上楼去了。

“算你狠！”孔尚贤看着李烟诗袅袅娜娜上楼的身影不禁狠狠地道：“孔三，交银子！”

“老爷，没带这么多银子！”孔三惊惧地道。

“金银手饰拿来抵押也行！”三楼只留下一阵香气，这声音伴着香味儿从楼上传了下来。待孔尚贤抬头看时，李烟诗已经没有了踪影。

孔尚贤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屈辱，这算什么事情，孔圣之后竟然落到这步田地，让圣贤之后押物典质，这还算得了什么，孔尚贤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气得胸膛起伏不定，程子剑此时松开了手，把宝剑插入鞘中，一言不发地盯着孔尚贤。

“你们……”孔尚贤避开程子剑剑一样的目光，恼怒地转头问了武文清。

“这与小人无关，小人只是在此做事，一切都得听主人

吩咐，请孔大人见谅！”武文清低下了头，轻轻回答道。

孔尚贤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得吩咐孔三去筹措。他把一块玉石从腰间拽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武文清弯腰捡起玉石道：“这块玉算一百两银子吧！”

孔尚贤面如金纸，摇摇欲倒，孔三一把扶住了他。

“去准备吧，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孔尚贤勉强对孔三道。

京驿一如往日的平静，并没有因为孔圣人的六十四代嫡孙的到来而呈现出欢乐隆重的气氛。大堂内有几名驿员正在清扫脏物，驿站的庭院中，也有几个年老的驿员在操持喂马，一切都是平平淡淡，了无生气的。

八日前，孔尚贤的马车从京驿后门驰过，一刻不停地直奔丰华大茶楼，可今天，他的马车不得不从丰华大茶楼走出，在驾夫的驱赶下缓缓地再向京驿的前门晃来。

马车上的孔尚贤沉着脸，所有的孔门子弟也都默不作声，这可能是他们最为窝囊和憋屈的一次旅行。两个少不更事的孔门子孙正为丰华大茶楼那把精美别致的椅子而争吵不已，他们的爷爷答应他们走时给他们带上的，但是，两个孩子看着爷爷铁青的脸，竟不敢大声讲话了，只是小声的议论着丰华大茶楼如何如何。

孔尚贤铁青着脸，一路上想着一些烦心事，不觉到了京驿大门前。孔三掀开马车蓬的罩帘对孔尚贤道：“老爷，

京驿到了！”

孔尚贤探出头，心一下子凉了起来，京驿大门洞开，但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隆重景象，孔尚贤记得以前的京驿不是这个样子的，每当他来的时候，京驿里里外外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披红挂绿此是必不可少的，可今天呢？

孔门子弟大都从马车上下来，此时的孔尚贤浑身已经没有了一丝力气，但是，他是一个圣贤之后能这样做么？

“唉呀，孔大人怎么现在才到啊，可让众人久等了！”说话间，孔尚贤看见一大群头戴乌纱的官员从京驿中冲了出来。孔尚贤心中一喜，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毕竟朝廷没把他忘掉。

“孔大人此行可好？”礼部尚书潘晟一边向孔尚贤行拱手礼一边问道。

“还好，还好，多承潘大人还要迎接，尚贤不胜惶恐。”孔尚贤还礼应付着。

“那到驿站中小坐吧！孔大人沿途奔来也定是疲劳不堪了，早有涿州驿员来报，只说孔大人早已动身，实在是七日前就该到达本驿的，这不，我和众礼部官员以及皇上派来的公公们在此已经等候了八天，方把你等来，孔大人，路上可有什么不顺心？”礼部尚书潘晟小心地问。

孔尚贤不听不打紧，一听心中的怒气又被点燃了，你们怎么不知道我孔尚贤已经进京了呢？恐怕我在丰华大

茶楼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逃得出你们的眼睛，这倒好，还装聋作哑了，这些见风使舵的官员们！孔尚贤一边忿愤着，一边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他不敢轻意发怒了，这几天来，他感受到了一个不得势的人滥发怒气最终的下场是什么，他孔尚贤是日薄西山了，随身带来的碎金散银，已经在丰华大茶楼被掠夺一空，如果京驿的官员一怒，那孔尚贤也就更惨了。

“事情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遇到一些小事罢了，不过已经解决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么？”孔尚贤极力地压抑着自己愤怒的心情，苦笑着回答潘晟的问话。

“那就好，那就好！”礼部尚书潘晟不置可否地随便应答着，一行人将孔氏家族带到了京驿大厅。

“孔大人今晚即在此驿休息吧！明天一早，万岁御朝之时亲自接见你，大人所贡之物尽可交给吴公公吧！”礼部尚书潘晟完全是按着吕调阳大人的精心安排，在京驿“有理有节”地接待着孔尚贤。

孔尚贤忙道：“孔门子弟人数众多，这京驿之地，恐怕多有不便吧！”孔尚贤对潘晟的安排，心中顿时不满，孔门子弟一路已经受够了委屈，今日投奔京驿，就好象是到了家一样，怎么还会住在这简陋的地方。孔尚贤的不满当然也有他的道理。

潘晟看出了孔尚贤的不满，他笑道：“孔大人只有将就

一下了，如今这朝廷的规定如此，不是一个两个人所能更改的，若是换了别人，京驿还不安排住宿呢。只因孔大人是圣贤之后，否则……”孔尚贤打断了潘晟的话，他知道潘晟后面没有说出的话是什么，索性打断了他。

潘晟甚是尴尬，环顾了左右的官员一眼又道：“孔大人若有不满，待明天见到皇上可当面澄明，本官只是初次迎接圣公，如果冒犯还请孔大人见谅！”

潘晟的谦逊的确让孔尚贤不好发作了，他收回想发火的心情，忙道：“这样也好，明日上朝见万岁吧！这一路上大老远的奔来真是够累的，在此驿休息一下也好，这还是第一次在驿内休息呢！”孔尚贤碰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气焰顿时收敛了许多。

潘晟见孔尚贤的话说得如此顺畅，不禁笑道：“孔大人真是深明大义，潘晟先行谢过了！”

一旁的吴公公接过话头问道：“孔大人此番朝贡可带来什么名产么？奴才可要回宫见圣了，明日也好准备一番。”

孔尚贤知是吴公公准备回宫了，忙道：“东西倒是带了几件，不过也不是名产，吴公公也知道的，曲阜那个地方除了盛出读书人之外，别的可真是不多，也不出名啊，我这次朝贡，还是带来了先祖留下的几卷经书和几方砚台笔墨之类的东西，请吴公公带回宫去，望圣上不吝斥责！”

吴公公道:"孔大人说到哪里去了,圣上也已经习惯了,靠山有山,靠水有水,孔大人所居之地倒是盛出名人,送上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也是有灵气的喽!"

潘晟道:"这个地方孔大人还是第一次来吧?"

孔尚贤苦笑道:"堂堂的驿站的风味也还是不错的。"潘晟和众官员也只是笑,倒也不表明什么。

京驿的膳房和装饰,倒是比涿州的好多了,可是比起丰华大茶楼来却是逊色不少,驿员们送上来的食物也是比涿州的萝卜、青菜、豆芽、豆腐好得多,潘晟带头坐定,众官也依次而坐,孔尚贤也不多说,只待明日见圣上之后再作道理吧,涿州之驿,孔尚贤已经领教了这些驿官的厉害,若不是考虑到孔门子弟的这么多人,他是万万不会下筷子的,但饥饿毕竟不和圣人赌气,孔尚贤只得把一切强忍着,勉勉强强地吃完一顿驿站的晚餐。

"孔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潘晟依旧是那副笑脸。

"噢,没有了,潘大人回去吧!"孔尚贤道。

"也好,明天一早,宫中会有人来迎侯孔大人的,孔大人直接入朝见圣即可,本官也就不再烦扰大人休息。明天朝上见!"潘晟道。

孔尚贤虽是一肚子的不满,但他此时尽力地克制着,从潘尚书的口中,他的确感到了一丝丝的不安。送走礼部尚书之后,他坐在京驿中,看着外面渐黑的天色,不禁陷入

了沉思。

第二天一大早，孔尚贤就进宫朝见万历皇帝，当他见到皇上的第一眼感觉，就是万历已经长大了，十五岁的万历说话做事，一举一动都带着帝王之尊。

“孔圣公，朕听得你一路来的辛苦，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事，是么？”万历问孔尚贤道。

“也没有什么烦劳万岁挂念，小臣一路从曲阜赶来，也还算顺利！”孔尚贤对万历这一句不明不白的发问感到胆战心惊。

“没有就好！”万历不置可否。“孔圣公从曲阜一路而来，可觉百姓生活如何，比之去年有什么不同么？”万历接着又问。这话让孔尚贤不好回答。他堂堂孔门之后，过的是富豪的生活，读的是圣贤之书，交的是宝贵之友，至少平头百姓的生活他是没有顾及的，他孔尚贤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过问什么百姓黎民之忧。但万历皇帝当着百官之面询问孔尚贤沿途的百姓之状，他孔尚贤必须回答。

“承万岁圣明，小臣沿途见百姓安乐，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心下也是喜悦，此乃万岁之功也！”孔尚贤诚惶诚恐地回答道。

“那好！”万历缓缓地道。

“只是……”孔尚贤开始了自己的话题。

“只是路上的驿递之途多有不便么？”万历问道。

“圣上圣明，小臣之所及也是为此！”孔尚贤回答道。

万历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众官非议减驿之策已经不下百人了，如今孔圣公也有此议么？”

孔尚贤见话扯到正点上，便道：“先祖之初建立驿制，莫不是为了方便群臣作事，以减少靡劳，增加速度而已，如今整饬驿递之法，使群臣叫苦不堪，小臣沿途所过，百姓安乐，但驿馆之制也是丞待改善的。小臣实在不明白，这驿递的存在防碍了什么？难道民为官烦劳不是应该的么？要不然，这官与民不是混为一谈了么？”孔尚贤一说到驿递，便联想到这几日受到的苦处和屈辱，一股怒气从心中猛地窜了起来，他恼恨地看了看朝班上的张居正和吕调阳这两位首倡整饬驿递的内阁辅臣。

万历笑道：“朕知你对整饬驿递也是极不满意的，涿州的驿长寿春已经把事情上奏了，孔圣公你身为孔门之后，如此做事不应该吧？”

孔尚贤心下一惊，暗道：朝廷到底已经知道了此事，那丰华大茶楼的事，圣上更是一清二楚了，不知朝廷又将如何为难他了。

万历见孔尚贤沉默不语，又道：“起初之时，百官用驿也是不大方便，但如今也稍稍顺当一点，孔圣公所言差矣，官民怎可混为一团，本朝之令有着呢，官就是官，民就是民，读书人就是读书人，这条示令也还是更改不得的。孔圣公

不要多心就是了。张先生和吕大人整顿学政，整饬驿递，一切都是为了安民救国，别无他事。他们两人自当国以来，夜夜操劳，日日忙碌，已经疾病缠身了，下官们也要体谅他们的一番苦心啊！孔圣公见到沿途百姓不是安乐自守了么？这就对了，按照以前，交通干线附近的农民是畏驿如虎啊！流民不断，百姓苦不堪言，哪里有安乐之治！”

“可这凭着整饬学政、整饬驿递倒也未必能使国富民强，君臣和安啊！从生员身上搜刮，从官员身上剥夺未必是长久之法啊！”孔尚贤对于张居正和吕调阳的学府之议和驿递之策一直怀着不满的情绪，今日终于可以在皇上面前发一通牢骚了。

“孔圣人还是没有理解朝廷的苦心啊！”万历继续道，“孔圣公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却没有注意到万民之苦！！这是人臣之不幸！”

孔尚贤见万历加重了语气，心知不妙，一时竟不知如何辩解方好。

“难道圣上要取消孔教之学么？”孔尚贤壮了壮胆子，小心翼翼地问。

万历脸色一沉，看了孔尚贤一眼道：“孔圣公何出此言，孔教经典传之千秋万代，已经过时间的考验，用之治国，则国之大兴，用之教人，则人开愚钝，此国之粹宝，民之精华，朝廷只不过整饬一下学政而已，何来取消之谈，孔圣公出

此言何意,欲推朕于不仁不义之中么?”

孔尚贤吓得面如土色,惊得一身冷汗,“圣上息怒,小臣不过猜测而已,小臣也想圣上圣明万不会如此,只不过听信大臣之言,方才作出如此动议的!”

张居正一听,知是孔尚贤把矛头对着自己了。他出列问道:“孔圣公出言何意,是指居正么?”

孔尚贤道:“张大人当国,以图国富民强,此乃万岁之幸,万民之福,小臣何敢指责张大人之一二,莫说小臣不敢,就是当朝的勋爵,三公九卿也未必敢指责张大人一二!”孔尚贤对张居正说话毫不客气,一副怒火十足的模样,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

吕调阳听到这里,觉得衍圣公对新政的责难是代表了一部分大臣的,今天,在这里如果不能将他治住,那么,不仅不能巩固整饬学政、整饬驿递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往后的改革也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于是,他站了出来,厉声道:“整饬学政之策,是老臣与首辅张大人所出,经皇上恩准而施行的,并无屈辱先祖之思,更无断没孔教之想,只是天下负匮,生员日多,国家负担着实吃力。想那生员之众,饱读圣贤之书,却不谙圣贤教诲,一意孤行,日渐形成地方一霸,动辄挟议朝廷,压制官衙,此非圣贤之教也,不整饬学政行么?”

孔尚贤正待回答,但张居正又接着道:“学府渐开,生

员日重，民不堪负，国不堪负，当朝之议书生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论及苍生国力，则宜减轻负担，此乃减削生员之意也。并不是不尊孔教，反对礼制，更不是取消教育，实在是为国之重而谋思变之策罢了，孔圣公如果有什么意见，居正只能洗耳恭听。”

孔尚贤虽然觉得张居正吕调阳所言也有几分道理，但凭着他的观点，他又不能完全服从于张、吕的看法，于是便道：“张大人所言凿凿，但大人可能想到作为读书人的苦处，头悬横梁，锥刺腹股，何曾有一时稍歇，此乃国之栋梁，民之精华，如果横遭摧残，你张居正大人岂不是势比秦始了么？”

吕调阳一听孔尚贤这无中生有的指责非常气愤，他朝龙椅上的皇上望了望道：“听孔圣公之言，莫不是污蔑首辅大人有谋反之心？在皇上面前竟如此胆大妄言，岂可容忍？”吕调阳的话是想让万历狠狠地训斥一下孔尚贤。

万历一听勃然大怒道：“孔圣公，你休得胡言乱语，朕看在你是圣贤之后的面子上，不欲与你理论，但看你千里迢迢来京朝贡，对你殴打驿官，强住民馆之事不予追究，不想你倒一路追来，竟进而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张先生自先帝驾崩之日便尽心辅弼皇室，一直是忠心耿耿，未尝有半句怨言，何来谋反之心？你休得胡言。与你有相同意见的官员并不是少，把全力之责尽数压给黎民百姓，而自己

福贵两全，这才是你们的心思，你们何尝为大明帝国想一想？国遭兵火，内廷空虚，贼人争先恐后进中原，朕日夜寝食不安，你们可知？看张先生如今累得已是皮包骨头，你们倒好，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威胁，马上群起而攻之，你枉为孔门之后，凡事不从大局着想，只从一己之利出发，不觉羞耻么？”

万历皇帝看样子真是长大了，他稚嫩的声音已经变得浑厚起来，声音响亮如钟似磬。万历看看抖抖而立的群臣又接着斥责道：“你孔圣公从曲阜一路来到京城，名为朝贡，实则掳掠，早有大臣来奏，对你之事，朕一直处低调状态，不想得罪圣贤之后，令先哲在九泉之下难安，可你，你们这些读书人动辄指责朝廷，对百官评头论足，实无一技之长，除了诵读经书，领米免役之外，别无长技，如此国家蓄养成如此多的饱学之士又有何用？如今国库空虚，四方蛮族又有蠢动之策，镇守边关的将士何不用米粮金银维持，这平遭大旱，灾祸连绵，你们不思为国解忧，何忠之有？整饬驿递，是先帝平生所愿，今张先生和吕大人方才实施之，你们动辄提议祖制，祖制允许你们去殴伤驿官，白住民舍了么？孔圣公，你说说，那寿春何罪之有，你如此对之滥施拳脚，横下淫威？你故意仗着朝廷对先圣先贤的厚爱而肆意妄为已非一日两日了，朕早有耳闻，沿途之役，何人不知孔尚贤大名，要酒、要肉、要夫要马，这难道也是祖制么？你来至京城不入

宫见圣，偏偏躲到丰华大茶楼休闲逍遥，置朕于何处？你上下挑衅，哗众取宠，张先生何罪之有，以先生之忠，万世未有反叛之心。只是朕对圣公的心思还是理解不透。”

孔尚贤听得万历如此说，吓得“扑通”一下跪在殿上，叩头不已，连呼圣上降罪。

万历的一番话义正词严，不仅狠狠地教训了孔尚贤，而且震摄了以孔尚贤为代表的一些朝臣，有力地支持了学政、驿递改革和新政的颁行。

吕调阳觉得趁此机会还应当进一步宣传改革的必要和所取得的成果。于是，他将他在内阁所掌握的情况进行分析和说明驿递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看了看跪倒在地的孔尚贤大声言道：“整饬驿递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若国富民强，何愁不能供得起一条小小的驿路，但如今国状大家皆知，广西平叛，四川剿匪，辽东鞑靼，大同土蛮等等，都是耗银子的烦心事。再说，整饬驿递的成果也是显著的，自颁行裁革条规以来，用驿之人大量减少，驿递增额编之银大幅度下降，从各地奏报给内阁的情况来看，保定旧额每岁用驿递银93600余两，减至51335两，实减42265两，浙江实减17800两，江西，实减33450两。还有四川、陕西、河南、山东、湖广、南北直隶等增额编银都有大幅度裁减，虽然目前上报裁减的省份只有十余省，但仅仅这十余省所裁减的超额编银，除了项补来年的额编银以外，还另交太

仓库银达四十万两。四十万两对于一个富国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大明帝国正日渐繁富起来,此乃先兆也。我和居正大人一直认为整饬驿递是建万世太平之业的有效途径,为富国强民有着深远的意义。老臣以为,整饬驿递之法积粮积银甚多,将来裕国足民便不外索,即此一事,余可类推。用费之事,若里甲无征索之忧,趋谒省,则驿递无供亿之繁,上下可得相安无碍了。当初整饬驿递之时,官员也甚觉不便,可如今也倒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了!”

张居正见机接着吕调阳的话说:“孔圣公从曲阜而来,初有驿递,内容有诸多不通之处,且山东至京城之驿员叫苦,百姓叫冤,前次知孔圣公欲进京朝贡,居正特地写信嘱咐山东巡抚徐中台,令徐大人告知孔圣公驿递之策的执行,想必孔圣公已是知道了的,可没想到孔圣公不屑一顾,连驿官也打将起来,你目中无朝廷,视内无君长,本应治你的罪,但圣上恩慈,不便责罚于你,孔圣公应好自为之方是,一旦圣上大发雷霆之威,岂不是任何人所能保持得住的!”

孔尚贤只是铁青着脸,跪在殿上沉默不语。吕调阳、张居正两人所讲也句句是实情,群臣之中那些同情孔尚贤的人也觉得无话可说。况且整饬学政、整饬驿递已成定议,此两项政策已经为朝廷积蓄了大量的银两,国库之银渐丰,对这改革的成果,谁还敢反对呢?

万历见张居正说完,殿下也无人出列朝奏,心中早已

明白，于是按事先由吕调阳商量拟好的方案处理孔尚贤。万历言道："虽然孔圣公犯了法规，但朕念你千里迢迢从山东而来，也是忠于朝廷之举，故而免去你的罪过，但是寿春一案，孔圣公必须了结，寿春官卑位微，你应当面赔礼。至于你在丰华大茶楼中所耗用度皆由你自己算清，抵押之物，你且跟冯公公去取回吧！冯公公已将你的所欠之费弥补上了，以后入京住栈，一定要准备得充足一点，孔圣之后，焉有赊欠抵押之理？"

孔尚贤见万历对一切知道的如此详细，哪里还敢有半个不字，只得唯唯若若一一答应。

万历又道："朕承孔教之泽，令朕初开愚钝，朕也恨不得日日与孔门之后交流畅谈，但朕日日事务缠身，未有穷年之歇，且念曲阜圣地距京遥远，孔圣公来京朝贡一次也是不易，以后就由如今的一年一次，改为以后的三年一次吧！如此一来，我们都可节俭用度，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改革衍圣公朝贡三年一次，也是吕调阳的建议，万历采纳了。为了逼孔尚贤就范吕调阳忙道："圣上圣明，如此节俭，若孔圣公能实行，实在是大善！"

孔尚贤无奈也只得应允表示遵从今后来京朝贡三年一次的新规定。另外，他从今天皇上对他的处理上已经感觉到，张居正和吕调阳行事还是与人为善的，对自己还是留有情面的。稍稍一慰，连忙谢过万历，他对着万历连躬

几次，复言道："张大人和吕大人执政伊始，便大有作为，平定边敌内寇自不必说，单是这整饬学政，整饬驿递之法已令国富民强，还要清丈全国土地，改革税法，两位大人敢作敢为，将生死名誉置之度外，实在令人佩服啊！"

张居正忙道："我们都是朝廷重臣，当以国事为重，今后，还望孔圣公多加指教和支持！"

孔尚贤道："那是自然，今后尚贤定会勉力而为的。"

万历见孔尚贤的态度有所改变，龙颜大悦，对站在一边的冯保道："冯公公，你去内库取出纹银五百两，朱色长袍一袭，八盒甜点，两份烧割，再拿几样精美的铜器一起交给孔圣公，让他带回去吧！"

冯保领命而去。

万历便转过头来对孔尚贤道："孔圣公明日即可动身回去，一路经驿务必严守规定，别忘了到涿州向寿春赔礼道歉。想你也是富贵之人，粗茶淡饭也是吃不惯的，何况你还带着那么多的孩子，特赏你五百两纹银，以备路上不时之需，回去之后好生教养子弟，争成国家栋梁之材，切勿再惹是生非，法令定下，任何人也不能破坏的。"

孔尚贤感激得泪流满面，不停地叩头称谢。同时也对张居正、吕调阳流露出感激之情。

驿道上的这场闹剧，终于以反对派的代表孔尚贤的认输和改革者张居正、吕调阳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 第十章

## 高风亮节　臣心可鉴

政务杂乱，经济萎顿的大明王朝，随着张居正、吕调阳日益推进的改革，开始呈现出了政治清明，国民富足的兴盛之势。万历三年，太仓库银由原来的每年不足200万两而猛增至500万两，是过去的2.5倍，至万历五年，太仓囤积粟米可支付十年而有盈余，太仆寺积金已达四百万万两，这些都是张居正、吕调阳推行改革的功劳，万历皇帝和皇太后也更加倚重这两位忠心耿耿的内阁辅臣。

然而，正当张居正、吕调阳雄心勃勃地谋划着清丈全国土地，改革税法要夺取改革更大胜利的时候，从湖北江陵传来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逝世的噩耗。于是在朝廷上下以张居正去职丁忧还是夺情留职为中心的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又开始了。

原来明朝内外官吏人等有丁忧的制度，即在遇到承重祖母和嫡系父母去世时，自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必须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有令，凡官吏隐瞒丧事而不报者，都要发配到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又有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丁忧"是指父丧二十七个月中，官员必须辞职回家守

孝，期满以后，照旧做官，称为“起复”。在二十七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称为“夺情”。夺情之事，平常很少见，只有军队中，尤其是接战的时候，才谈不上“丁忧”，而被称做“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

正在书房中批阅文牍的张居正听到父亲去世这个噩耗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下子惊坐在椅子上不动弹了。虽然没有看出他心头的悲伤，但是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乱了分寸。他惊恐地知道，自己在位之日的大限已经到了，父亲的逝世，丁忧守制的事情是必不可缺了。在大明帝国中，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主持教化的师长，在致忠致孝的社会里，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自己能不履行为亡父丁忧守制的义务吗？张居正清醒地知道这一切是万万逃避不了的，激烈的斗争将会从此展开了。

张居正坐到桌子前，展开纸笔，向万历皇上书写奏折，随后又给内阁次辅吕调阳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报说自己的父亲故去，在寓所守孝，不能入阁办事了，并详细地分析了一下内阁的事情。派人将信送去之后，他就进入家人搭就的“孝阁”之中，拜跪他十九年未见面的父亲亡魂了。

吕调阳接到张居正写给的信后，心情难以平静。张居正如果回乡守制二十七个月，按照当朝的先例，吕调阳就应该将位子移到张居正的那个位子上去，按理吕调阳就应该主张守制的，但是吕调阳是张居正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

的得力助手，对于吕调阳来说，他只能当张居正的助手，如果让他坐到张居正的位子上，他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再说，推行新政，实施改革也是他与张居正共同的政治抱负，实现这一政治抱负没有张居正当国，也是万万不能的。同时，吕调阳也敏锐地觉察到，一些反对改革的朝臣，平时屈服于张居正的权高位重，不敢明目张胆地妄议，而这次的“夺情”事件，他们一定要跳出来。他们会打着纲常伦理的幌子，对张居正其人及万历新政进行非议，企图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从而达到中断新政的目的。因此，吕调阳下定了决心要以国事为重，坚持夺情主张，留住张居正，击退这股反对改革的逆流。但工作还得从皇太后和皇上那儿做起。于是他迅速来到乾清宫，要求面见万历和慈圣太后。吕调阳向皇上和皇太后施礼道：“首辅张大人的父亲不幸逝世，对张大人是夺情留职还是按例守制，皇上和太后一定要从大局着想。微臣以为，当此改革的紧要关头，张大人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让张大人离开朝廷按例守制二十七个月，那就是中断了几年来的新政改革啊！刚刚有所好转的国库就又要入不敷出了！”

慈圣太后听后心头一愣，面色微变，她看了看吕调阳又转眼看着万历说道：

“吕大人所言极是，如今内阁就全靠吕大人支撑了，请大人先回内阁，我这里与皇儿细细商量一下，一定要设法

把张大人留下来啊！”

吕调阳听太后如此一说，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是他向皇上和皇太后告辞，回内阁去了。

万历听了吕调阳的话，可是他没有一个主意，或许他心中甚是欢喜，但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却是无限的哀伤。因为十五岁的万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希望张居正能回乡守制，这样他就可以毫无拘束地放开手脚地当皇上了。

但是，慈圣太后清楚地知道张居正如今是位高权重，而且政绩显赫，他是舍不得丢下首辅的位子回江陵守制的。张居正又是个有极强上进心和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他怎么也不会让改革中途而废的。再说，吕调阳又是张居正改革最有力的支持者。万历还小，现在没有能力控制得了局势，而改革这得罪人的事，只能让张居正一干到底，一切都由张居正和吕调阳支撑着，日后，国家会更加富足了，万历皇儿即不劳神费力，又不得罪众臣子，保管坐享其成。这样的好事，到哪儿找去？想到这里，慈圣太后耐心地对万历说道："万万不能让张先生回江陵守制，皇上必须出面挽留。皇上夺情，一来可以温暖张居正的心，二来也可以试试朝臣对张居正的态度，以后的大明江山毕竟还要皇儿自己支撑的，那张居正固然是一个有为的大臣，但这皇权终究还是皇儿的。一旦张居正故去，皇上对当朝之事也好心中有

数。张居正这几年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已经造成了夺情局面，皇儿难道没有看出来么？张居正宁愿自己累死在执政之位上也不肯让别人来侵扰他的政权，皇儿应该清楚，如今的国家名义上是你的，但实际上是张居正的，好在张居正虽然权势可热，但此臣可是世间少有的忠良，用不着担心他会反叛朝廷！张居正不直言将权柄交出，皇儿便自可不去过问，一切都由他安排，你我尽可过上几年快活的日子。皇上自可抽出时间安心读书，积蓄精力待日后接手江山，定会大有所为的。”

万历恍然大悟，但还是担心地道："母后，如此一来不是违了祖制了么？这朝野之臣定然会有异议的啊！”

慈圣太后果断地道："这事有吕调阳的支持，皇儿不必担心，如果有主张丁忧的大臣可严惩几个，有敢于上书弹劾的言官，皇儿只可廷杖几个倒也无妨，无论实施什么样的手段都要将张先生挽留下来，不准他回乡守制，待到一切安定之后再作考虑！”

“既然如此，夺情挽留就是了！”万历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冯公公准备拟旨！”万历口传了夺情的圣旨，冯保一一记下，转身走出了乾清宫。

“皇儿明日上朝，定会有大臣主张夺情和丁忧之说的。皇儿可视情处理，有一个原则必须牢记，无论臣子们说得如何在理，皇儿只是听着，但决不能依了那些大臣之言，张

居正提请回籍守制的奏本想是已经到了吏部，吏部尚书张瀚也会向皇儿提及此事的，皇儿一定要着实把握方好。”慈圣太后又是一番陈辞。

“皇儿知道了！”万历回答道。慈圣太后紧紧地搂着万历，一双深邃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外边……

平静得没有一点波澜的万历朝野终于因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的故去而掀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主张。夺情与守制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用吕调阳的话说：主张夺情就是要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主张守制就是要中断正在进行的改革。

以吏部尚书张瀚为首的一些朝臣是主张守制的。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但他却一直反对张居正的各项改革，他认为张居正是在得罪天下的人，这次主张守制正是张居正去职的机会。张瀚也知道，守制的主张必须要有吕调阳支持，他心想：张居正去职，首辅就由次辅吕调阳来接替，还怕吕调阳不支持守制的主张吗？

于是，他和左侍郎何维伯带着一些官员兴冲冲地来到吕调阳的府第，向吕调阳祝贺道：“吕大人不日将升迁首辅，可喜可贺啊！”

吕调阳早已心中有数，但他不露声色模棱两可道：“首辅的位子是极其威赫，极端显要，极端荣耀的位子，但也是

极度危险，极度凶残的位子啊！老朽能够胜任得了吗？”

张瀚他们听了，并没有真正摸清吕调阳的真实态度。吕调阳之所以这样回答，考虑的是不便在这里表明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要到朝堂之上去表明，并且要一举取得夺情主张的胜利。

万历临上朝之前，慈圣太后又是左一遍，右一遍地嘱咐着，万历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心中的那一次次的不满，已经被母后苦口婆心的劝说压抑到了零点。这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由不得一点点的意气。

今天的早朝与以往大不相同，养心殿中一片死寂，垂手而立的大臣不作声，关于张居正的事情，没有谁面奏皇上。

万历几次清清并没有痰唾的喉咙，他目的是想让某个大臣出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无论是主张守制还是主张夺情，只要有一个人发言，那么，一个死寂的局面就会被迅速地打破，七嘴八舌的议论和辩解就会趁机而出了。

可是今天的朝仪大臣似乎和这位年轻的皇帝较上了劲，无论是内阁次辅吕调阳，还是其他的阁臣张四维马自强等皆无语肃立，似乎是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一样。其实，张居正的去留无不牵挂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神经，但如何去说呢？请留定会有反对派的议论，守制也会有不同的议论。无论张居正是去是留，对在朝的臣子们，都将是一个两难

的选择，所有的大臣几乎全部洞悉了这个道理。朝堂上的肃静和沉默也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吕调阳早已是成竹在胸，但是他在朝堂上还要听听其他臣子们的意见，没有达到他讲话的火候时，他是不会发言的。这是吕调阳一贯的作风。尽管万历几次把求援的目光投向吕调阳，但他仍然一言不发。万历只好无可奈何地道："众爱卿还有什么事可奏么？如果没有就退朝吧！"万历轻轻地问了一句，向在一旁的冯保使了一个眼色，冯保立即心领神会，马上直了身子，清了清喉咙，手中的尘杖一挥，就要喊出"退朝"的口令了。

"臣有本奏！"一个声音从殿下传了上来。

万历心头一喜，没有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他立刻向冯保使了一个眼色，冯保那句本来不会轻易吐出来的"退朝"的口令于是生生的吞了回去。

"爱卿直讲无妨！"万历看了一眼发言的大臣，那大臣已经出列站在朝议的位子上了，是户部侍郎李幼孜。

"臣奏圣上，首辅张大人之父张老太爷故去，按本朝先例是应该丁忧守制的，不知圣上可有什么意见？"李幼孜的确精滑。他一开口，又把这个话题抛给了万历，虽然这是一个不大聪明的开场白，但是万历还是满心的欢喜，毕竟沉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万历听到了殿下诸臣小声的议论声。

"朕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思,毕竟张大人是内阁首辅,如今局面也是……"万历说了半截子话倒不说了,他故意留下后半截模棱两可的话,让群臣去猜测他的心思呢!

朝堂殿下又一片沉默,万历把球又踢了回来,但局面已经打开。再次沉默也就没有道理了。一场争辩看样子是在所难免的了。

"臣以为,张大人去不得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奏道:"今国势稍安,一切正在起复之中,一切全依仗着张大人的维持,自张大人执政以来国民安稳,政治清明,就连一直犯边的北方三镇之外的鞑靼和大蛮等等异族也不敢贸然进犯了,臣以为朝堂上下暂时还是离不开张大人的,不知圣上认为如何,臣主张圣上夺情于张大人!"李幼孜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浑身已经虚汗直冒了。他知道自己就是一块石子,已经抛到了水平如镜的湖面上,一圈一圈的涟漪会荡漾开去。

果然,李幼孜的话刚一说完,殿下已经是议论纷纷乱作一团了。

万历心下万分高兴,这些大臣,纵使有着韬光养晦之术,但在关键时刻难免会暴露出真实的一面。由他们去议论吧!总是要有一个结果的,朕只要仔细地听个明白就行了。

"臣以为不可!"一个高大洪亮的声音从殿下传了上

来。万历看去,见是御史谢恩启,心下又是一阵子高兴。这御史谢恩启乃直言仗义之人,对于一切的不屑之臣皆敢攻击，张居正在主持剿匪的时候重用刘显，没有少遭他的弹劾。不过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名小小的言官，而如今已经是御史了。

"谢爱卿,你的意思是……"万历问道。

"臣以为，朝廷纲常故在，张大人一意恢复祖制，但这父逝丁忧之制不也是祖制的一个方面么？更何况张大人乃群臣之首,为何不能带头遵守呢？先帝之朝也有顾命大臣丁忧之例，李侍郎请圣上夺情，臣以为李幼孜欲欺蒙圣上而阿谀张居正而已，此乃奸臣之举，意乱纲常也！请圣上严惩如此臣等,以正视听！"谢恩启不愧是谢恩启,他耿直的性格纵是从言官一直升到御史的地位上也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殿下的议论顿时小了下去,到最后已经是鸦雀无声了。

万历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随之又摇了摇头,不作声。

"臣以为御史大人说的有理,父去子忧,这是当朝的先例，岂能轻易破坏？"内阁大学士终于也出面了。万历听到声音便知道是张四维在讲话,万历的心中的确感到好笑,同时也有一股浓烈的悲凉,张四维是凭什么入阁的呢？张四维是王之浩的外甥，王之浩和张居正又是亲家，如此算来，张四维和张居正之间还是亲戚关系，张四维的上升与

王之浩的提携和张居正的拉牵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一旦张居正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这个亲戚不但不想法帮助反而落井下石。万历年纪虽少，但对这样的做法是不满意的。他也意识到，这样的臣子是万万不可重用的。“张爱卿身为内阁大学士，说说无妨！”万历不动声色地鼓励着张四维。

张四维定了定神继续道：“臣以为首辅大人为百官之长，理应遵守成宪方是，不能有任何的特殊，臣亦知如今上下是离不开张大人的，但是纲常在斯，岂能因一人尊卑而改变？如今张大人在位之日已将一切打点得井然有序，群臣可沿着张大人制定的政策一路干下去即可，如今张大人还是应该以维护纲常为要，不能前后不一致，落人以口实，加上不孝的恶名，请圣上谨加思考！”

张四维说完退入了朝列，他希望张居正丁忧守制，如果张居正守制离开朝廷三年时间，吕调阳就是内阁首辅，他就是内阁次辅了，如果吕调阳病情严重而退下来，他也许会是首辅大臣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张四维会白白地放弃吗？这就是张四维不讲亲戚情谊而对张居正落井下石的原因。

万历一下子明白了张四维的意思，他笑了笑：“张爱卿所言也是有道理的，只是张居正大人已经多次上奏请求守制了，他说以二十七月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以终事来报答朕的知遇之恩，其言辞恳切，朕也不禁感动，竟一时不知

所措了！”

“那么圣上是欲请张大人回乡守制了？”张四维迫不及待地问道。

“唉！”万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这也是古训了，如果张居正大人一旦回乡守制，这朝野上下刚刚有点起色，国库之中刚刚充实起来。三年之后，朕恐惧又是国库靡空，入不敷出了！”

听了万历的话，张四维及众臣倒一时也弄不清万历的真正意图了。

“圣上的意思如何？”这时朝中最有威望官阶最高的次辅吕调阳开始讲话了，他首先询问了万历一句。在他的眼中，万历不过是一个孩子罢了，但是今日上朝，他方感到这个孩子是日益长大了，不难看出，一切的权力之争，一切的势力之斗，万历已经了然于胸了，这是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他明显地感到，万历应该亲自主理朝政了，自己的病情也已经不允许他再在次辅之位上呆上多长时间了。他从来就不求闻名四海，但也不愿默默无闻，他要在去位之前，全力帮助张居正完成最后的一项改革：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眼下就要说服群臣将张居正留了下来，于是他缓缓道：“臣以为刚才大臣所言都有道理，但是依老臣之见，首辅张大人还是去不得的。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以家事抵触国事，国事尤重。这在先朝皇祖也有先例，宣德元

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逝丁忧起复，宣德四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母逝丁忧起复，成化二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丧丁忧起复，是以国事为重而被夺情留职的先例。如今国家刚刚走上轨道，一切都在重新布置之中，清丈土地税法改革还是刚刚开始，而首辅大人又是这众多事项的牵头之人，因此，张大人不可须臾或缺，新政更不可中途而废啊！故圣上所言，'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这也是古训祖制啊！还是望圣上以国事为重，仿效先朝故例，下旨夺情，让张大人不随朝，只入阁办事即可，圣上如此做，并无违制之议的。”

吕调阳是当朝最为年长的大臣，自张居正在京城寓所守孝之后，一切的政事都由他处理。吕调阳以忠厚老者之风赢得了群臣的赞扬，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老臣，对于一切他都已经看得很透彻，他清心寡欲，从未有什么非份之想。在所有的大臣之中，他既不要讪君卖直，也无须阿谀奉承。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私欲，他从来不计名利，唯有忠君报国。他只是勤勤恳恳地为国事操劳，替首辅张居正负责，全身心地支持推行改革和坚定地捍卫着新政。他语气坚定地说道：“我朝新政，当此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让首辅张大人离职丁忧而半途而废！”吕调阳这最后一句话，击中了事情的要害，万历一听恍然大悟。

众臣见次辅吕调阳如此一说，也都纷纷止言，没有哪

一位官员要作上奏之请了。张四维听了吕调阳的话，顿觉吕调阳的人格是如此高大，真是高风亮节，臣心可鉴啊！相比之下，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张瀚听了吕调阳的话，才知自己组织众官员前去向调阳祝贺是干了一件大错特错的蠢事。局势已经很明显，大臣之中已经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去，一派是留，而以吕调阳为首的一派正是要留，而留住张居正的目的是为了把新政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如此的局势已经很明白了，万历见群臣皆默然不语，知道是自己应该表态的时候了："朕也有挽留首辅的意思，只是张先生据理不让，三番五次地上疏于朕，声称以二十七月报父，以终事待朕，朕也感激不尽，但三年之后，期数遥远，朕亦怕自己年幼无知不能率众诸臣，从而造成纲纪混乱，纲常不振，最终会使大明帝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朕这几日来一直压下首辅的奏折而不批复，只是一味地让首辅先生尽孝克哀，如此看来，这也不是一个办法，首辅先生日日上折回请，其守制丁忧之心尤甚，但朕不可一日离先生，心下惶惶，又见群臣莫衷一是。朕一向听从于内阁之言，今见吕先生出面奏陈夺情之事，有理有据，就依吕先生所言，朕决定夺情于首辅大人，待一切都有了巩固的时机，再让首辅作个回乡的日程吧！"万历将自己的意见陈述了一遍，他看看低头肃立的群臣，继续道："诸位爱卿不要纷争了，张爱卿以吏部的名义去首辅那里请留吧！"万历把

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张瀚。

张瀚心下一惊，他是主张丁忧的，而且将请求丁忧的上疏已经报了上去，如今万历竟然让他去挽留，这与他的初衷是绝不相合的，但张瀚见大势已去，也倒无可奈何，只得应允下来。

“朕心下已决，诸位爱卿不再上折言丁忧之事了！”万历又告诫群臣道。

众臣没有作声。万历很满意这种结果，他小小的头脑中竟然想到了很远的将来，这种沉默正是以后自己独挡一面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但是这沉默之中固然有着屈服的成份，但又何偿没有反抗的成份呢？

吏部尚书张瀚是张居正一手从南京直接调到北京的，当时竟争十分激烈，有左都御史葛守礼等深有名望的大臣，但张居正依然力排众议将张瀚推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上。然而，张瀚却不领情，在张居正推行改革正需要支持的时候，他却成了反对派的带头人。万历对张瀚上疏丁忧的折子，早已知道，但他为了试探一下张瀚的忠心，却故意将请留张居正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万历想看看涨瀚究竟能否执行这次的谕旨！

一直反对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张瀚，并不以执行皇上的谕旨为重，他一意孤行，坚持让张居正丁忧守制。他竟敢将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以及吏部司官和各部上疏请

留张居正的几十道奏折全部扣压了下来，只将上疏丁忧的折子递了上去。另外，他还四处活动，鼓动吏部左侍郎何维柏继续上书，又利用当年天上出现彗星现象，造谣生事，鼓动张居正的门生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联络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等人联名上书，不仅攻击张居正，而且辱骂皇上。甚至把上书的奏折贴到文渊阁的壁墙之上，大有不把张居正赶出朝堂而誓不罢休之势。

这简直是太过分了，万历阅完艾穆等人的奏折，气得一下子将奏折扔得老远，还命人将贴在文渊阁壁墙的折子也撕了下来。少年天子万历一怒之下，将吏部尚书张瀚及左侍郎何维柏革职查办，又责令刑部用刑，将吴中行，赵用贤各廷杖六十后驱逐出宫，永不叙用。对艾穆、沈思孝各廷杖八十，收监三月，艾穆遣戍神电卫。在此严厉的打击之下，一些心怀不满的大臣再无敢言，朝廷上下趋于平静。吕调阳以其高尚的品格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赢得了朝廷上下的赞许。张居正终于被“夺情”留了下来，保证了改革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

# 第十一章

## 全始全终　功垂青史

张居正在吕调阳的帮助下取得了丁忧与夺情之争的根本性胜利，他在孝阁中守满“七七”之后，青衣角带地又回阁办事了。然而这次变故之后，张居正看起来明显地比以前憔悴了，神采奕奕，意气风发的那个大学士张居正已经不在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个干枯瘦削的老头。经过此事之后的张居正明显地感到了心浮气躁和力不从心。岁月的削蚀，时间的盘剥是容不得个人意愿的驱使的。在他理事的时候，除吕调阳的全力支持之外，有很多反对的意见，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无疑是对全体官员一次猛烈而残酷的打击，再也没有人敢去说三道四了，这一切都给张居正今后的施政带来方便的一面，但同时也加重了张居正的失落和惊惧。

在文渊阁，吕调阳第一眼看到张居正憔悴的面容和瘦削的身材，几乎不敢相认了。他对张居正同情、担忧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清楚地知道，他帮助张居正整饬学政，整顿驿递，得罪了读书人和上下官员。虽然给朝廷和百姓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会酿成张居正日后遭毁的恶果。噤若寒蝉的众官并不是表面上的顺从，只是权势上的压迫而

已，张居正去位之后，遭受毁誉的下场是可想而知了。吕调阳想到这里，真不忍心再劝他将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进行下去了。但张居正的为人吕调阳是十分清楚的，张居正的政治抱负是改革朝政，为了改革，张居正是会不顾一切的。自己曾经赞赏过他的政治抱负，全力支持和帮助他推行了改革，难道这个时候要去阻止他吗？又能阻止得了他吗？吕调阳已经意识到，自己唯有继续支持和帮助他完成这最后一项改革，然后再相机而行。所以，他对张居正用不着寒暄，于是说道："首辅大人虽已入阁视事，但仍是重孝在身，朝中之事就由老臣替大人分担一二吧！"

张居正感激地道："居正全赖大人的帮助与支持才有今日，往后如何推行一条鞭法，清丈全国土地的改革，还要仰仗大人多加指教啊！"

吕调阳听了深为感动，张居正居然重孝在身也忘不了改革。吕调阳只好将前段在全国部分地区试行一条鞭法的情况仔细同张居正一起商量研究了起来。

所谓"一条鞭"法是明朝赋役的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将"编"作"鞭"，又称"一条鞭"法。就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即把一个地区的徭役折算成银两，然后按该地区的人丁与税粮的数字加以平均编算和摊派。这样改革了自唐德宗李佑六年以来所沿用的两税制（将地税、户税、人丁税纳入夏秋两季

分别征收，称两税制）万历四年，已在山西、河南、江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区试行了一条鞭法，吕调阳根据各地报来的试行情况总结分析了一条鞭法的好处，一是在平均摊派税粮的数字时，重点考虑田地数量，将既有田地，又有人丁和田多丁少的两类富户增加其编银之数，而对有丁无田的贫户，又采取每丁编银量为递减，便于均平之中，这对广大贫民有着很大的好处。二是在具体征收解送时，将过去的民人自收自解，改为官府的官收官解，这是税务制度上的一个创举。实行一条鞭法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徭役负担，简化了税制，堵塞了官僚地主等豪绅势力从中作弊的漏洞，使得有地的大户无法轻松地逃避国家税收。接着，吕调阳还重点分析了徭役制度方面和赋税征收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弊病。明朝的徭役，主要是有里甲、丁徭和泛杂三种。前一种徭役按户征派，后两种按成年人丁的数目征派。由于徭役的征派不考虑田地的数量而主要侧重于户、丁，所以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尽管生活无着，极为困苦，也得照样义务服役。另一方面，官绅、监生，举人等豪右大户不仅每年享受着优免二丁至三十丁的徭役，而且还勾结官府涂改黄册，隐瞒人丁数量，将其应当承担的徭役，转嫁到贫民百姓身上，因而造成了徭役征发的混乱。

赋税征收方面的弊病，主要是王府，勋戚，中贵，官绅，大地主等非法占夺和隐瞒土地，使本来应该由他们自己来

交纳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了没有政治靠山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由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负担过于沉重，再遇上荒年歉收，应该交纳的赋税就只得拖欠，无法完成，时间一久，宿逋和新欠越积越多，故而出现了“徒有征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最后吕调阳指出“要想彻底消除这些税收制度的弊端，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首辅大人早已定下来的措施，对全国的土地进行全面清丈并严申法令，严禁占夺和隐瞒土地，做种田纳粮，按亩交租。使耕者有其田，务者有其役，做到田租和徭役的分明，不论是豪右还是贫民都必须纳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居正听了吕调阳以上详细的分析，更加坚定了在全国清丈土地彻底改革税法的决心，他要求吕调阳尽快拟出清丈土地的法令条文，他决定要在全国普遍推行一条鞭税法改革的同时，清丈全国的土地。

吕调阳回到自己的府邸，来到书房翻阅了一下户部关于全国各地土地失额情况的报告，他深深感到清丈土地固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必然要得罪王公贵族，这就更增加了吕调阳对张居正的担忧！

明朝开国之初全国共有田地 8507623 顷，到弘治十五年二次测丈之时只有 6228058 顷，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却只有 4301694 顷，与开国之初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实际

上田地年年都有新开垦的，按理说全国田地应该是越来越多，怎么反而越来越少了呢？原来这些失额的土地，并不是土地失额的减少，而是在册承担赋税的数量减少了。国家之资源皆来自于肥田沃土，而大部分田地都被王府勋戚，豪门大贾等权势之人占去，这些权势之族凭借手中权柄大肆盘剥小农。既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又千方百计的隐瞒所占有的土地实额以逃避国家的赋税，这种逃避是使国库大空的原因，也是必须下决心要清丈全国土地的原因。然而，历来的王公贵族都是深受朝廷的尊宠的世袭大族，“宁除地富，不乱王公”已经成为当时流行的俗语。明朝几次清丈土地，虽然也能清出一些土地，但是王公贵族兼并土地的势头却越来越猛，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万历一朝，敢于和王公贵族相抗衡的大臣并不多见。张居正这次清丈土地就是要从这些人手中夺回这些土地，以达到耕者有其田，务者有其役的目的，无疑要遇到诸多的阻碍，激烈的斗争无法避免了，这就是吕调阳替张居正担忧的原因。

已经六十二岁的吕调阳，又患上了严重的肺涝，他深感自己的体力已大不如从前，这次清丈全国土地恐难亲临前线了。于是吕调阳就把户部尚书殷正茂召到内阁，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多为首辅张大人分忧，亲自到清丈土地的前线去指挥，既要扎扎实实地清丈好土地，又要排除诸多阻碍，维持地方局势的稳定。吕调阳除了交付户部尚书

为张居正分忧之外，就只能在他草拟清丈土地法令条文时，多替张居正着想了。他为了分散矛盾，减轻张居正的压力，在草拟的“清丈田粮八款”中就有三款是替张居正着想的。其第一款：“清丈土地事，由各布政司总管，分守兵备道分管，府、州、县等管本境，”这就从清丈工作的管理上，将矛盾分散到各级职能衙门，从而避免了矛盾集中化。另外的两款则是化解矛盾。如“清丈田粮以税粮是否漏失为前提，失者丈，全者免”。这就说明清丈的目的是防止漏税，如果没有漏税，就可不予清丈，从而避免矛盾尖锐化。再如“清丈中，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等法令，则是交待宽严政策鼓励自查自首解决问题，使矛盾就地自然化解。另外，根据当时国家南北地区的差异情况，吕调阳提出清丈土地先从南方地区试行而后向北方推广逐步在全国铺开，并建议在福建率先试行。他在替万历皇帝草拟试行清丈田粮的谕旨中指出：“以福建田粮不均，偏累小民，命抚按着实清丈。”又把清丈的责任具体落实到巡抚巡按的身上。在清丈土地的决策中，吕调阳为张居正的谋划，可谓周详而具体！

万历六年四月，即公元一五七八年夏，张居正将吕调阳对清丈土地的建议和所拟的“清丈田粮八款”正式以万历皇帝的名义下令在福建试行，打响了清丈全国土地的战

役。

四个月后，福建传来清丈土地的捷报，共清出隐瞒逃税田地 2315 顷，其中通过自查而自首的历年诡占及开垦的田地达 1210 多顷，吕调阳制定的宽严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接着，清丈土地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并计划在三年内清丈完毕。

在全国清丈土地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吕调阳却因操劳过度，完全病倒了。他的肺痨不仅越来越厉害，而且又患上了脚疾，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穿鞋而且下地行走，极为不便，不要说到内阁办公，就连在他自己的府第也只能斜坐在病榻之上。万历已经三次来探视过吕调阳，每次来都要带来一大堆赏赐，并嘱咐御医们精心诊治，不可疏忽。吕调阳对圣上的关怀备至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时的吕调阳已感到自己是病残之身，再也不能为朝廷效力，经常感叹地说："朝廷不是老病之人白吃饭的地方啊！"他十多次向万历皇上上书请求让出内阁之位，告老还乡养病。但都被万历坚决挽留。

首辅张居正虽然日理万机，尤其是吕调阳不能入阁办公，他就显得更加忙得不可开交了，但是，他还是多次抽时间看望吕调阳的病情。在张居正的眼里，吕调阳既是他的得力助手，又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如今病成这样，他感到无限的哀伤，在改革和推行新政的斗争中，吕调阳不求名利，

机智善谋而又勤勤恳恳地工作,对张居正的支持和帮助令他终生不忘。而处在病榻之中的吕调阳对张居正也依然是那么关心和那么担心!在张居正看望他时,他无限感慨地道:“可恨老夫这病残之身,不能再为大人分担忧患了。我俩共事六载,虽然实现了政治主张,改革也取得了成绩,但是整饬学政得罪了读书人,整饬驿递,得罪了上下官员,清丈土地又得罪了王公权贵,看来身后遭毁必不可免啊!如今,老夫无能为力了,却要由大人一人去承受所有的不满和诋毁,余心何安?”

张居正听到这些,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忙道:“大人的关心,居正终生感激,朝中之事,无论是荣耀在前,还是羞辱在后,居正已无法超然事外了,只能趁自己当国之日戮力兴革,务为一了而当而已。”

吕调阳见张居正虽然形容憔悴,但初衷未改,出言掷地有声,不觉深受鼓舞,但想到日后张居正必然遭到的结局,又不自觉地涌上一股心酸,于是他道:“皇上已不是原来的小孩子了,不久就会亲政,大人虽是位高权重,功劳显赫,但功高震主,权重遭忌之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大人要格外小心才是,凡事都得思前顾后,大人身体欠佳,再加上国事繁重,精力恐有不济,身后之事,也当思考一二啊!”

张居正沉吟片刻道:“我朝三项改革就剩下这清丈土地最后一项了,此事一毕,居正自当誓死去职,以享天伦!

这六年来，倒是苦了大人，日夜操劳，如今病成这样，居正实在是不忍心再烦劳大人了，大人回籍养病之请，居正实在难舍而又不敢不从，能让大人早日解脱浩繁国事，全身而退，颐养天年，也算是居正对大人的一点敬意啊！”

“承蒙大人如此关照，老朽不胜感激！”吕调阳连忙致谢，要从病榻上起身行礼，被张居正一下按住，要他好好休息，吕调阳只好目送张居正走了出去。

三天后，吕调阳再次向万历上书，请求回籍养病，再加上张居正从中打点，万历终于恩准。吕调阳告老归乡的愿望实现了。

然而张居正“誓死去职，以享天伦”的愿望却不能实现，三年后，清丈土地虽然结束了，但张居正也倒下了，他来不及去职就逝世在任中。果然不出吕调阳所料，张居正逝后，不到一年时间，在他尸骨未寒之时，早已伺机反扑的反对派众臣群起而攻，这时吕调阳已经逝世了，再也无人能挡住对张居正的非议和压力。连万历也一反常态，把张居正视为“奸臣”，下旨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全家十余口人被活活饿死，活着的人全部充军，还差一点没将他本人从棺材里拉出来斩首，张居正终于没有逃脱身后遭毁的灾难。直到四十年后，即熹宗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张居正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所有的名誉和尊号，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家终于得到了全面公正的评价，这些自然都是

后话。

公元一五七八年秋，吕调阳告老养病，坐上朝廷为他特制的高级马车在万历亲自安排的御医朱儒和护卫孙健的护送下，由任祠部郎的长子吕兴周陪同，离开京城回乡了。万历和张居正率领众臣一直送到城外，临别时，万历还恋恋不舍地说："吕爱卿回家希望好好休养身体，不久朕再召卿回朝！"目送着吕调阳的车队走出城外老远。吕调阳与张居正亦心照不宣，互道尊重，洒泪而别！

吕调阳告老回乡的车队缓缓离开京城，越走越远了。吕调阳离开了他工作三十余年的朝廷殿阁，虽然有些离别不舍之情，但离开朝堂，摆脱了斗争和烦恼，却又有着一种自由自在的无限痛快之感！

路上，他心情格外舒畅，病情竟然也好了许多，尤其是脚疾的好转。当车队行进到崎岖山路颠得厉害时，吕调阳还能下车，在众人的扶持下慢步行走，这样既可以锻炼一下不便的腿脚，又可以欣赏一下山色美景。这样车队的行进虽然慢了许多，但这有利于吕调阳的的身体康复，所以一路上大家都高高兴兴，谈笑风生。

十六年前，武昌参政吴国伦就答应在兴国州城帮吕调阳修建新第为他退归故里作准备。后来，吕调阳因国事繁忙无暇顾及，于是派人送信告诉吴国伦，修第之事暂缓。只在前几年，他渐渐感到自己体力不支，意欲辞官返乡，才又

派人送去银两让吴国伦帮忙建第，去年，吴国伦派人告诉吕调阳说新第已竣工，只等吕大人回归入居。

吕调阳听了非常欣喜对来人说道："请转告吴大人，老夫十分感谢吴大人的操劳，不久，老夫将告老还乡，登门拜谢！"现在，吕调阳还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已经将取道兴国州先回故里看看新居而后往桂林的行程计划告诉了负责行程安排的行人司行人孙健。行进的车队在孙健的指挥下，顺顺利利地来到湖广地面，不几日，吕调阳就又能和故里的乡亲们见面叙族了。

快马早已将吕调阳告老还乡取道兴国故里的消息告诉了吴国伦，吴国伦已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万历六年十月，吕调阳告老回乡的车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故里兴国州城，吴国伦按事先的安排将吕调阳一行接到了竣工不久的"吕府"新第住了下来。吕调阳看了看新修的府第，见吴国伦对他安排得如此周到，心中格外高兴，于是谢道："有劳吴大人如此费心，老夫不胜感激啊！"

吴国伦忙道："相国大人，为国事操劳已积劳成疾，深为天下人所敬仰，下官为大人做了这点小事，何须挂齿！大人一路上辛苦，快入内休息吧！"

吕调阳回归故里，心情虽然格外兴奋，但他毕竟是疾病在身，正需要休息，他见吴国伦如此一说，也不多说什么

就在侍从扶侍下进内房休息去了。

吕调阳的小儿子兴武，早在六个月前就遵父命先行来到兴国新第寓居了下来。吴国伦早把兴武视为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一家人对兴武的照顾无微不至。吕兴武也把吴国伦家当成是自家一样经常出入吴家，毫无拘束。吴国伦的小女儿吴慧，年方十八岁，不仅长得美貌绝伦，而且文才书画样样俱能。当吕兴武来到她家时，他们一见钟情，彼此产生了爱慕之心，吴国伦也有将女儿许配给兴武之意，对此吕兴武早已会心在意。所以，吕兴武要向父亲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婚事。

第二天早上，吕兴武在向父亲请安时，就向父亲讲了他和吴小姐的婚事，请父亲为他作主。吕调阳一听，非常赞成，便立即吩咐家人快去准备，他要带着兴武亲自到吴国伦家去提亲。

一会儿，吕调阳带着儿子兴武来到了吴府，吕兴武按父亲的吩咐一见吴国伦夫妇便倒身下拜："岳父岳母在上，请受小婿一拜！"吴国伦夫妇一见，早已明白，于是扶起兴武笑道："小婿快快起来，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何必如此多礼！"就这样，吕调阳便与吴国伦结成了亲家，两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层。

吕调阳在兴国州城五马坊的家中住了十几日，每天，吴国伦都陪他谈些兴国故里的山山水水和乡土民情，这些

正合吕调阳的心意。十几天来，他的心情一直很好，兴国知州几次请吕调阳到衙门作客，吕调阳都婉言谢绝了，他有大儿子兴周和小儿子兴武两人时刻侍奉在他的身边，他心满意足了。吕调阳心想，这次也该带两个儿子到故里牛皮地庄去拜拜乡亲们了。于是，他准备了一些礼物和两个儿子一起乘船静静地直达茅潭港码头——“官聚头”上岸，直接来到牛皮地庄。吕调阳看到此时的故里比十几年前已有了较大的变化，牛皮地庄由原来的三、四户人家扩到了十几户人家，阿公林山依然是风景秀丽，五世以上诸祖墓都维护得很好，吕调阳和他的两个儿子来到祖墓前，扫墓展拜，鞭炮声惊动了牛皮地庄的族人，大家一齐来到墓地一看，知是相国大人，又回乡祭祖了。

牛皮地庄族人大多数人只听说十几年前吕相回乡祭祖的事，但都不认识吕相。当年的吕槐阳已是河南光州的训导，吕凤阳已到南京扬州任县令，所以在家的只有吕金阳、吕宝阳两人认识吕调阳，于是他俩人连忙向调阳施礼道：“家相回乡，未能远迎，请恕族人无礼！”

吕调阳忙说：“老夫已告老回乡，再不是相国了，大家彼此一样，不必多礼！”他又让儿子兴周、兴武一一见过众乡亲，而后在族人们的簇拥下进了村子。

吕调阳父子来到金阳的家中，将带来的礼物分发给族人，并向族人询问了一些故里的情况。

金阳与宝阳告诉调阳道："自大人奏请皇上免了冶邑麦粮之后，乡民负担减轻了，原来外出逃荒的人也都陆续回乡。后来，朝廷颁行'一条鞭法'，又给我们这些贫民带来利益，现在的日子总算比以前好多了。众乡邻对大人的恩德都念念不忘！"

调阳听后纠正道："这是皇上圣明，推行新政的结果，全是皇恩圣德，调阳只是为国尽忠效力而已！"接着，调阳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听到族人们讲到已经将他当年传下的圣谕刊载于家乘，永传后世，调阳满意的笑了。调阳父子在牛皮地庄住了几日后，又回到兴国五马坊。

吕调阳与吴国伦夫妇已经商量好在十一月十五日为小儿兴武订婚。调阳一生恬淡寡欲，廉洁自律，所以他对儿子的喜事操办要求"尽可从简，不可铺张。"国伦夫妇也很赞同。

尽管吕调阳作了一些节俭办喜事的安排，但十五日那天，吕府，吴府两家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吕相国的儿子和吴大参的千金订婚的喜讯还是不胫而走，传遍了兴国州城。时任兴国州通判（正六品）的张鸣凤，又是桂林人，与调阳同乡，所以他和兴国州知州（五品）张仕可为尽同乡和地主之谊最先来到吕府道喜，大冶知县郭逵是吴国伦的门生，他理所当然要到吴府和吕府贺喜。另外，还有牛皮地庄的吕金阳、吕宝阳和吕槐阳、吕凤阳之子吕兴贤、吕兴用

等本族帮忙的客人以及茅潭里的一些乡贤名士也一同前来贺喜。这些道贺的客人，都是从礼节出发，没有丝毫的阿谀奉承之意，吕调阳十分高兴地设宴款待了他们。

这里，有三位客人值得提一下，他们都是吕调阳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奉旨主持廷试时录用的进士，以后还提拔他们做了官。他们一个是柳州知府平古田，一个是庐州太守韩济，一个是怀远知府汪福安。当年为了感谢吕调阳的知遇之恩，在吕调阳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们三人找到吕调阳在京城的府第献上寿礼，以感谢吕相提拔之恩。但遭到了吕调阳的拒绝，吕调阳当时说道："你们能够步入仕途，全是自己的努力和造化，学优则仕嘛，老夫只不过是谨遵皇上的旨意行事而已，你们如此行事，岂不是既坏了老夫名声，又看轻了你们自己吗？"他们三人听后，既惭愧又感激，吕相的教诲使他们长了不少见识，他们对吕调阳那种注重名节，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也更加敬仰了。前不久，听说吕相告老还乡了，他们相约，一定要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于是，他们来到了兴国州刚好又碰到了吕相家中的大喜之事。在喜宴上，吕调阳还提起当年拒收寿礼之事说道："当年我是皇帝身边之人，严于律己是做臣子的本份，将你们拒之门外，实在无礼，这次我向你们敬酒赔礼吧！"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平、韩、汪等三人连忙举起酒杯齐声道："不敢，不敢，大人廉洁守正是我们的榜样！"

大家也都跟着举杯开怀畅饮了起来。

人逢喜事精神爽，吕调阳为小儿子办完喜事，心情格外舒畅，病情也大有好转，腿脚行走也灵便了许多。他筹划了一些迁回祖籍的事情以后，决定先到桂林住一段时间，处理好一些事务，拜别那里的先人，再全家迁回故里。吴国伦见吕调阳的病情好转，也未作挽留，只是为减少一些旱路的劳累，特地为调阳准备了船只，让他们从水路出发。

吴国伦将吕调阳一行人，一直送到富池口码头。在上船时，吕调阳拉着吴国伦的手说："先父一直不忘回归故里，但老人家未及回归就去世了，我非常痛心。明年，我一定要举家迁回，隐居故里，与亲家一同乐享天伦。我走后，小儿兴武就全靠亲家关照了！"说完上船，与吴国伦拱手道别。

年底，吕调阳就回到了桂林，然而，他的肺病一到冬天就加重了，御医朱儒一连开了几剂药都不见有大的起色，他只好休养一段时间再作迁居的打算。大儿子祠部郎吕兴周，也被批准留在家中侍养父母。第二年春天，吕调阳的病情时好时坏，他正躺在病榻中休息，传来二儿子吕兴齐考中举人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但又无不担忧地对儿孙们说："吾家世受国恩，如果不代代尽忠报国，就不是人臣，也不是人子！儿曹千万不可忘记忠贞于国家的训诫啊！"儿孙们都齐声答道："儿曹遵命，谨记忠君报国的训诫！"

吕调阳满意地点了点头。

万历己卯公元一五七九年腊月二十八日，吴国伦特地派人与女婿兴武一起来到桂林，看望吕调阳。吕调阳还起床和他们说了一阵话，中午还一起吃饭，精神很好，但午后时分，调阳忽然发病不能讲话。三天之后，即万历庚辰，公元一五八0年一月一日午时，一代贤相吕调阳沐浴更衣，正寝而终与世长辞了。

兴国州的吴国伦接到祠部郎堂弟兴训送来的讣告，心里非常悲痛，他和夫人一起来到调阳的新第，举起衣袖大声痛哭起来："伤哉！痛哉！天意岂可测哉！吕大人与我约定迁回原籍的话还响在我的耳畔，然而重逢却已无期，就这样一下子作古与我们永别了，真令人痛心不已啊！"

吕调阳逝世的讣告传到了京城，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忙赶往吕调阳曾居住办公的吕相府邸设坛哀悼，他目睹吕相的遗物，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此时清丈土地的工作已是捷报频传，而吕大人却不能分享胜利的喜悦，想到此，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道："大人回归一年有余，竟未能谋面，就舍我而去了，实在令我痛心疾首啊！大人虽死犹生，你的品德人格，你的谋略才能，你的金玉良言，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也留在天下老百姓的心中！"

万历皇帝听到吕相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下令停止上朝一天，以示哀悼！同时诏令礼部颁发谕旨：设坛祭祀，

工部官员营造坟墓;兆大宰议赠太保(即“三公”之一的官职)并荫封其三子吕兴文为中书舍人,(在朝廷内制作各种文书的从七品文官),朝廷封谥号“文简”。万历皇上对吕相的抚恤和典礼费用特别照顾,比一般规定都有增加。两宫皇太后,皇上还赐祭十一坛赙银一千两,并派司礼太监随礼部、工部官员一同前往桂林吊唁。

三个月后,朝廷官员在桂林,为吕相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工部官员在桂林北关外的圈门右侧,修造坟墓,吕相被安葬在这里。即今桂林市北门大米厂宿舍处,墓葬早年被盗,墓中部分文物,现收藏于桂林市博物馆。在圈门内还按吕相生前遗愿建有祠堂坊表,命名为“乡思堂”,即思念故乡之意。吕调阳生荣死哀,真是一代完人贤相;张居正亲自为吕相撰写了墓志铭,歌颂了吕相一生不朽的功绩和高尚品格。表达了他对吕相的无限感激和思念之情。现将张居正所撰墓志铭全文辑录如下:

## 吕文简公墓志铭

江陵张居正 号太岳

万历庚辰元日,豫所吕公卒于家。讣闻,上辍朝一日,诏所司议恤典谕,祭十有一坛,遣官营葬。赠太保,谥“文简”,荫一子中书舍人,诸视常数有加。而公之子祠部兴周,遣人持吴大参国伦所为状来,请余志公墓而铭焉。按谥法,平易不訾曰“简”,一德不懈亦曰“简”。余与公同政府,知

公深。公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尝曰“大臣协心体国，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羁羢其间，无论彼己，冀忮即贤者，各是所见，政本之地断断而争，如国体何世儒嵺嵺，猥小曹参而卑丙吉，然则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与公共事者六年，内奉冲圣勤缉熙，外赞密勿定计划。莫逆于心，莫违于口，六年如一日也！盖诚所谓不訾不懈者，斯可以为“简”也。上偿手书赐公曰“枢机克慎”曰“同心夹辅”，知臣莫如主信哉！

按状，公姓吕，名调阳，字和卿，别号豫所，西粤桂林人也，其先楚兴国之大冶人，洪武初从军戍天长，后践更桂林，曰鉴者始，即家桂林，是为公曾祖。鉴生纲，纲生璋，吕氏文学自纲始，世为郡诸生，而璋以贡为徐闻令，徐闻人尸祝之。璋二子，长应阳，早卒。次即公，正德丙子仲春，母张夫人梦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为嘉靖甲午举于乡，庚戌赐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编修。癸亥稍迁国子司业，乙丑擢春坊谕德。隆庆改元，迁南京国子祭酒，寻是冬，陞南京礼部侍郎，戊辰改礼部侍庄皇帝讲读。逾年改吏部，寻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壬申，上初即位，拜礼部尚书。顷之，上问余：“孰可与卿同事者？”余以公对。上在东宫，亦雅知公端慎，遂召为文渊阁大学士，与机务。逾年，进太子太保，甲戌修穆庙实录成，加少

保，直武英殿尚书，如故内子，一品秩满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直建极殿。公先后历官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历卿，二春坊，典内制，詹府教习庶吉士，少宗伯日侍讲读。凡总修《嘉隆实录》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甲戌会试，考者三所事，咸称在礼部厘正典章。自宗潘外戚中，常侍不得逾制有所希请，诸曹郎吏廪廪奉职。由大宗伯入内阁，若大丧，若大婚，若崇亲荐号，若降夷受俘，诸钜仪旷事，咸藉公相成以当上心，上优礼公，称先生不名，数命分献郊庙，释奠先师，时遣中官给赐，上尊珍膳兼金，文绮乘马什器之属不可胜计，多自昔辅臣所未尝蒙。公故病肺又患足痿，顾念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剧，戊寅秋，乃疏乞骸骨，上固不许，慰留甚温，疏十，上如得请，赐币金，文绮乘传归，仍遣御医视疾，行人护行，听其子兴周以祠部扶侍，公于家居一岁，疾良已。会岁暮，公晨对客食饮如常，日中忽不语，越三日，元旦，自起栉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沈密简重，人莫窥其际。尝游国学，从祭酒永康程先生谈名理，后公为祭酒，遂以永康学，教授诸生，先德而后艺，以其身为型范。为诗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摹拟，性尤澹泊，虽蟒玉未偿去浣衣，门无私谒，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顷，平古田及怀远府汪当事者，皆从公受策，然公不自言，故无所藉以颂公。

公先娶朱夫人，一岁卒，继张夫人，名家子，能以贤孝

佐公，初第时，将父母邸中，躬暨张奉，奉箸上食，惟谨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公从梦中心动，若有促之起者，即与张夫人起视，则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醒，人以为孝感久之，以编修满，封父母如其官，奉之归，盖封。四年而奔父丧，及禫，又丧母，衣瘁骨立。后以少保总裁《实录》成，赠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张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满，荫一子中书舍人，先是南部会恩荫一子入监读书及恤荫凡三。而公四子，长兴周既举进士，为祠部，次兴齐及以公归之明年举于乡，次兴文兴武，振乡济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广参议宋廷表女，齐娶太仆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昶女，武聘兴国吴参政国伦女。女四，长适举人毛如伦，次适诸生萧如莒，次适诸生常任，次少者未字婿。孙一，翩简，聘延郡丞屠炳言女。公虽籍桂林，故往来道兴国省族展墓，比其归也，视所治新第，绯徊不能去，又新媾于兴国语吴大参曰："吾先君命诸孙名皆'兴'，以示不忘故乡。明年吾其以家来菟裘于斯矣！"会公卒不果。公质行多长厚，余独心服其在政府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焉！铭曰：稽古盛际，同寅协恭。百僚师师，以洽时雍。譬伯与仲，响和景从。诚一无他，深厚有容。在汉丙吉，今也则公。主少不疑，仰德乃风。内宁外谧，波恬漠空。吏称民安，时熙岁丰。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铭贞石，以著朴忠。

万历十七年，即公元一五八九年，在吕相逝世十周年

之际，大冶百姓对吕相奏蠲麦粮之事，依然念念不忘。在每年举行社祭的时候，只能遥望远方，对吕相举行祭祀，大家都觉得这样做，确实辜负了吕相的英灵。于是，茅潭里的父老乡亲贤达人士与各位士大夫来到兴国州找吴国伦商议，要在冶邑为吕相建立祠堂以便奉礼祭祀。吴国伦将地方父老们的意图告诉大冶县令郭逵和太守韩济，得到了他们的大力赞助。郭县令亲自到县城北关外选择地基，并捐资购买了建筑材料。在修建吕相祠的同时，还在吕相祖墓阿公林山，建立了“吕相祭祖文”碑和吕相祖茔牌坊。

吕相祠于万历十八年，公元一五九0年夏动工修建，当时的佥事官向日红，光禄大夫周价，举人徐立朝以及县署的幕僚，文学博士等人都大力支持并参与工程的建造和监督。当年秋天，祠宇工程完工。吕相祠共占地十四亩，建堂宇前、中、后三栋，堂外有台阶，耳门，庭前四周栽种着松树和桂树，门前立有“吕相祠堂”碑，门楼匾额为“襄君建极”，是说吕相辅佐皇帝建功立业功劳极大的意思。门柱楹联上联是“庙貌维新频荐今犹隆故里，”下联是“臣心可鉴荩勋孰克景前型。”堂内是前、中、后三幢，设有回楼与走廊，后幢正中供奉吕相神位，神龛匾额是万历皇帝赐书的“枢机克慎”，赞扬吕相在朝中办事认真谨慎。两侧楹联是“上尊主下庇民寄托两全业比伊周垂万古，生光前歿裕后典型永念报隆管葛享千秋。”前幢是回楼，匾额也是万历皇

帝亲赐的"同心夾辅"，两侧楹联为"翊戴功高带砺河山永誓，鼎彝望远春秋俎豆常留。"走廊墙壁上设有画屏，刊有112字的圣谕。整个祠堂显得高大典雅，堂内布置庄严肃穆，是当时大冶城关四大名胜祠宇之一。

吕相祠落成后的第一年，万历皇帝恩贺入祠派司礼太监前来大冶参加入祠大典，送来皇上亲赐匾额"黄扉衍庆，"悬挂在祠堂中幢。知县郭逵恭奉吕相国神主在香烟漂渺，钟鼓齐鸣声中，入祠登堂，安放在神柜之中，众官端肃恭敬整理官服，一齐叩拜。并致祝文曰：

"惟公，鼎甲望隆，台衔位重，三朝元老，一代名贤。豹变及明时，雅度恢宏于负扆，鹤旋归故里，清风缥渺于灵旗。景仰先猷，爰抒片悃，苾芬敬达，歆格斯通。尚飨！"

吕相的小儿子兴武亦赶来参加叩拜，他对着父亲的神位，仰瞻俯泣道："先父生前回故里之愿，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啊！"从此，吕相国的英灵就依附在故乡的享祠了。

万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万历皇帝又赐祭十一坛，同时宣敕，每年对吕相祠赐设春秋两次祀典。大冶知县按皇上旨意谕示，吕相祠旁边土地租银用于祠堂修缮及春秋戊日祭典之资。同时，还在祠堂门前建立祠堂碑，吴大参国伦撰写《吕公祠记》刻于祠堂碑上。现将全文辑录如下：

# 吕 公 祠 记

兴国 吴国伦

按公姓吕，讳调阳，字和卿，别号豫所。起家桂林，于嘉靖甲午，中粤西乡试，登庚戌进士一甲第二人。由史官历司业、祭酒。宫詹侍郎，大宗伯，仕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累赠曾祖以下三代考妣俱一品，录荫子弟凡四人。至万历戊寅，十疏乞骸骨归。上赉予殊厚，且遣御医视疾，行人护行，逾岁抵家，越庚辰元日，薨于正寝。讣闻，上悼之，辍朝，议恤，赐祭十一坛，追赠太保，谥文简，遣官行营起冢，仪章甚备，朝廷恩礼大臣，未有加于此者。其子兴周辈因建祠饷公，而奉公生前累受诰敕，及身后所膺赠官诰命，御制祭文，并勒丰碑，用彰主上恩德，光延俎豆，泽沃泉壤，公之为桂林重，不啻九鼎大吕矣！

乃楚兴国之大冶县，为公先世故土，而五世以上祖冢累累茅潭里中，有司为禁樵牧，过者无不改容下拜曰："此相国里也！"且始封一品是曰鉴祖，非即由楚而戍奥者乎？其泽未斩，其游魂未必不依依故乡，况公每怀五世反周之义，由鉴祖及公才四世耳。公尝一过茅潭，展墓叙族，而与里人交甚欢。已，又治第州城，亲为其季子兴武议婚开产业，将遂以州为菟裘，计甚深远，海内士所共闻也。

夫桂林特公家迁戍瓯脱，一借公重遽使全粤为名都，

而家庙邑社，蒸尝岁举，里人乃不得望而禋之，奈负公之灵何！于是父老因诸士大夫谋于国伦，国伦以告郭公逵，逵曰："盛典也，愿身任之。"旋请于韩太守济，济曰："盛典也，愿力赞之。"盖守为公所举士，而令则国伦门人，故议不待更端而定，役不待迟久而兴，事之所由举也，盖有会焉。

令既相地于县北里许，后负西里山，前临车马孔道。于是捐俸摅才，诛茅测景，建堂三栋，而即以神椟居其中。乃布露台，除甬道，营绰楔为门，缭以垣堵，涂以丹青，夹植松桂诸木。翼之门左方为守祠者庐，而又买地若干亩，附祠左右，岁可得数金，为春秋二祭资，砻石以待碑者。士大夫向佥事日红，周光禄价，徐举人立朝，与二三县僚，文学博士，时时佐令视成。盖经始于庚寅初夏，而即以其秋落成。郭令于是筮期奉相国主登堂入椟，端冕而牢祀之，诸父老与行路之人，观者大悦，莫不窃叹："微公不能发山川巨灵，微贤守令不能举千百年旷典，猗欤盛哉！"季子趋而释之，俯仰裴怆焉有深感，退而告国伦曰，先相国，志欲反楚，而先家兴武于州，而竟扼于疾而夺于年，恸矣！恸矣！犹幸茅潭有社，郭门有祠，庶几先相国之灵两在乎！若曰："神依于人"，则兴武在此，祭有先河而后海，岂河尊于海哉！或源也，或委也，今即源楚而委粤，亦人心之心也，而况两在并禋乎！国伦然其言。季子遂具书报伯子，时伯子已自光禄少卿稍迁应天府府丞，过家得书大喜，因与二弟，举人

兴齐，中书舍人兴文，遣使致币，嘱国伦记其事，碑之。国伦忆尝为公作状，论其世已详，兹不具述。第述祠所由建，为里人风，夫里人窃窃顾祠公，谓公起鼎甲，拜相位，冠群僚，名闻中外，望而礼之，足以张楚，如是而已。乃公所以使人祠，而守令、士大夫之乐于祠公者，则不以名位，而以立朝大节，故在朝则朝重，在野则楚粤兼重，里人不尽知也。

考国朝以一甲第二人入相者，自永乐苗文康公衷至公，凡七人，而位极一品，且得谥，则徐文靖公溥与公二人。乃若历官三十年，守正而进，见机而退，始终纯白，上下无间言，为一代完名，则公一人而已。嗟呼！此殆有韦相，疏太傅所不及者，难矣哉！若其启沃三圣，师表天下儒绅，定礼乐，宏谋猷，夹辅勋劳，书在秘室，即士大夫有不尽知，何论里人？其为楚粤交重，而交祀之，公盖足以享之也。国伦楚人，请以楚事喻。昔者尹吉甫起房陵，为国内史，其后周与房陵并祀焉，孙叔敖以下里士为楚相，后楚王封其子于寝邱，奉敖祀，而下里之祀卒不废。诸葛武侯其先琅琊人，后起襄阳伏龙山，相先主保蜀，所在有武侯祠，琅琊襄阳之祀亦并不废，则信乎神依人哉。公盖与三君子无古今一也，而楚粤并有子孙族类为依，又三君子缺典也，今公已下世十三年，祠成。且二年，而韩守与郭令亦已相继迁秩去，季子日过我，以碑为请，遂自忘其为老病，勉为之，而系《侑神歌》三章，章八句。

一歌曰："灵之来兮自玉京，抚三素兮下太清，驾苍龙兮骖赤鳞，霞为佩兮霓为旌，咫尺兮殊庭，陟降兮明神，拊鼓兮鸣笙，俎豆兮苾芬。"

二歌曰："灵之来兮自桂林，逾九疑兮渺洞庭；来鄂渚兮思故林，眷东方兮乐缤纷；考兰堂兮壁以荪，充椒桂兮缭杜蘅；采三秀兮奏五英，酬元鬯兮气氤氲。"

三歌曰："灵之来兮自茅潭，炎一举兮明霞端；森玉佩兮鸣珊珊，手琼芳兮是耽耽，俨息驾兮湖之干，簇孔盖兮倏青鸾；云爱逮兮魄来还，享明禋兮旨且甘。"

后来，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一六00年，大冶县侯汤大人筹资对吕相祠进行培修一新，后学陈宝寿将张居正当年为吕调阳写的《墓志铭》补录入《大冶县志·吕文简公志略》，同时，将他自己四年前夜读吕相行状及"吕相祠记"所感，撰文附于《吕公祠记》之后刊入县志。其文曰：

山居岁晚，读富川吴明卿方伯所撰乡先达吕文简公行状及祠记既卒业，不禁掩卷而三叹焉，当公初入翰林，适分宜柄国，人多趋谒，公独介然自持，及公同江陵张文忠公，协赞纶扉，同心体国，江陵相才相业，炳耀一时，海内充实，四夷宾服，非公和衷共济未必胥能如志。鄙意以为，相才相业文忠公之所长也，相度则非文简公莫属。文忠在朝之日，立眷虽隆，而身后之变，则有不忍言者。公晚年谓帷幄非病臣素食地，十疏乞骸，始得所请，上遣御医视药，行人

护行，使公长得优游林下，手诏存问再召还朝，皆意计中事。乃告归不久，欲从桂林迁复故土，五世反周之义，有愿莫偿，诚公终天憾事耳。至公立朝大节，吾邑父老流传，与文忠公所撰《墓志铭》，吴郡少师所撰墓表较之行状，若合符节，成编具在，读者自能辨之，独惜公之祠宇，在邑北关，败瓦颓垣，荒凉不堪，寓目凭吊绯徊，殊独，今昔盛衰之感，振兴修葺，愿吾邑贤明父师及缙绅之力，能举废者，留意焉。此篇作于丁酉冬月，庚子秋月，质之邑侯汤公筹资培修祠宇一新，考吕氏宗谱，冶向有麦粮，赖文简公奏蠲之，又补采墓志铭于张文忠公全集中，载登邑乘，为闾里光云。

陈宝寿还以“庚子培修吕文简公祠宇感事”为题写了五言律诗一首，以抒发冶邑百姓对吕相功德的缅怀。其诗云：

镇静耻居功，先生真有容。

江陵终构祸，枢府贵和衷。

败瓦尘氛涤，遗篇缀拾工。

吾乡无麦粮，感沐到黄童。

民国四年，即公元一九一五年，大冶县衙根据里绅禀请，为维护好吕相祠及吕相祖茔墓地，特将以下禀请宪谕载入县志：

“吕相祠傍岁纳地租九十八钱八串余，谕吕永凤（系牛皮地庄人）等经理，永作缮葺之资。牛皮地九处山场，系文

简公祖茔来脉，下有荷花堰一道，里绅吴吉城等禀请宪谕入志，附近居民均不得践害。”

吕相祠历经三百四十余年，但后来却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狼烟战火，一直未予修复。连县城北关的祠基也被占作他用。

二00四年，在大冶市陈贵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鄂东南地区的吕姓族人踊跃捐资献工，在吕相故里牛皮地庄的祖堂旧址上，又重修了吕相祠，同时，在阿公林山的原碑座上又重立了“吕相祭祖文碑”，从而恢复了这一文化古迹。

重修的吕相祠竣工之际，恰逢全国加盟重修《吕氏宗谱》，鄂东南五市三县（即黄石、黄冈、鄂州、大冶、武穴五市，阳新、蕲春、浠水三县）的吕氏族人齐集于吕相祠，举行盛大的吕相神主入祠仪式和修纂家乘的工作会议。

与此同时，还邀请了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附近各府长老以及地方名贤前来参加盛典。装饰一新的祠宇，金碧辉煌，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吕氏始祖及吕相之神主，安居于神椟之中。人们纷纷上前拜谒，有人还挥毫泼墨，吟诗赋联，表达对吕相的无比敬仰之情。黄石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会员、西塞山诗社会员、大冶市小雷山诗社副社长袁植民先生，对吕相的功勋业绩无限感慨，赋联二副：

其一（被选为相祠大门联）

为相大明三朝元老

立祠故里万代馨香

其二（被选为祠内廊柱联）

检史正讹传公为民争冶邑当年无麦税

立祠祀贤相民以公敬口碑长此有嘉声

袁先生又以《谒吕相祠有感》赋七律一首，已被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华夏诗韵》编辑委员会收编入刊。其诗云：

七律　谒吕相祠有感

相祠拜谒值尧天，文简公前敬肃然。

革故鼎新勤佐政，乞骸呈疏乐归田。

三朝元辅朝朝重，一代名贤代代贤。

客籍祖居何必论，漓江幕阜脉连绵。

中华诗词文化研究员、华夏重儒诗社社员柯善荣先生，读罢袁先生佳作，诗兴大发，亦欣然命笔，步袁先生原玉和诗一首：

## 七律　奉和袁植民先生《谒吕相祠有感》原玉

相祠觐见菊花天，一瓣心香起肃然。
伟略雄韬惊翰苑，修筠老木历桑田。
六朝金粉归残册，万国衣冠效古贤。
楚地钟灵曾毓秀，脉延桂水共连绵。

不才我本不通诗律，然拜读袁、柯二位先生之佳作，如赏古墨，如诵华章，启发至深，感悟愚氓。情不自禁，勉为步韵，草成俚句：

## 七律　亦奉和袁植民先生《谒吕相祠有感》原玉

宇祠重建在楚天，祖德宗功赫赫然。
律己爱民堪裕后，忠君报国已光前。
枢机充慎夸贤相，夹辅同心赞相贤。
今日魂灵归故里，嗣孙沐荫泽绵绵。

陈贵镇退休老教师陈佐华先生拜谒吕相赋联一副：

苍茫四顾同歌颂曲拜谒文简贤相
凭借千秋独蠲麦税永留大冶芳名

# 重修吕相祠捐资芳名录

## (一)吕氏各庄门集体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 | |
|---|---|
| 大冶市东岳街道办事处姜家嘴庄 | 1000 元 |
| 大冶市东岳街道办事处挂口庄 | 400 元 |
| 大冶市东岳街道办事处柏家嘴庄 | 400 元 |
| 大冶市汪仁镇吕家口庄 | 1200 元 |
| 大冶市汪仁镇吕家湾庄 | 400 元 |
| 大冶市汪仁镇吕明洞庄 | 400 元 |
| 黄石市河口镇章山头排庄 | 400 元 |
| 黄冈市黄州区路口镇吕大洲庄 | 600 元 |
| 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吕家嘴庄 | 600 元 |

## (二)近邻丁府个人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
|---|---|---|---|---|---|
| 丁绍权 | 100 元 | 丁　勇 | 100 元 | 丁细文 | 100 元 |
| 丁　猛 | 400 元 | 丁三家 | 100 元 | | |

## （三）吕氏各庄个人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吕俊道　500 元　大冶市大箕铺镇建筑工程公司

吕建树　200 元　黄石市东芝电梯厂

吕冬法　200 元　农行大冶市支行

吕监木　200 元　大冶市开发区建筑工程公司

吕建勇　500 元　黄石市迪元经贸有限公司

吕诏强　200 元　黄石市人民政府编制办公室

吕相喜　200 元　黄石市雄卿医疗机械公司

吕监庚　300 元　黄石市商业贸易协会

吕监望　200 元　大冶市摩天建筑公司

吕监胜　300 元　黄石市离合器有限公司

吕德胜　300 元　中国银行黄石市支中行

吕监常　1000 元　大冶市民主街卫生所

吕宗利　300 元　大冶市房地产公司

吕宗亮　100 元　大冶市汪仁镇吕家口庄

吕作赐　200 元　黄石市中窑湾小学

吕作军　200 元　大冶市交通局

吕国平　200 元　大冶市人民检察院

吕作河　200 元　黄石市河口镇章山头排庄

吕相如　200 元　大冶市汪仁镇章畈庄

吕　刚　200 元　大冶市冶金局
吕相文　500 元　黄石市供电局市区分局
吕监元　2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双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望来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利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礼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和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其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林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国银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绍华　10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诏军　13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诏明　8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相华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相顺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喜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勇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新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其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宏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吕监隆　50 元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 | | |
|---|---|---|
| 吕监文 | 100 元 |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
| 吕诏春 | 30 元 |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
| 吕忠明 | 50 元 |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
| 吕胜利 | 30 元 |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
| 吕监豪 | 50 元 | 黄石市西塞山街办道仕伏华家屯庄 |
| 吕传明 | 100 元 | 浠水县巴河镇东寿村吕家嘴庄 |
| 吕兆红 | 100 元 | 浠水县丁斯当镇人民政府 |
| 吕道财 | 100 元 | 浠水县巴河镇江陵村 |
| 吕道松 | 100 元 | 浠水县巴河镇万寿村大吕家湾庄 |
| 吕传淼 | 100 元 | 浠水县巴河镇万寿村大吕家湾庄 |
| 吕道国 | 100 元 | 浠水县巴河镇万寿村大吕家湾庄 |
| 吕传德 | 100 元 | 浠水县巴河镇万寿村大吕家湾庄 |
| 吕经剑 | 200 元 | 浠水县税务局 |

## (四)吕氏牛皮地庄姑党各府个人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
|---|---|---|---|---|---|
| 陈征兵 | 1000 元 | 纪远忠 | 100 元 | 袁正禄 | 100 元 |
| 杨裕信 | 100 元 | 柯建军 | 100 元 | 程良民 | 200 元 |
| 毕　胜 | 200 元 | 张府吕春霞 | 100 元 | 陈府吕望星 | 50 元 |
| 周光军 | 100 元 | 陆天华 | 100 元 | 陈世海 | 100 元 |

| | | | | | |
|---|---|---|---|---|---|
| 程府吕仙桂 | 100 元 | 陈维家 | 200 元 | 朱财胜 | 100 元 |
| 周府乔玉莲 | 100 元 | 舒建明 | 100 元 | 饶府陈腊芝 | 100 元 |
| 罗利平 | 100 元 | 袁致涛 | 200 元 | 罗志祥 | 100 元 |
| 陈敬贵 | 100 元 | 方建华 | 200 元 | 柯府吕莲 | 100 元 |
| 张细平 | 100 元 | 舒鹏军 | 200 元 | 袁光明 | 200 元 |
| 张永光 | 100 元 | 吕晚娥 | 100 元 | 李国忠 | 200 元 |
| 黄福兴 | 100 元 | 李明建 | 200 元 | 刘海元 | 200 元 |
| 彭易军 | 100 元 | 刘冬林 | 200 元 | 吴　涛 | 100 元 |
| 罗祖胜 | 100 元 | 彭福庭 | 100 元 | 周　先 | 200 元 |
| 袁伯顺 | 100 元 | 汪洪文 | 100 元 | 黄　军 | 100 元 |
| 程贤美 | 100 元 | 柯尊才 | 100 元 | 刘正夏 | 200 元 |
| 罗新如 | 100 元 | 熊定海 | 100 元 | 左国强 | 200 元 |
| 吴大国 | 100 元 | 吕美秀 | 100 元 | 方周军 | 200 元 |
| 朱美春 | 100 元 | 陈卫强 | 100 元 | 袁政坤 | 100 元 |
| 黄继全 | 100 元 | 李其军 | 100 元 | 吴府吕喜桂 | 100 元 |
| 黄太猛 | 100 元 | 杨雄光 | 100 元 | 柯长坤 | 100 元 |
| 刘育池 | 100 元 | 石进新 | 100 元 | 周述涛 | 100 元 |
| 王年胜 | 100 元 | 明　军 | 200 元 | 柯有树 | 100 元 |
| 杨敦云 | 50 元 | 王建军 | 200 元 | 柯府吕丽兰 | 50 元 |
| 黄继远 | 100 元 | 柯愈年 | 100 元 | 黄正来 | 100 元 |
| 周　军 | 200 元 | 江相录 | 400 元 | 王义武 | 100 元 |
| 陈　香 | 200 元 | 柯府乔望星 | 100 元 | 张有福 | 100 元 |

| | | | | | |
|---|---|---|---|---|---|
| 王府吕三桂 | 100 元 | 张忠明 | 100 元 | 郭　文 | 500 元 |
| 汪定松 | 100 元 | 段永友 | 200 元 | 黄治舜 | 200 元 |
| 李志广 | 200 元 | 张元生 | 100 元 | 柯尊州 | 50　元 |
| 何保刚 | 100 元 | 彭东发 | 100 元 | 李相元 | 100 元 |
| 王跃山 | 100 元 | 柯有安 | 500 元 | 黄府吕宽心 | 100 元 |
| 王府吕合意 | 100 元 | 潘中焱 | 200 元 | 黄国柱 | 100 元 |
| 舒中孝 | 100 元 | 柯有定 | 100 元 | 黄朝林 | 100 元 |
| 柯有广 | 200 元 | 柯雄林 | 100 元 | 彭义启 | 100 元 |
| 潘正席 | 200 元 | 程炳炎 | 100 元 | 杨裕子 | 100 元 |
| 刘会州 | 100 元 | 李兰田 | 200 元 | 陈建略 | 100 元 |
| 张府吕细望 | 100 元 | 李府吕金秀 | 50　元 | 朱忠群 | 200 元 |
| 刘府吕大望 | 100 元 | 张绍阳 | 100 元 | 李仕江 | 100 元 |
| 周国安 | 50　元 | 肖绪启 | 200 元 | 石加强 | 100 元 |
| 黄胜中 | 200 元 | 柯府吕美贵 | 100 元 | 李建宏 | 100 元 |
| 黄　辉 | 100 元 | 欧阳为佳 | 100 元 | 毛甲松 | 100 元 |
| 陈府吕有莲 | 100 元 | 程良年 | 100 元 | 余松林 | 100 元 |
| 黄运福 | 200 元 | 余志海 | 200 元 | 柯有树 | 100 元 |
| 华光应 | 100 元 | 陈桂英 | 200 元 | 汪府吕娥 | 200 元 |
| 雷玉文 | 100 元 | 陈正华 | 100 元 | 柯府吕金团 | 200 元 |
| 柯大卫 | 100 元 | 罗克稳 | 100 元 | 袁致惠 | 100 元 |
| 袁保家 | 100 元 | 陈敬争 | 100 元 | 周新喜 | 100 元 |
| 马　进 | 100 元 | 柯尊海 | 200 元 | 黄朝华 | 200 元 |

# 明相吕调阳

作　　者：吕龙章
封面设计：湖北黄石美校 许　健
校　　正：袁植民
印　　刷：湖北黄石市光大教育印刷厂　电话：6225211
开　　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　　张：7.5
版　　次：2004年10月1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
书　　号：鄂石内图字2004第058号
工 本 价：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倒装请与工厂联系）